

蕉風月刊

- 本期要目
- 張大千張善子專頁
 -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 小黑小說「回鄉」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16/83

*ISSN 0126/6698

1 September, 1983.

\$1.50 senaskah

364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 Chao Foon . .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16/83 . . .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
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
郵費另計)。

郵購處：Syarikat Perniagaan Bersatu,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 目錄

回鄉(小說)	*小 黑	2
老(詩)	*艾 文	6
風向	*諸 家	7
寂寥風味(雨花隨筆)	*郝毅民	8
珠石小商人(詩)	*夏玉枚	9
微笑(小說)	*向 晚	10
莫邪(詩)	*方 昂	16
夜旅(散文)	*郝毅民	17
風箋	*諸 家	20
角色(小說)	*許友彬	22
這兒沒有雪(詩)	*林若隱	23
故燒高燭照紅妝(散文)	*柔密歐·鄭	24
星期六下午(散文)	*蔡聯源	26
風聲	*編輯室	27
讀『正紅旗下』(人間集)	*梅淑貞	28
紅塵(長篇連載小說)	*鍾 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三年九月號三六四期

回鄉

*小黑

有一個黃昏，我來到這座曾經呼吸過吮吸過拉屎拉尿哭泣歡笑過的市鎮。我將車子泊在警察局的竹籬旁，伸足踩在闊別好久的土地上。

我對土地說：我親愛的故鄉，我離開你太久了，你還歡迎我回來嗎？當然故鄉不語。我看見有一群人，等候在依舊破爛的巴士車站。他們好像對我笑，也像無動於衷。生活的担子，會幾何時，已經壓駝他們的七情六慾？他們都放棄了往日的七嘴八舌了嗎？我橫跨過大街，一輛大卡車衝過來，擦身而去。我轉頭唾棄了一口。原來是運載士兵的卡車。我馬上有了悔意。從前，在這條大街上，我曾經追隨在同一樣顏色的卡車後面高喊：Soldier！Soldier！卡車上每一次都如花雨般撒下五顏六色的糖果。那是我們那一段苦澀的歲月中甜蜜的意外，卡車過去了。一輛，二輛，三，四，五……我站在水菓攤邊，和一個中年漢子，一邊毫無邊際的聊，一邊數。我奇怪，今天的大卡車後面居然沒有小孩的追蹤。人們已經失去了新奇，還是人們買得起糖果了？

那個中年漢子說：這些阿兵哥！言下有無限的輕蔑，在平靖的歲月里，聽不見炮彈貼耳飛過，誰能夠想像士兵的犧牲？衛國的偉大？我深切地向他注視，發現他居然是缺嘴的大頭。他居然不認識我了。

我們曾經在樹林里爭吃一片偷來的黃梨而大打出手，你翻進了溝渠，我流了一臉的血，你都忘了？

他搖搖頭。

我翻進了溝渠，你流了一鼻子的血，你都忘了？

他搖搖頭。

我們都翻進了溝渠，沾得一身污黑，你都忘了？

他搖搖頭。

你和我都流了一鼻子的血，你都忘了？

他搖搖頭。

你和我都沒有翻進溝渠，我們站在溝渠的旁邊看人家打得滿臉流血，你都忘了？

他搖搖頭說：

我不是忘記，我只是不記得有這一件事情發生過。

你是誰？他問我。

我說：

我是缺嘴的大頭呀！

啊！你就是大頭哦！他高興地鼓掌，又樓抱着我。

聽說你已經去了那麼遠，怎麼又回來了？

我問他：

你聽誰說的？

就是亞海呀。

誰是亞海？

我也不知道呀。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去那麼遠？

許多年沒有看見你，你不是去了很遠嗎？

你沒有看見我，因為我並沒有出現在你眼前。我並沒有去得很遠。

你不是去得很遠，那麼你在那里？

我就在這里。

什麼？

我一直都在這里啊。

你都做些什麼？

看書啊。

啊。

寫字啊。

啊。

講閒話啊。

啊。

當然，吃喝玩樂更不必說。

那麼是有吃喝玩樂還是沒有？

當然是有啦。

那麼才是正常的人生。

對。對極了。

你近來好嗎？大頭？我說。

我告訴你，我不叫大頭。

對不起，我認錯人了。那麼誰是大頭呢？

不就是你囉。

呀，是的，是的。

你這個人！

原諒我，我好久沒回到這座市鎮來。一切事情都忘了。

大家都好嗎？

誰？

你和我都認識的人啦，比如說。

嗯。

嗯是好還是不好？

是好也是不好。

怎么你講話這樣含糊不清的？

人生本來就是一樣的。你不明白嗎？

我已經告訴你，我好久沒回來了。

比如說這粒莽菓，和它一箱來的，有的都爛巴巴了，這粒就很美麗，是不是？

但是美麗的皮，說不定肉却是蛆爛的！

對極了。

你說什麼？

我說，那個四十萬已經死了。

什麼四十萬？

那個中頭獎的四十萬，你忘記了？

那一個？

那個光頭，翹皮腎的呀！

那個叫老鴨的啊？

哪一個？

那一個他的女兒跟人家跑的四十萬呀！

啊，那一個。

他死了。

怎么死的？

撞車。

可憐。

才六十一歲。

我爸爸死的時候，才五十七歲。我說。

你的爸爸是誰？

那個蹲在木窟替人家寫對聯的老頭子呀。

哪一個？

你也有不認識的？

到底是那一個？

那個和唱戲的女人廝的老頭子你也不認識？

那個獨眼寫大字的？

是的。

那個娶一個老婆帶來五個女兒的糟老頭子？

是的。

那個強姦了他的女兒的老鬼？

是的。

後來那個老東西去了那里？

他就是我的爸爸。

怎么我沒有看過你？

怎么沒有呀，我們還為了一片黃梨而大打出手呢。那里？

啊，對不起，我們並沒有大打出手。

我已經告訴你，我全都忘記了。

那么你記不記得——

什麼？

你曾經給我一張藥方。

什麼藥方。

腎虧的。

給你？

是的。

你腎虧？

你腎虧。

什麼？

你不敢去買，要我去。

什麼！

你都忘了。

那時候我幾歲？

十八。

我那時候還沒有結婚呢。

我那時候才十六。

你就去買腎虧的藥了？

是呀。

為什麼會？

就要問你了。

我？

你叫我去買的呀！

真的？

打手槍太多吧？

去你的！

那是一件快樂的事呀！

不要亂講。

十七，八歲的孩子，誰沒有做過呢？

誰說。

心理學家說，能夠解除焦慮不安的情緒。

不要亂講。

真的。為什麼你不敢承認呢？

不要講了。

你結婚了沒有？

我不想。

面黃肌瘦，我看你是不能吧？

笑話。

你這樣子就夠了嗎？我握緊拳頭，上上下下，比一比手勢。

不要看扁我。

我沒有。
我只是不想結婚。
爲什麼？
一個人好好的不是好好嗎？
下雨天呢？
蓋被單。
想的時候呢？
——
想的時候呢？
我不會想。
你騙人。
結婚就會生孩子。
孩子多可愛多天真，你不想要嗎？
要孩子幹什麼？
排除寂寞呀！
錄影帶更加精采。
傳宗接代呀。
你知道嗎？亞火死了。
誰是亞火？
那個賣冰淇淋的呀。
啊，那個瘦瘦的。
不，胖胖的。
嗯，那個踏一輛腳車穿街走巷的老人？
不！坐摩托車的年輕人。
他怎麼樣？
病死了。
什麼病。
無名腫毒。
在那里？
這邊，他抬起胳膊，我看見他脇肢下一從黑毛。在夕陽下閃爍。
他結婚了嗎？
豈止結婚，還留下六個流鼻涕的毛頭囉。
那有多糟糕呀！
是呀。又爲什麼要生孩子？
每一個人的命運都不相同。不一定每一個人的際遇都叫亞火。
但是，亞火還是亞火。他已經去了，還留下六個孩子一個老婆。
現在怎樣？
又嫁人了。
誰？
你不認識的。
誰？
我也不認識的。
他撇開了頭。招呼生意。有個村婦走過來。買了一粒西瓜。稱斤稱兩。才二元三角五分。一定要減掉

三十五分。他不肯減。那個村婦嘮叨。他還是不肯減。村婦又嘮叨。他不肯減。村婦嘮叨。他只好減五分錢。村婦付錢提起西瓜而去，還是嘮叨。
減五分錢也好？
你知道她是誰嗎？
真是的。
她就是美麗。
誰是美麗？
何明的老婆。
誰是何明？
你連何明都不記得了？
賣SHELL的何明呀。
代理黑狗啤的？
代理F & N的。
代理ICI的？
代理Nestlé的。
誰是美麗？
你曾經暗戀的美麗，你也忘了。
美麗美麗。
春天的花是怎麼地香。
秋天的月是怎麼地亮。
少年的我是怎麼地快樂。
美麗的她不知怎麼樣？
就是她？
就是她！
那個蠢得像河馬的女人。
是的。
美麗竟然爲了五分錢也與你爭？
她還凶呢，只圍了一件沙籠就拿了一根藤條在後巷追打孩子囉。
她結婚生孩子了。美麗，美麗。我們曾經偷偷地坐在一齊看電影，不管跳蚤叮大腿。連手都沒有碰到手，就歡樂一整天。
她常常披一件紅色的冷衫。十二月底，北風一吹，她就常常缺席。着涼了。而她現在居然會和孩子們在後巷玩捉迷藏？
那個肥胖的美麗！
我們不要講她，大肥婆。這是個窈窕的時代。
你居然罵她大肥婆。
以前我喜歡豐滿的女人。
現在你不認識他，她也不認識你了。
是呀。
多奇怪。兩個曾經愛戀的人見面也不相識。
不奇怪。
我就認識你們兩個。
你認得我是誰？
你就是缺咀的大頭嘛。

對極了！我高興地拍拍手。我的名字叫大頭缺嘴。
 不叫缺嘴大頭。
 你的生意好嗎？
 馬馬虎虎。
 早上幾點開店？
 小攤子吧了。算什么店。
 幾點開？
 八點。
 到晚上七點？
 九點。
 一天十三個小時，你都站在這裡看人家上上落落？
 是的。一輛巴士來了，又一輛走去。
 人來人往。
 不知道從那里來。也不知道要去那里。
 有些就在你這裡歇腳。
 到最後他們也走了。
 你一天能夠賺多少？
 能有多少？十多塊好不好？
 十多塊？
 是的。
 還不夠我看一場電影吃一頓飯呢。
 我可沒有天天看電影呀。
 你就是只有十多塊錢才不能天天看。
 我不是不愛看，這裡沒有戲院。
 什么??!
 這裡沒有戲院。
 以前的「快樂」呢？
 關了。
 老板呢？
 走了。
 為什麼？我以為這是最便宜的娛樂。
 在這裡並不然。誰還有心情在戲院的黑漆里付出七情六慾？外面的陽光太強烈了。
 什么陽光？
 白天看完戲，走出來就會碰上的陽光。
 晚上有溫柔的街燈。
 但是戲院不在夜晚放電影。
 笑話。
 是的。
 豈有此理。
 老板喜歡這樣，有什么辦法？
 地上這個窟窿，為什麼不填平它？
 由誰？
 你囉。
 我？
 是啦。
 我沒有走這邊。

可是許多人都走這邊，你看。
 那許多人都不填，我填？
 他們都是過客，你不同。
 我也是。
 怎么講？
 我關店就回家了。沒有走這一邊。
 但是它在你的眼前不碍眼嗎？
 不會。
 你是看那個窟窿最多次數的一個。
 我已經看到不愛看了，我沒有看。
 你不怕窟窿會擴大嗎？
 怎樣？
 好像傳染病。蔓延到你這攤子上。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總有一天總有人會去填的。
 那時候，你的攤子底下已經中空，你還蒙在鼓里。
 不可能。
 突然間一個夜晚，刮大風下傾盆大雨，你的攤子塌下去。剛剛好填平那個陰洞。你早上來開店，恰恰能夠摸到屋瓦。
 不可能的事。
 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管他。
 你不擔心？
 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
 你倒是看得開。
 我現在一天罰站十三小時，只賺十多塊錢。
 是的，你應該改行了。
 要改什么行業呢？我都做了十多年。
 有些人做幾十年的都能夠改，十多年算什么。
 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人人都是有些人。
 簡陋的攤。香蕉黑爛了。蚊蚋在上面盤旋，切開的西瓜，就是用紅色的塑膠袋偽裝，也紅艷不起來，葡萄也潰爛成堆，他伸手理了理，似乎落在那一片昏黯中。
 但是你不羨慕有更好的生活嗎？
 但是那是我的能力做得到的嗎？
 那么你等福利部好了。我負氣地說。
 是的。我每一期都買。
 幾張？
 一張。
 一張？
 是的。
 一張你就想中？
 要中只須一張就夠了。
 也是有道理。

我的話難道還會錯嗎？
 你以為你是誰？
 我就是缺嘴的大頭。
 剛剛你還不承認。
 剛才是剛才。人每一分鐘都在變。
 那麼明天可能你就不再買福利部了。
 是的。
 你可能丟掉這個攤子？
 是的。
 這個巴士車站旁的攤子。
 是的。
 人來人往的攤子。
 是的。
 那麼你將會在那里？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
 誰會知道明天的事。
 是的，有時候甚至過去的事，人家也不會明白。
 怎麼說？
 剛才我說我是誰？
 缺嘴的大頭。
 誰的孩子？
 獨眼佬。強姦自己的女兒的獨眼佬。
 我現在想起來了。我不是他的兒子。
 怎麼說？
 我是他的兒子。但也不是他的兒子。
 你在搞什麼關係？
 父子關係。
 為什麼這麼複雜。
 不，簡單得很。
 又是兒子又不是兒子？
 我是他的女兒的哥哥。
 啊。
 我沒有跟在母親的後面住木窟。
 啊。
 他強姦了我的妹妹。我殺了他。
 啊。
 我在紅毛丹住了八年。
 啊！
 現在我出來了。
 你想要找誰？你想要去那里？
 我不知道。我看見阿兵哥的車子去而復返。後面依然很寂寞地拖着孤烟。有一隻燕子低低劃過夕陽的余暉。有一隻黃狗衝過街道。一聲巨響，黃狗懷歷的哭泣，死了。
 夕陽下的軍車走得遠遠。不回頭。

老

似乎有一把鋸
 西西梳梳 早晚不停
 把青翠的黑髮鋸掉
 不知道想移植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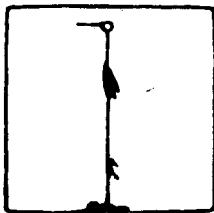
那片原本欠缺滋養的土地
 只好寄望新鮮的科技

每天一早起身
 搶看昌明的報紙
 有沒有甚麼
 比股票黃金和美鈔
 更振奮的消息報導

老

*艾文

*風向



*錢

只要作品，不管主義 *阿以

讀罷洪玫瑰君的大作『主義的框框』（蕉風362期「風向」），不禁大叫痛快。洪玫瑰的話，對那些沉醉在主義框框里的所謂作家，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

誠如洪君所說，一個文人所抱的主義並不應「變成」阻碍他寫出好作品的絆腳石。你是寫實派，你是現代派，你是超現實派，總之什麼都好，我們要求的只是：你拿出好作品給我們看。除此之外，別無他求。

我不認為寫實派作家寫出來的作品就是好作品，或者就是壞作品，反之，現代派也一樣。作家們無謂爭論誰對誰錯，現代也好，寫實也好，前衛也好，口舌之爭並不能代表一個文人在創作上的成就，只有埋首創作，力求更上層樓，才是正道。

一個寫作的人，大可不必理會他人把自己歸入那一門那一派，作家是超然的，他應以自我為中心，然後把觸鬚伸展出去，把收集回來的材料整理過濾後，用文字記錄下來，呈現給讀者們。寫作就是這樣，憑什麼和人爭論自己的主義是什麼自己的派別是什麼？

一個成功的作家，他是不知道自己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因為他的意思已全部放在創作上了，他已管不了什麼主義不主義，他不知道要寫，必須寫，而且要寫得好！

請尊重作者！

*泰賜唐

在這個人人都把賺錢與物質享受當作是人生第一目標的商業主義社會裏，有人願意扒逆水，出錢之餘尚要出力的搞出版文藝書刊，不論成績是否有目共睹，都是值得鼓勵的事。所以北馬有某出版社，代表某會館編輯出版一部八一年度文選，在這個出版事業並不蓬勃的今日，是應該獲得文學有心人的讚賞與支持的。其志可嘉，是不容置疑的。

但從最近為此本文選的出版而刊出的新聞稿來看，却使人不得不對該出版社的做法有所疑惑。原因是，在編輯文選時，該書的編輯竟然沒有先徵求作者的同意與否，便擅作主張，代選某篇詩文，現在書出版了，才通過報章，要「榜上有名」的作者寫信去「索書」。即使是有幸「金榜提名」，但這種「先斬後奏」的做法，總會令有關作者覺得不大愉快吧。他們是否有權利覺得，自己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呢？編輯寫信去徵求作者的同意，其實只屬於舉手之勞；即使沒有某位作者的通訊地址，只要寫信去刊登該篇詩文的報刊雜誌，請編輯代轉訊息，不便是把問題解決了嗎？

作為編者，文選的編輯當然有權利決定要選怎樣內容怎樣性質的稿。但須記得，一篇文章，即使已經在報刊雜誌發表過，並不等於是「公眾產業」，除非是作者本身出書，別人如果要徵而用之，事先讓作者知道，相信不會是苛求吧。倘若是「不管你喜歡與否，用了再說」的態度，是置作者的顏面於何地呢？現在還要作者送上門來索書，對寫作人來說，可以說是大不敬吧？

編按：本欄歡迎作者寄來短小精悍，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雨花隨筆



寂寥風味

*郝毅民

漁洋山人王士禛有一則詩話，首先摘錄了歐陽修的詩句：“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簫簫，似聽愁滴。”又摘錄了蘇東坡的四言：“歲云暮矣，風雪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並提出“寂寥風味”四個字來指明歐蘇二公詩文的境界。進而托為知己的說：“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編纂王氏『帶經堂詩話』的張宗柟在這篇文章後面加了按語，其中有句說：“此類無非詩家妙境也。”

寂寥確是一種境界。詩人有他敏感的心，寓情寫物的筆墨；為詩國增佳句，引人間共鳴。若把此類境界劃給詩人獨佔，恐怕不太公道。境與心相關而心悟出境界，舒發情意是人人皆可有的嘛。只是人各有所長，關注各有不同，許多妙境都為過眼雲烟不會留下痕跡來，實在可惜。詩人的把握一瞬，表現成永恒，這樣詩人就貢獻了詩並與人同在。反過來我們欣賞一首好詩，我們沉思，分析，評味，領悟，這樣又通過詩和詩人攜手在人世上共進。在這樣的心情思想的交往道上又創出一種世界——藝術邏輯，文藝批評，詩話。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創造性地提出了“隔”與“不隔”的理論，作為評析詩歌表現高下的一種尺度。所謂“隔”其實應該是指表現形象與人心感的是否有共同性。有共同性就“通”，沒有隔閡；沒有共同性，就不通，就是隔。

中國書生有一種心態傾向（有意的或無意的）

與大眾劃清界限；正為王漁洋在詩話中所用的筆調：“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他這裡所謂的“富貴人”當然是指“庸俗人”。若果然是為王漁洋的看法，那麼這種妙境是與常人不相通的，同理，這種詩文就“隔”了。其實是不隔的。

我反復的讀這一則詩話，沉思着“寂寥風味”這個提法。好似它在觸動我腦海里某處的一個結節。這個節在反應着這個觸動。

目前七月下旬，我正在忙着安排日常必做的工作，調整時日，我可以抽出一段時間去外地休假。這種期望休假之情非常迫切。這種迫切之情在十五六年之前是沒有的。我打算去的地方是遠在都市之外，同伴只有老妻。用英文說就是追求“Privacy”的風味。

呵！我腦海中的某個結節就是這個概念——“Privacy”的中國化。

在一般的英漢字典里，（例為新英漢詞典）有三解：1.隱退，隱居；（不受干擾的）獨處。2.「古」隱退處。3.秘密，私下。英文字典對這個字的解釋是“獨處的狀態或是與公共的或他人的視野或接觸分離。“視野”也有價值，觀念的意思。

生活在繁華的大都市中，或整個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為名為利人人奔忙，交際應付，全力以赴。為各只是圖利的手段，所以人人為“富貴”。偏偏又人人重獨處。一般，個人住宅無異是個人的王國

，法令保護，官，警都不得隨意進入的。定期的渡假絕不是時尚，而是求生不可少的條件。我自己從字典上學得的字，又從生活中體認到它的實際。一直沒有把次級知識與生活經驗的差距打通，“寂寥風味”的提出，觸動了這個結節，希望要打通一下。

歐蘇二公的文字不著“寂寥”一詞，只以時，空，人情而塑造出形象來。“秋霖不止”，“歲云暮矣”，是天時，大自然的運動為秋為冬。身閒一時，“文書頗稀”，“時于此間”，而近在身側的事物，“叢竹簌簌”，“紙牕竹屋”，“燈火青熒”又是空間所在。耳中聽雨，“似聽愁滴”，屋外飛雪，“風雪淒然”一愁一淒，用一己的情懷把捉客存，點化客存為我心。蘇東坡欣然嘆曰：“得少佳趣”。

人至今還是適應自然的多而控制自然少。更何況北宋的歐蘇二公的時代，比起我們今天來，能控

制的更要少些。古今同嘆，莫可奈何。人的自由是極其有限的。在大自然的控制基礎上，受政治的，習俗的道法的束待。個人渺小無助。人的外象表情必然是違反自己的。把人世名利推開才可能自見，自存，而因生活習慣養成的刺激一旦放離似有所失，這種風味，一時身輕叫做寂寥。這寂寥的風味是適己的，是舒暢的。這種品質純潔。我們至少有一時的自由把自己遠離人群，不須交往，不顧別人的好惡，但是我們擺脫不開大自然的制約。

人，自有人文的特技。我們是能動，有思想的整體，一方面小小地，稍稍地利用自然，改變自然，一方面把心情推給它，山不來就我，我去登山。歐陽修用他的“愁思”把雨灑叢竹納為己有。蘇東坡用他被下放淒然的心情把風雪當作寄托，提起筆來咏好詩。這詩傳達着一顆古今中外的共感，我們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享受一時的寂寥風味。它撫慰着人世的苦辛。

珠石小商人

*夏玉枚



莽蒼大地就是你的百寶匣
在其中，纍纍墜墜的是瑪瑙、珊瑚、
琪、琳、瑜、珈、瑾、瑩
還有嵌進蟲草樹葉生命
的松脂琥珀
都瑯瑯璫璫的聚在你的行囊中
隨着你穿鎮過市
伴着你聲發玲瓏

頭頂的皇天便是你的簾幕
眼前的后土可是你的疆場
驟雨後的陽光總會將你的汗水焙乾
你輕敲行程中的每一扇友善的門扉
挨着詢問每一扇或不友善的窗戶
你總是含着笑說：我身上藏着個大地的百寶匣
能不能讓我進去，
打開給你們看看？



微笑

*向晚

一個悶熱的夜晚，手裏携了一卷稿件，我信步走近一間酒吧的朱紅正門。那招牌燈光閃呀閃的轉着圈子直換顏色，發出一連串奇特的撩人訊號，使我不由得產生一股衝動而推門入內。

領班把我帶到一個靠牆的角落。我叫了一杯啤酒，把稿件置於桌上，然後悠悠閒閒的抽起香煙。

這是一間頗低級的小型酒吧，吧名俗不可耐，叫甚麼「玫瑰酒吧」。室內的擺設甚是簡單，不過是一個半圓酒枱和十來套桌椅。酒客三三兩兩，在和滿臉塗得紅綠不分的酒吧女郎縱聲浪笑。牆上數盞壁燈發出微弱的光芒，靜靜的輕瀉，流過客人臉上的詭笑。

「我可以坐下嗎？」一串稍帶尖銳的嗓音打斷我的沉思。

我抬頭一望，忙不迭的拉開身邊的椅子。

「請坐。」我說。視線一經落定就繞着她身上打轉。

「抽煙？」我把煙盒遞過去，她不客氣的抽一支，自個兒點了火，然後深深的吸進一口，再緩緩的呼出來。兩人呼出的煙霧瀰漫在一起，裊裊繞繞的向着天花板上薰。

「沒有叫小姐嗎？」她在煙霧裏笑得很媚。

我搖頭。「我只是路過，進來喝杯酒解悶，小姐。」我答，更深刻的打量着面前的酒吧女郎。

「哦？」她的聲調一高。「看不出是個住家男人哪。」她揶揄的說，大口大口的煙霧把我噴得一頭一臉，接着咯咯咯笑得開心。

「聽我說，」我對這種低級的誘惑反感之極，不禁加強了語氣。「我不是省油的燈，小姐，這種地方我去得多了，我今天不玩這一套，而且，」我頓一頓：「妳的方式也嫌太老套了，妳知道現在是甚麼時代嗎？」

她的眼睫毛閃呀閃，好一會才恢復自

然。「你。」她說不出來，垂着眼睛玩弄桌上的紙頭，揚了揚問道：「這是甚麼？」

「這是稿紙。」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懶洋洋的答。

「寫些甚麼？」她又問。

「一個專訪。」我告訴她我是某某報的採訪記者。

「哦？」她發出一聲尖嘍：「記者先生哪。」那股媚勁又來了。「今天有甚麼大新聞？記者先生，喔？」那樣子實在令人噁心。

「妳剛進來嗎？」我忽然開口。

「甚麼剛進來？」她不解的睜大眼睛。

「剛到酒吧工作？」我把煙蒂彈掉：

「我敢打賭你進來還不足三個月，還嫩得很呢！」

「你憑甚麼——」她的臉色一變，屁股着火似的從椅子上彈了起來。

我忍不住打鼻孔裏笑出聲音。

「憑我當了廿年的採訪記者，憑我看了廿年的嘴臉。」我慢條斯里的答，瞪了她一眼。「坐下吧，不要那麼激動，恐怕別人會以為妳又得罪客人了。」

她垂頭喪氣的坐下，擱在桌上的手在微微顫抖。

我對她笑，她也尷尬的回報一笑。

「你寫甚麼專訪？」她指着稿紙問。

「一個職業賭徒的故事。」

「那你到這兒來幹甚麼？」她又問。她好像很愛發問。

「沒甚麼，進來坐坐而已。而且，這個賭徒嘛，」我側頭思索：「賭徒和酒吧總是分不開的，所以我進來瞧瞧有甚麼看頭沒有。」

「你是說賭徒和酒吧是連在一起的嗎？」她的口張得老大，問了一遍又問一遍，臉上的表情迷迷茫茫的，蠢蠢笨笨的，然後剎那之間她爆笑起來，她笑得那麼突然，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使我不得不以為遇上一個女瘋子了。

她笑得全身發抖，塗滿唇膏的血盆大口張開來，頭部向上仰起，臉上的化粧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又紫又青，顏色一塌糊塗；夾在右手指中的香煙也帶起一陣震動，煙蒂一滴一滴的往桌上瀉落。好一會她才笑完，可是她的嘴角仍然帶着笑意。

「妳笑出眼淚來了。」我提醒她。

她胡亂的以手背抹掉臉上的淚痕。「太好笑了，真是太好笑了。」她說，她的

肩膀因一陣瘋狂的爆笑之後，還在那兒微微抽搐。

「很可笑嗎？賭徒和酒吧？」我冷冷的問。

她笑得很詭異，伸出一隻手指往我臉上勾了勾。「你過來。」

「甚麼？」我湊近她。

「這兒有一個現成的賭徒。」她以透露高度機密的神情嚴肅的說着，接着用食指指着嘴唇，發出了「噓」的聲音；然後手一放開，神經兮兮的再度爆笑起來。

好不容易笑完了，她說她要告訴我一個很好笑很好笑的故事。於是她就說出了下面的一般話：

以我目前來說，孩提的一切都是極端可笑的，而且可笑得不能再可笑。每當我想起以前的自己，我就禁不住要大笑一場，因為目前的我已不是以往的我了。以前我為甚麼要那麼笨呢？也許小孩都是笨的，也許，小孩的世界都是美麗的，七彩繽紛的。確實，我的童年過得非常快樂，因為我有非常恩愛的父母。

你對愛所下的定義是甚麼？至於我，我是說孩提的我，我之所以說父母十分恩愛，是因為我找不出任何他們不相愛的端倪，我也無法想像他們互相仇視的情景。

每個早晨公雞啼後，我的母親就如任何家庭主婦般，趁着先生孩子未起床前弄早餐，然後才把我們揪出被窩。

「瞌睡蟲，太陽都照上屁股了。」她搖撼先生的身子，掀掉被單，再到另一張小床邊將我如法泡製。

「小傢伙，不要賴床了。」她慈愛的輕拍我的臉頰。

「起來呀你。」一會兒她又跑過去弄醒父親。「起來，你這懶蟲。」而父親往往比我還孩子氣的索吻威脅。他們在我面前毫不避諱的做其親熱狀。目睹這一幕，使我幼小的心靈產生了濃厚的幸福感。

每逢假日，我們一家三口就出外兜風。父親駕着老爺的二手汽車，總是很神氣活現的故意賣弄駕駛技術，媽媽和我嚇得猛槌他的肩膀呱呱大叫，然後一家三口笑作一堆。

我還記得某一天，我問了一個很可笑的問題：

那是一個晴朗的午後，庭院中的陣陣花香隨着和風飄入室內，使得整個客廳都瀰漫着花香味。

我爬到母親的膝蓋上坐，仰着臉問她。「媽媽，甚麼叫做結婚？」

「哦？」母親對我的問題深感意外，一時之中無以回答。

「小穎，過來。」父親聞言，笑着喚我過去。

「你剛剛問甚麼？」他把我抱在懷裏。

我告訴他：隔壁的阿婆說，爸爸和媽媽結婚後就生下我，但是她並沒有解釋，結婚到底是怎樣的呢？

「唔，我是和媽媽結婚啊！」父親說。

「那麼，」我窮問下去：「你們是甚麼時候結婚的？爲甚麼不告訴我，那時，我在甚麼地方？」

母親在旁傾聽，不禁「嗤嗤」的笑出聲音。父親望了她一眼。

「爲甚麼要結婚啦？」他一臉正經的回答我：「因爲妳媽媽說，如果我不跟她結婚，她就要去跳樓，所以我只好和她結婚了。」

「得了。」母親笑吟吟的責備父親：「少誤導孩子，也少胡說八道。」

「噢？」父親故作驚奇：「明明是妳追我的嘛。」

「你就是這把口。」母親笑得合不攏嘴：「穎穎，不要聽妳父親胡扯，快過來這兒。」

「穎穎，不要聽妳母親胡扯，別過去那邊。」

「穎穎。」母親喊。

「穎穎。」父親也喊。

「穎穎。」母親提高聲嚷。

「穎穎。」父親也提高聲嚷。

我張開喉嚨「哇」的大哭。母親嚇了一跳，發慌的把我搶到懷裏輕撫。

「傻瓜，妳哭甚麼呢？」她問。

「我以爲妳們在吵架。」我流着眼淚答道。

「傻穎穎，怎麼會呢？我們永遠都不吵架。」父親把雙手繞着我們，飛快的在母親和我的額上印上一吻。

數年後，你能預料得到數年後的變化嗎？我不能，我不能想像，一度那麼恩愛的模範夫妻怎可能面臨婚姻問題呢？有人說，感情是很微妙的，有的還說：情到濃時情轉薄，我不曉得我父母是不是如此，可是我敢肯定的說：有甚麼不對勁了。

小孩是很敏感的，尤其是我這種內向和追求完美的女孩。一些緊張的氣氛開始

在我的家庭中瀰漫，我再也聽不到父母打情罵俏的嘻笑聲，彷彿一切都到此爲止了般，一切歡笑都沉澱了，不見了。在那些日子裏，我幾乎每晚都發生嚴重的夢魘現象。

我告訴你一些事實。譬如看電影，我央求大家一起去，父親會說：「穎穎，妳和媽媽去吧，爸爸沒空。」母親也會說：「穎穎，別管爸爸，我們自己去好了。」總之，他們再也不肯相伴出門了。

一天一天的溜走，他們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流盡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吵架，反而更客氣的對待對方。我不明白他們究竟出了甚麼事？我很想知道，可是我不敢問，我怕一開口就把事情弄得更糟，因此我只能無助的目睹父母親日漸疏遠。然而我卻深信，總有一天，他們會和好如初的，我一直都那麼深信不疑。

我過十三歲生日，父母爲我買了一個生日蛋糕，還爲我唱生日歌，倆人的態度大起變化，難得如此融洽。我心裏洋洋得意，還以爲是自己的祈禱感動了上天呢！

深夜母親突然造訪我的房間。她坐在我床邊，溫熱的手輕輕拍着我的肩膀，很親切的問候。「穎穎，今晚高興嗎？」

「高興。」我滿心歡喜的爲父母合送的音樂箱上發條。

「穎穎。」母親欲言又止。「呃，我……，呃。」她放下了她的手。

我打了一個呵欠。我已經好睏了。我問母親不睡嗎？她怔怔的瞪着我，好像我臉上畫了圖畫。

「媽，媽。」我舉手在她面前左搖右搖。「怎麼了，媽？」

「呃，甚麼？」她如夢初醒。

「妳怎麼了？」我疑惑的問她。

她茫茫然的搖頭，倉促的答：「沒有，沒甚麼事。明天——啊不，沒事，沒事。」

「媽。」我的好奇心大起，睡意全消。「到底是甚麼事？一定要告訴我，否則我不讓妳走。」

母親再次瞪我，瞪了近一分鐘之久，怔怔的只管抿嘴巴皺眉頭。

「說嘛。」我覺得很不耐煩。

媽終於說了。「穎穎。」她喚我的名字，啞啞的低下頭，用手搓着她的衣角。她的聲音發抖。「明天，我們，呃……這三年來，我們是……呃，我們就正式離一

一離婚，這三年，呃，……」她結結巴巴的說。

我不懂爲甚麼，當時我甚麼感覺都沒有。或許是我早已猜着了這個結果，或許是當時我太感意外了，你知道，突然而來的嚴重打擊是會令人精神麻木的。這一回輪到我瞪母親了。

「孩子，」母親不安的扭身子。「你——聽清楚了嗎？」

「清楚。」我厭惡的一揮手，在床上躺下，把被單蒙上頭。我說：「我睡了。」

第二天早餐時，父親母親顯得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樣。我若無其事的塗麵包，故意吃得很誇張。父親忍耐不住，訕訕的開口：「穎穎。」

我向他報以詢問的眼光，把一大口麵包吃下肚子。

「你，決定跟誰了嗎？」他很緊張的問：「當然，我們絕不逼你，一切由你自己決定，我們不干涉妳。」

我一言不發，伸長了手取茶杯。

「穎穎，下午告訴我們好嗎？」父親又說。這時我真想把杯裏的咖啡全潑到他臉上去。

午後，我百般無聊的到屋外的小巷溜躑。我在小巷裏來來回回的走了整十趟，猛烈的陽光把我的皮膚燙得發熱，可是我還是由哀的感到寒不可耐。小巷裏，有四個小孩正蹲着一團玩拋硬幣猜正反面的遊戲。

一回到家，剛踏入客廳，母親就喚住我。我發現父母親遠遠的各自就位，眼神裏流露出許多對我的愧疚。

「穎穎。」母親說。

我心裏被抽了一鞭的疼痛。我恨他們，他們兩個，而他們竟要我跟隨其中的一個。

「穎穎。」父親又喚了一聲。他們好像只會叫我名字。

「不要說了。」我不能自制的大嚷，淚水奪眶而出。我強自鎮定的吸進幾口氣，用手背胡亂的往臉上一擦，然後我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兩角硬幣。

「誰要正面？」我把錢幣拋上拋下，看也不看他們。

「穎穎。」他們異口同聲的嚷起來。

「誰要正面？」我叫得更響亮了。

一陣短暫的沉默。

「是我。」最後父親垂頭喪氣的說。

我從眼角瞄了他們一眼，就把錢幣高高的拋上天花板，再小心的接在手裏。

我緊握着拳頭。冷硬的錢幣接觸我的掌心，就像燒紅的鐵一般燙手，我真希望它會把我燙死。

我就那樣緊緊的握着錢幣，握得好久好久。父母親開始不安的在座位上欠動身子，然後漸漸的，母親的臉色蒼白了，父親連連清了幾次喉嚨。

我覺得掌心裏的錢幣彷彿在蠕動，手一鬆就打了開來。手上的錢幣圓圓滾滾的呈現，它上面的圖案有一個建築物，還有星月。

我跳了起來，直飛奔回自己房裏，一雙乾澀的眼睛直睜到天亮。我哭不出來。

恨，許許多多的恨開始在我心中滋長。我恨他們欺騙我，還要了我三年之久。

帶着滿腔憤恨，我跟着我的父親，從此過着殘缺的家庭生活。父親依舊過他的粉筆生涯，我唸我的書，而母親呢，她也搬回外祖母家去了。

表面上看來，一切都已恢復平靜，就似水上的漣漪，也會消失無踪。可是經過了這一個打擊之後的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對人間的愛感到懷疑，我失去自信心，而且有些神經過敏，我甚麼安全感都沒有了，還有，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傾向於拋錢幣來決定取捨。是我難以抉擇的事，我就依賴拋錢幣代爲表決，因爲唯有如此，我才不會再次陷入痛苦的深淵。

過了兩年，我已不再是黃毛丫頭了。攬鏡自照，我也知道自己長得好看；也開始有男同學對我吹口哨遞紙條了。有一個居然把信寄到我家裏，那是一封不堪入眼的第九流情書。我閱畢即把它擱在客廳的桌上，以備父親過目。你可以說我是故意的。等他回來了好些時候，我才慢條斯理的走出客廳。

「穎穎。」父親喊住我，手裏的信件揚了又揚：「這是妳的嗎？」

「是我的。」我故意緊張兮兮的搶過去，把信藏到背後，吞吞吐吐的問：「你都，都看到了？」

「唔。」他點點頭，拍拍身旁的椅子：「坐下，咱們說一說。」

「說甚麼？」我問，其實我早已瞭若指掌。

「你們認識很久了嗎？」他很認真的問。

「認識？」我怔了好一會。我根本不認識寫信者，就胡亂的點點頭。

「穎穎。」他清清喉嚨，以教書的語氣開始講道。「我並不反對你交朋友，只是一一」他說了一大堆，我根本聽不進去，只是緊緊的瞧着他嘴巴一張一開，怔怔的看出神。

最後，他說完了。

「穎穎。」他見我發呆，猛的大嚷。

「噯？」我睜睜眼。「甚麼？」

「你考慮考慮我剛才所說的吧！」

「不用了，我現在就可以決定。」我馬上接口，從衣袋中掏出預備的五角錢幣，當着他面前把它拋得老高，再接到手裏握住。「唔，如果開的是字花，我就聽你的話。」我含笑說。

「穎穎。」他鬼叫起來。

「叫我啊？」我反問。他指着我叫不出聲音，臉色鐵青了，臉上的肌肉扭做一團。我覺得好痛快，笑吟吟的目送他一拐一拐的步出客廳走掉。

我報復了他，我的心理才平衡了些。可是下一刻我又對自己的舉動痛心疾首，莫名的虛幻感即接踵而至，一切都好虛幻；我不曉得我是誰，在做些甚麼事。我所知道的是：自從十三歲那年的錢幣一拋之後，我已經隨之而死了，不存在了。

我越來越空虛。我常常做惡夢，我夢見自己從懸崖凌空墜落，我想喊叫，可是我叫不出一絲聲音，我無助的向下掉落掉落，然後我就驚醒過來。

這些日子來，心靈的空虛常常欺壓着我，吞蝕着我，我好怕，我怕過這種日子。我想過一些荒唐的生活藉以麻醉自己，我也想濫交朋友取樂，我要夜夜笙歌，可是我不敢，再說，我的感情已經麻木了，我提不起一點勁。於是，我選擇了自欺欺人的方法；我每天下午放學後就去逛街看電影，深夜在家附近的餐廳坐到凌晨，然後才拖着疲倦的身子敲家門，我要他以為我很好，我要他內疚，是他害我的。

你不要用這種眼光看我，我知道你想甚麼。我太過份了，我承認，可是你要清楚，我是一個愛恨分明的人，而且報復心很重，再加上那時我已經陷得太深而無法自拔了。每當看到父親日漸蒼老的面容，我多麼想抱住他痛哭一場，然而聯想到他所賜予我的痛苦時，我又變得殘忍和冷酷了。

十八歲，我高中畢業，同時我的教育文憑會考也當掉了，於是我在一家百貨公司當起了售貨員。

隨着歲數的增長，工作的充實，我的一顆心終於安定下來。我不再幼稚的報復父親，可是我也不再於親近他，他對我也遠遠的保持一段距離，或許是他不敢接近我吧！

再後來，我戀愛了。

是的，我戀愛了。我剛剛說，我的感情已經麻木，我不信任世間的愛，可是我卻戀愛了。

有時午夜夢迴時，我很懷疑我到底有沒有愛過，或者他只是如我墜落汪洋中，隨手捉住的一根浮木吧。我不想分析它，總之，他出現了。

他的出現是我生命中的一道曙光，或許也是避風港吧。他在我最無助的時候出現，及時伸出了友誼之手。

在這以前，我也發現一件事，我母親改嫁了。

有一個晚上，父親以異常平靜的聲調喚我，接着交給我一封信，簡單的說：「看一看。」

那是母親的信，大意是說，她再嫁了。

看完信件，父親那衰老的容貌立刻深深的撼動我。我從來沒有發覺父親的孤寂，因為我忽略他。可是那天，看畢了母親的報喜信，再目睹父親的哀容，我幾乎泫然欲泣。

「爸。」我忍不住喚他。我已好久沒叫「爸爸」了。

「去睡吧！」他拍拍我的手背，勉強索出一抹笑容。

我默默的點頭，並未抽出我的手，反而把自己的另一隻手，壓在那隻枯瘦的大手上。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我們相處得很愉快。不久之後我就認識他，我需要藉他的力量才能灌輸力量與我父親，否則我和父親將會倒下。

一年以後他告訴我：他要帶我去見他父母。

「喬，」我感到很不安，想推辭。「下次再去好嗎？」我問他。

「不行。」他生氣了。「你已經推了三十次，這一次妳一定要去。」他說他要和我結婚。

「結婚？」多遙遠的一件事。

「穎穎，」喬哄孩子似的安慰我。「不要受上一代的錯誤影響，我保證我們不會那麼糊塗的。」

「保證？」我又迷惘起來。

「難道你不相信我嗎？」他着急的嚷，他的表情令我心痛，因此我答應了。

他的家很大，算得上一間頗有氣派的豪華洋樓。坐在那麼一個龐大而清靜的客廳裏，我混身都不自在，尤其當他撇下我，上樓去請他父母下來時，我差點想奪門而逃。

拾級而下的腳步聲令我倍加緊張，我背着身體僵得像塊木頭似的立在窗前，舌頭都快打結了。

「穎穎，見見我父母。」喬走過來，把我的身子一拉。

我幾乎大叫失聲，一時中有些腳軟。

「穎穎，這是我爸爸，這是我——」喬興高采烈的爲我介紹。

我聽不下去了，倉促的打斷他，發瘋了似，連滾帶爬的飛奔回去。

「穎穎，發生了甚麼事？」一撞開家門，父親就被我披頭散髮的模樣嚇壞了。「甚麼事？甚麼事？」他忙不迭的追問。

我爬到他懷裏，「哇」的大哭。

「穎穎，我的小穎穎。」他發出一聲長吁，我不曉得他下面還說了甚麼，我已經泣不成聲了。

「爸爸，爸——」我的聲音顫得厲害：「那個女人，那個女人，她……」

「孩子，慢慢說。」父親輕輕的撫弄我的頭髮。

「那個女人——」我說不出來。我面對着的是父親那枯瘦的臉，我倚靠着的是父親衰弱的病體。我可憐的父親，他已被我折磨夠了。我怎忍心再打擊他？我說我在街上看到一個車禍死掉的女人，死狀好恐怖。

「傻孩子，真是個孩子。」他一連串的羞我。

第二天喬扯住了我責備。「妳爲甚麼見了我父母就像見鬼似的跑掉？」

爲甚麼？我瞪着他的怒容，不禁想笑又想哭。

「妳爲甚麼不回答我？」他惱了。

「我高興。」我答他。

「穎穎，妳這是甚麼態度？」他幾乎大吼，一會兒他又窮叫起來：「你瘋啦？我父母甚麼地方得罪妳？」

我等他發完脾氣，手提袋往背上一摔，轉身欲走。

「穎穎。」他攔住我。「妳解釋清楚再走。」

「我不解釋，沒甚麼好解釋的。」

「妳——」他氣得說不出話。

「再見。」我越過他身邊。

「叔叔。」他追上來。「妳別走，把話說清楚。」

我廢然長嘆。「你真的很想知道？」

他把頭點得快斷了似的。

「你聽着，喬，」我茫茫然的瞪着天空，思維瞬間退的好遠好遠，我彷彿回到美麗的童年，然後有一個夜晚，她告訴我：我們離婚了……。「她，那個女人，我恨她，」我不知不覺的說，不知不覺的氣憤，不知不覺的想起父親。

我瞪着喬，不能自抑的大叫起來：「我恨她恨她恨她……」

「穎穎，妳說甚麼？」他吃了一驚。

「我恨她，你父親的太太。」

他怔了一秒鐘，失聲大叫。「妳清醒點，她是我母親啊！」

「她不是，她是你後母，她才是我母親。」我衝口而出。

他呆了。

「喬，」我迅速接口：「對不起，我辜負了你。」

「甚麼意思？」他的反應好快。

「我不能和你結婚，我不能嫁給你。」我還沒說完，他就猛的捉住我的手臂，張大眼睛吼：「妳說甚麼？妳再說一遍。」

「我不能嫁給你。」

「爲甚麼？爲甚麼？」他把我搖撼得全身的骨頭都快散了。

「我恨她我恨她，我不要見她，我恨，我不能……」我不曉得我到底在叫甚麼，我已經被喬搖撼得神智不清了。

「你再說，妳說妳不要嫁給我？」

「我不要嫁給你，我不要嫁給你……」

「穎穎。」他的手突然一鬆，我失去平衡，踉踉蹌蹌的倒退好幾步。

「妳真的不能原諒她，我是說妳母親。」他忽然這麼問。

「是，我不能。」我很肯定的答。

「妳也不能接受她？」

「我不能。」

「甚至於放棄我？」他的聲音發冷。

我低下頭，無法回答。

「妳根本不愛我，妳心裏只有妳的母親。」他怒氣沖沖的跑掉了。

可是過了三天他又來了。

「穎穎，妳不能這樣。」他憔悴了好多，眼睛佈滿紅絲，表情好愁苦。「不要那麼倔強，我請妳，不要那麼固執。」他的聲音好悲哀好悲哀。

「喬，我只能選擇其一，你，或母親，我不能夾在你們中間，你明白嗎？不然……」我幾乎掉下眼淚。「我會——死。」

我略一思索，就從錢包裏掏出一個兩角硬幣。

「這兒有一個硬幣，字花代表你，背面代表母親，」我緩緩的把錢幣向上一拋。「穎穎。」他把我的手一推，錢掉到地上。

「妳這是幹甚麼？」他鐵青着臉大吼。

「我只是，我只是……」我說着扒下地面摸索掉落的錢幣，心頭急得發慌；等我找到它時，喬已經不在了。

我握着那個錢幣，呆呆的坐在黑暗裏，好半天爬不起來。

♫ ♫ ♫ ♫ ♫ ♫ ♫ ♫ ♫

說完故事的酒吧女郎，悠悠閒閒的燃起另一根煙，饒有興趣的瞪着我，嘴角含着一抹微笑，笑得很曖昧。

「怎樣？精彩吧！」她微笑着問。

「怎麼會跑到這裏的？」我問她。

她聳聳肩，蠻不在乎的答：「不知道，我忘了。」

「妳父親呢？」

「病了，死了。」

「那麼，」我略一遲疑，深深的凝視她：「爲甚麼要告訴我這個故事？」

「高興。」她迅速接口，把手指中的煙蒂彈掉，一隻手支着下巴，抿着嘴笑。

「也許，我今天喝多了酒……也許，人天生就有一種控訴的心理吧！」

「確實。」我完全同意她的說法。

「啊！」她忽然失聲叫起來。「有熟客進來了，對不起。」她向我道別，一扭腰就朝一個禿頭的胖子走去。

「哎喲，老狐狸，好久不見了呢！」她的聲音尖銳的嚷開。

「MY HONEY。」胖子的手向她的臀部落下，她一閃，咯咯的嬌笑。

迷迷濛濛的燈光下，她一臉的媚笑，耳垂上的金葉子耳環輕輕的上下晃動，耳環上的反光襯托得她那個微笑更加的嫵媚了。



*方昂

他一生中就只有這麼一個願望

他把那口刀日復一日的琢磨

磨得秋水般的尖薄

泛着一層冷冷的青芒

這把刀，要劈盡天底下作偽的臉譜！

就這麼仗刀闖入了江湖

快意恩仇他是白道豎指黑道顛慄的莫邪

最無情最嫉惡他專尋訪醜惡的臉孔

舐血的刀飲遍大江南北仍然渴血

必得一刀劈下那最猙獰的臉譜這刀方能入銷

直到那天他廟中擁刀獨眠

朦朧中他看到他從未看過的

最好最邪的臉孔

他翻身躍起

厲嘯的刀劃起一道弧芒

突然，刀尖凝凍在半空

最醜惡的，啊，那臉

竟是倒映在刀鋒

自家的臉！

* 郝毅民

夜旅



“摸黑路”是在黑夜趕路的民間俗話，本來不是一件美事。在我記憶中却有兩次摸黑路的經驗，雖然說不上美好，但確另有一番風味。何況回憶一生旅程無不是瞎摸亂闖過來，我以“夜旅”為題把它記下來。

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我從成都到貴陽呆到九月初又從貴陽趕返成都去開始秋季學習。來來往往我身無餘財一路都是搭“黃魚”。我穿一身藍布褲褂，下身西褲式，上身夾克樣，貼身一件洗黃了的白襯衫，很像當時的公務司機。這樣却給了我很大的方便：爬及上運輸車，不花錢旅行千里。運氣好的時候司機還請我一同進餐，我不用花錢還大魚大肉的飽餐一頓。

在向成都返回的時候，在貴陽一下子結了八個人的伴，都是學生子，搭上了當時農民銀行的運鈔車隊，一共有四部大卡車。我們八個人分坐在四輛車的鈔票木箱堆上。風馳電掣好不高興。

也許我們高興的有些忘形吧，車抵遵義之後其中有一輛車的司機聲言不再讓我們繼續搭便車了。這消息一傳來我們着慌了。我們八個人能一同搭車隊的車原是同車隊的押運員講妥的，完全是面子事兒，一個錢不花。當然我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有了我們八個人在車上，司機原來可能收錢載搭的“黃魚”就被剝奪了。我們斷了人的財路而不知。現在我們都急趕着去成都上學，只有這種銀行的汽油車可以及時送我們到成都去。

八個人中帶我是七個男的一個女的。如今有了這個難題，在大家討論後要我去同那位司機疏通疏通。我就要求大家把身上錢統統拿出來，然後我去交涉。一看這錢至多能請他們四個司機吃一餐酒飯。于是我去了，很真切的說明了我們的困難與可以供獻的財力，終於在說好說歹中以請酒吃飯作為報賞，讓我們繼續搭車。這一次酒飯，其他三位司機很能體諒我們窮學生，吃了飯自去了；而那位聲言不搭的司機，除了大吃還獨自喝下了半斤老酒，才醉兀兀的回旅館睡去了。作為代表的我才回到我們的下處告訴大家明早繼續搭車前進。我們又歡樂了。

第二天趁早起程。我們八人分作兩組搭在兩輛車上，另外兩輛另有花錢的新客。我同兩男一女就被分配在不願載我們的司機車上。這天的行程正是要爬過九曲十八灣，吊絲岩。這車是用汽油的一路上把那些燒着柴炭的老爺車都拋在身後。高山密林，深谷水咽，好一片大自然美景啊！坐在無蓬的車上，四無遮欄，看看要過吊絲岩了。

忽然間，一個傾斜一聲暴響，我被拋向車右欄杆邊而空中一個人影正向車外墮去。我本能的伸出雙臂直出車欄外，把這個飛墮的人影接入懷中，一看正是那個女同學，目瞪口呆。又只見張目結舌的司機從車前窗口爬出來。我們也爬下車來向上面的公路上奔去。坐在路邊大家無語的喘息着。

不知過了多久，後面的車也來了，一齊停下向墮下的車看去。那車匹好一頭闖在岩下十尺左右的一座大岩石上。心想：幸運啊！若不是這塊當時沒有移去的岩石我們人車一齊

墮下萬丈深淵了。人多了，驚魂初定，我忽然覺的兩肘濕漉漉的，一摸是血。原來當我接空中飛人時，兩肘承落在車欄杆上把皮肉碰破了。因為心情緊張，未覺得疼。

這是車隊，一車出了事，全隊停下來。看看日已過午，我們一行人只的向山下的松坎鎮去投宿。

我們原是八個，再加上在邊義搭車的幾個，十多人就沿着公路向山下的鎮市走去。

現在回憶起來七個同學之中我記得三個最清楚。一個是士元，他能唱善畫，一年四季頭上一頂巴黎小帽。一個是山西錢莊的小老闆，有的是錢却老跟我們窮小子一塊兒不花錢。另一個就是那位女同學了。她姓許，宜興姑娘，一天到晚事事不在心，一心詠詩。就經過了這一番險，心神初定，走在路上她忽然叫着我的名字說：“哎，山雨，我有了一句詩，很好的，你能不能為我接下句？”我只看了（其實是瞪了）她一眼。她却接着唸道：“燈黃語更輕，你看多有情緻？”她這一說出來我還真不能說這句差呢？可心中實在煩，肚子還餓着呢。不理她！可是她不完不休呢？還催問着：“怎麼？不好嗎？”我走的腿腳都不舒服。回她說：“路長頭也重。”她却一股正經的說：“俗”！我這才醒悟到原來她是在心裏默享着一對情人燈下夜語的情調啊！這樣行行講講，將及黃昏總算到了松坎。投入了一家公路旁邊的飯館茶館兼旅店。坐下身後要了茶水，點菜吃飯。誰也不去想身無分文的問題，大吃大喝起來。

車隊出了事要向重慶報告，等候查檢，修車……不知要多少天這車隊才能重新上路

。我們也只得在鎮上呆等。我們沒有錢，明吃明住絕不去同店東多說話。而店東由我們點着吃，賴着住也不來問我們要錢。我們私下在討論着，這是個啥子道理呢？推測的結果，大家認為是我的一身行頭，完全一副公路司機樣子。抗戰中公路司機就是公路飯店的財神爺，開罪不得的呀！我於是乾脆就暫充下去。這位許姑娘依然百事不問，詩迷心竅，于是我給了她個雅號：千金詩人。

我們栖遲在松坎，一轉眼五六天了。這天我們無聊的坐在飯店的茶座上。游目四顧，心里毫無主意。只見另一副座頭上，一個中年男子短短的西式髮，瘦高的身材，手拿象牙烟嘴而香煙正在冒烟，目光矚矚的注視着千金詩人。我再細察此人神色，有驚異却無邪色。于是我用肘輕輕地碰了下許姑娘一下，輕聲對她說：“你看正前方的座頭上有個人在對着你哩。”聽了我這話她抬眼去看，她也是一呆。兩個人幾乎是同時的搖身站了起來。只聽的千金詩人一聲“啊叔”！推開座椅輕快地向那人奔去。三步兩步地許姑娘已到了“啊叔”面前。這時候“啊叔”已立起身，又仔細的從頭到腳的看了許姑娘一遍，兩兩地坐下了。這時候我心想：“救星也許就是他。”

看來這意外相逢的叔姪得好好談談。我們幾個人就走出去到松坎河去游泳兼洗澡。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有了點喜氣。在水中也只稍玩了一會兒大家都乾了身，在小河邊上閒呆着。不久千金詩人滿面春風的找我們來了。大家最關心的事是問：“他是幹甚麼的？”

那人是許姑娘的啊叔。抗戰開始後來到了後方，現在是

此處的鹽務局長，家屬還在宜興老家。原不知道這個姪女也來到了後方。今兒個異地喜相逢。

“好了，千金詩人，我們這吃住之資可都在你身上了。”我玩笑的但認真的說。

“哎：千金詩人，果然價值千金！”士元接着說了。

“我已經和啊叔說過了我們的情形，他叫我們放心，都由他負責，啊叔已經向飯店交待了。”千金詩人得意洋洋地對我們宣佈了她的成就。

在抗戰中松坎雖只是個小鎮，但是西南方的交通孔道。單說鹽運吧，貴州全省的用鹽，由四川來都必經松坎。松坎的鹽務局管官運鹽只是例行公事，但私運鹽確內容複雜。當時由重慶去貴陽的車為能私自運上一些鹽是頗有錢賺的事。鹽務局長是肥缺！要賣他帳的不只是當地坐商，來往行販，公路司機，誰都願意賣他個情面只要局長閉一隻眼，大家有利。我們八人都趁他一番風由他出面在三天之內搭上了黃兼向重慶去了。一天的車行，到了戰時的首都，重慶。

重慶，這山城正是戰時的首都。它是千萬年水洩浪掃中形成的三角錐形的巨大岩岸，把長江與嘉陵江生生地分在南北而又讓他們在錐尖處合流東去。說我們搭車到了重慶，其實是在大江南岸，離海棠溪還有三公里半的地方。這個公路旁的野店處在海棠溪檢查站之外，被車輛行商當做非法交易場所；為了便利語言交流就叫做“三公里半”。我們這些搭客也是屬於非法的範圍之內，因此也要在此下車。車上要把一切不合法的人，物都清理乾淨，然後再開上檢查站去受檢。這種清理工作也包括買進與

賣出交貨交錢，一輛車在此停上二三天也不出奇。

搭客們都有自知之明，下了車多自帶着自己的行李向海棠溪步行而去。我們這一群人最多的行李也不過一個手提包，而我是甚麼也沒有。那時候有個名堂，叫這種人為“一把牙刷走天涯”。

到了重慶與到成都還只是一半路，可是在這裏我們各自有各自的門路與關係。渡過了海棠溪的輪渡後就各自分散了，要到華西墳上才再相會。

在三公里半下車後已經是午後三時左右了。我的行到輪渡已近黃昏。踏上了重慶的石階時已經黃昏，肚餓人疲。我低着頭，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登，覺得頭上的階級是永遠也走不盡的啊。心中在想：到那裏去呢？集中思想搜索一個去處——市內？不！沙坪壩？不！乾脆再渡嘉陵江，過牛角院，在那山村里有個在中央交響樂團打工的朋友。地址不太清楚，沒關係，總能找着的。

一面心裏想着，腳下一步步踏着，人已經到了上清寺了。心裏既然定了去處，就趁早前去吧。再下石階向嘉陵江渡口行去。這時候肚子的飢餓收縮反而停止了，滿身都是汗水。糊里糊塗地走上了輪渡，找的一個坐位，閉目養起神來。這輪渡本身已是老弱不堪了，水流急湍，它戰戰抖抖地掙扎着，到了北岸牛角院時已經是夜色深沉，燈火微芒了。

北岸還是山坡，路也是山徑石道，交響樂團為了避開轟炸，搬到北岸的某一個山窩里。我決定走上一條看來寬平的山道向山野中去。我一心注意着腳下的山徑，心想可能有蛇或甚麼野物，稍加警戒，此時心無他念，身無負累。行行重

行行，明月不知何時已高懸在天。這月光普照在山野林木與疏落的人家上，一片銀灰，柔貼，寧靜。微微的山風好似嫦娥的衣袖，輕輕的在臉上拂過，一下一下的把一身汗水收淨。

在眼目的接觸中，從不着邊際，被搖曳的樹冠引接。在舞動着。啊！原來樹冠與我都在應和着嫦娥的拂袖而表情哩。我的身體從左向右的作環形搖擺，兩手有如船槳滑水；貓着腰，一步步向前走着。獨自默默地走着。

噫？是那兒飄來的柔音，一絲絲，一絲絲隨風片而來。聽覺的刺激奪取了眼神；我側耳搜聽。這柔音從一絲絲，一片片，逐步地連接起來了——“哆凍，哆凍，哆凍東的東……”啊！莫扎特的“小夜曲”，小提琴奏吟的傑品。我直起腰來，放鬆了兩臂，腳下的步子也緩慢了。我沉浸在圓潤溫柔的“小夜曲”中。心神鬆弛，肌肉也鬆弛，只見眼前一片小小草地，我把身子臥下去，面對明月。眼裏一片銀光，耳裏充滿着旋律，心神一片空寧，我從現實中消失了。

忽然一陣寒冷，腿與腹在縮緊，把我催醒。手摸摸身邊的草露，而轉頭一看，一座孤墳充當了我的枕頭。天色拂曉。啊，我在此野宿了一宵。

坐起身來，定定神，疲倦已經消失，肚中空空。“那裏去？”一轉念，“回重慶市去”。我決定去找一位中學時代的同班，現在重慶郵局工作，他應當可以管我吃飯，很可能搭到便車去成都。在戰時海關銀行與郵局是三大豐肥機關。我去了。理想都成為事實，三天後回到學校。

這一次異趣的夜旅，至今不忘。

* 風箏



* 雨

小黑 7 月 15 日的信：

謝謝你寄來的蕉風。

本來想先回你一封信。後來又想等稿抄好了一起寄。這樣一拖，就快一個月了。時間過得真快啊！……

如果稿不能用，麻煩你退回給我。千萬不好是「不是壞得非馬上丟不可」囉。

祝你快樂。

(編按：信中所說的稿，即今期的小說『回鄉』。)

許友彬 7 月 29 日的信：

給你寫一篇小說，短短的，只有二千字。最近寫小說都寫不長，沒有耐心。不過聊勝於無啦。

「角色」並沒甚么故事，只是寫一個人的 Social roles。以前在國大上課，講師提到 Social roles 時，我就一直想用這概念來寫一篇小說。事隔一年，現在才動筆，却只能寫這麼短。

蔡聯源 7 月 30 日的信：

來到工大，自己一個人，所有的親人朋友都遠走了。……

隨便塗了這篇，如果可用使用，如果不可用，丟掉算了。因為我實在想把心中想說的話吐出來，把所有的不快樂，劃在紙上。隨想隨寫，或不成氣候，而且不整齊。但願你不會笑我是「為賦新詞強說愁」。

(編按：很年輕的蔡聯源，今年剛上工藝大學，他寫得很勤。)

郝毅民 8 月 12 日的信：

來信和 362 期蕉風昨天收到了，謝謝你。

對於這一期蕉風，我想談一點我的反應：

(一)你對於浮生六記的看法，文字清爽而感觸淵雅。我的老妻不久前也看了這本書，未能看完，她不能忍受沈三白那一類不事稼穡而自我風雅的生活，她也不能接受芸娘為自己丈夫尋妾的行爲。我的老妻是中國五四之後受新式教育的女性；直到今天她還是要時時地爲女性的平權鬥爭。我安然受之。你，對於陳芸的行動是一條條，一件件的就事論事，而以“有所苦衷”的不同意而同情企圖了解爲夫尋妾。在我看來這種心胸也是蕉風的基本態度。舊風俗我們不必固執，新思潮也不必緊緊的掌握。可取則取，可棄則棄，蕉風的清新長壽，只在這些不易見着處。

* 風箏

(二)本期中英對照的譯詩，很有趣味。因此我也就想發言。對於譯者我有十分敬意。我的發言只是我個人的一種看法。不否定，不打倒。

詩，有形式。原詩的形式在譯出時，以不變為宜。若原詩是一行行的以普通句式排列，譯詩也應為此，例為原詩式為○○○○，譯文若變為○○○○，在感受上是不同的，況○○○○本身是另一種詩的形式呢？

詩，用語文表現，若原詩的語文是一般常用的，譯詩也宜於用一般常用的。“故鄉”或“離鄉”，有不同的情感韻調，若原詩在這種“字兒”的前或後加上了正面的或反面的情感字，這種字不宜省去。

“PURSUE”一字，本有“追尋”的意思。用“追尋”譯“Pursue”，在音韻上有不謀而合的相應。中文的“追”字有點偏向“追擊”，與英文的Chase相近。讀全詩，詩人心目中是在“追尋”吧？“咬文嚼字”，小氣，小氣。

前已向你說過，我譯了幾首Robert Lowell的詩，最近將寄給你，希望發表後有人予以批評，拋磚引玉。俗！

(三)才子與主義。這種觀念古今中外都流行。主義似乎是近代的，其實我們古代的儒法道墨學派也就是主義，而且相互鬥爭得很烈。

近代好似“主義”一向得寵流行風成；而才子往往被視為封建落伍。在清代之前，“才子”確是雅號。白君的文章相當地反映了當今“才子”雅號被污的機轉（Mechanism），那就是亂按瞎贈。可是我又一想，為什麼單選“才子”或“才女”來亂按瞎贈呢？在生意人的尺度上着眼，必然這名兒有市場價格。這市場價格不就反映了“世人重才子（才女）”嗎？這樣拿來回我原本指出的“主義”對比一下，“主義”是輸一着的，真是看法層次不同，愛恨難分。

蕉風有稿費，我很珍視，請暫時代為保存，以後我想怎樣用法，勞神！

另有兩篇隨筆，週前寄瑞獻處，請索取。

祝你大熱天安好。

編按：本刊十分歡迎讀者提出他針對某期或某篇文章的看法。如果讀者對蕉風有任何提議或意見，也請投書本欄。

丁雲8月24日的信：

謝謝你寄來了362期蕉風。其實我早在一星期前已買到蕉風，所以我將這本多出來的蕉風轉贈遠在紐西蘭求學的一位朋友。這總算不失為一個廣為傳達蕉風訊息的辦法。……

回過頭來談談對蕉風的一點意見。這一期的AGI專輯，坦白說，我一點都不欣賞，AGI的詩謂之為「前衛」，可是你不要忘了，「前衛」的東西在「比重」上是只可佔四份之一的篇幅，而不是以「主角」的姿態出現！我個人絕對支持寫作人要有「創新」的精神，可是廣大的讀者群呢？蕉風應該是給很多人讀的文學刊物，太多的「AGI式」的東西會嚇走一些程度低的讀者！（包括我在內）。當然我也不是要蕉風降低「程度」來迎合讀者。我的意思是：它必須「多樣化」，即有給大學教授看的文章，也有給中學生看的文章。

（編按：丁雲的這封信寫得坦白而痛快，但編者也有話要說，請參看今期的「風訊」版。）



角色

*許友彬

高善之背脊一聳一聳的哈哈笑起來，然後拍拍大腿咬着牙齒不屑地迸出幾聲「嘖嘖」，再慢慢的呵呵收尾。高善之拍拍黃亦山的肩膀，用力說道：「好！好！老黃，真有你一套。」和黃亦山為伍，令高善之侷促不安。黃亦山說的盡是齷齪的笑話，不笑太不給面子，放浪笑開來又恐笑聲傳到校長室去。於是高善之站了起來，帶着笑容離開。高善之看來約莫五呎十吋。筆直的鼻樑，配起薄扁的嘴唇，顯得有點單調。一雙龜眼，黑黢的眼眶，似乎有些睡眠不足。高善之眉毛粗獷，印堂發亮，有大將之相。他的頭髮全往腦後梳去，根根服服貼貼。丁型的鬢角與鼻頭齊高，修得整整潔潔，像剛被剃刀刮過。

「有甚麼事那么好笑喔？」李太太瞟高善之一眼，手指仍不做按捺電子計算機，另一手則在點名簿的方格上摸索。

「喏，那幽默大師說了個笑話。」高善之拉張椅子在李太太面前坐下，十指交叉在額前。

「說來聽聽呵，讓我也開開心。」李太太擱下電子計算機，很有興緻的抬起頭來。

「兒童不宜呢。」高善之詭秘的一笑。

「老娘孩子都三個了，還說甚麼兒童不宜的。」李太太眨眨長長的睫毛，圓圓潤潤的臉上，果有幾分孩子氣。

「提起我的孩子呀，昨晚真把我氣死了。」李太太不知是有意避開尷尬的話題，還是藉機訴怨，也不等高善之開腔，就嘖嘖咕嚕說起故事來。說的是她兩個孩子如何爲了爭喝一杯水而鬧了一夜的事。高善之耐心傾聽，睜大眼睛，嘴巴撮成圓型，像一具石膏像。李太太越說越高興，邊說邊笑，一隻手還不斷在面前輕輕撲掃，好似有一隻蒼蠅要停在她鼻尖。李太太說完，意猶未盡的添上一句：「噯，這兩個孩子真頑皮死了。」

高善之巧妙的搭道：「聰明的孩子都是頑皮的啦。」李太太聽了蠻舒服，又眨眨長睫毛虛假的問道：「是嗎？是嗎？」

李太太好像還有甚麼話要說，眼珠往腦邊溜去，又似空空的捉不到甚麼，只好嚥嚥口水，把說話的興頭一概嚥下吐裏。她腼腆的低下頭，扭開電子計算機，對着點名簿機械化的按捺起來。

高善之找不到話題，也有些惆悵，隨手拾起桌上的一本「考試指南」，東翻翻，西翻翻。剛好電鐘就在這時響起，他習慣性的看看腕表，嘆聲「真快」，走回自己的座位。高善之從後袋抽出梳子，把頭梳了又梳，然後再整理整理衣角。他今天穿的

是橘黃色襯衣，珠灰色長褲，配上假鱷皮褲帶。袖口套上有馬航標誌的金色鈕扣，袋口插着金色派克筆。高善之又看看腕表，抓起數學課本，快步往高二乙班走去。

進課室前，高善之抖擻精神，雙肩後仰，胸膛挺起。他在班上用三分鐘時間講述一個小故事，再將故事牽引至數學課題。高善之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辭。他的聲量不大不小，說話不急不徐，帶着輕重，很有節奏感。高善之操一口流利的國語，他說得漂亮，讓人聽了，如灌下一口冷水一般舒暢。高善之的眼睛左右描動，觀察學生的反應。學生困惑的臉色，會令他費多一些詞句去解說；學生疲憊的樣子，會令他說出一些驚震人心的話；學生輕鬆言笑，他就神色嚴肅。教書像拔河之戰，四十位學生拉緊一角，他獨持一端。高善之是永遠的勝利者，學生總被他牽着走。他當然得保持自己的形象，不偏愛任何學生，不坐在女生桌上，不說低俗的笑話。要是學生偷偷笑，他就翻向黑板，右手寫字，左手檢查褲頭上的拉鍊。高善之是神聖的，令人敬佩的。今天學生要求他教物理，他斷然婉拒，他說：「不是我不幫助你們，雖然我也教別班物理，但我畢竟不是你們的物理老師。你們有問題，應該直接問你們的物理老師，問別個老師，就是對他不尊敬。」學生聽後怨言四起，怨言並沒觸怒高善之，反而令他異常滿足。他沒把歡愉表現在臉上，只是當他離開時腳步特別輕快。高善之又遲兩分鐘離開教室，這樣子，人人曉得他最勤奮。

高善之按按門鈴。高太太將門打開，却不見人影。高太太剛要把門掩上，高善之就推進來，眉飛色舞說：「親愛的，我回來了。」高善之一手扳上門，一手攔着太太的腰，在她頰上親了一下。高太太推開他的手說：「我的魚焦了。」就匆匆走入廚房。高善之脫下鞋子，閃進房間，把襪子和衣服統統拋在床上。

高太太掀開飯鍋，熱騰騰的白煙冒在她臉上。高太太用木杓將飯舀在瓷盤上，高善之伸長雙手從身後環抱過來。高太太睨丈夫一眼，啐罵：「骯髒鬼，又脫光光了。」高善之笑嘻嘻的在她身後摩擦。高太太放下杓子，垂手往他胯下捏一把。高善之哇哇叫，半跑半跳的衝進浴室。浴室的門沒關上，水花濺出門外。高善之唱起歌來，他用假聲，摹倣周璇的鼻音，唱道：「漂洋過海賣雜貨，漂亮的姑娘啊，啦啦啦啦啦啦，啊……，啊……。呀呼啾得啾，噹噹噹噹噹。啦啦啦啦啦啦哩哩啦啦。……。」

這兒沒有雪

*林若隱

這兒沒有雪
也沒有寒涼。只有
一段空蕩的
午間，三五茶客的
幾桌噪聒 以及
電風扇的自鳴清高
「茶？咖啡？
七喜還是可樂？」
如此而已。加冰與不加的
閒情，糖或者牛奶的
抉擇自由

這兒沒有松鼠
也沒有可供拾菓的廣場。只有
擠擠一窗的
雲空，欲雨的不捨
以及 下雨的
臃腫。坐着睡着：
還是已過時的
氣象——

就是少了幾只飛鳥

故燒高燭照紅妝

* 柔密歐·鄭

好不容易使自己擺脫了，那憂患太多反而麻木的城市生活，找了個無關乎市儈鄙俗的，如魚得水；如鳥投林地，于大自然懷抱中，樂得有個山水情長的醇雅。

你說，身在山水畫中的我怎不著迷，看野桃含笑，聽溪水自搖；一邊挑動詩情，一邊揮灑散文；既有閒云野鶴的豐姿，又有翠竹蒼松的勁節，相信陶淵明所歸去的南山，其境地也不外如是吧！

說到陶淵明，我最愛誦他的「遠我遺世情」之句，像他那樣抱著遺世之情，能隔之遠之，對菊對酒，無求於世地自守其真，而這種自得其樂的人生境界，委實令我不勝嚮往！

我的這種能詩愛酒的日子，說起來才是不久以前的事，那時候，有個和我一樣愛詩的朋友，把他座落在山間的房子，讓我隨心所適的住下來。與其說養病（小病最幸福），不如說是在逐漸實現着，我一向就想有的安逸的山居情趣。

真的，不知為何我竟這樣傾心於一山間的美？當然，寒冷的氣候，加上一坐不染的這一清新世界，無不令我先適其適了。

尤為重要的唯一特色，這裏偏偏是花朵的總匯。喜歡顏色的我，對着四處開放著的，這樣多姿多彩的花朵們，教我怎不喜愛？於是：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於是：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或是：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或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夠了夠了，這種婉麗曲折的情調，這種疑幻疑真的亦醉亦醒，莫不隨手可得，大有左右逢源之樂呢！

忘了誰說過的：第一個把花比作美人的人是天才！不過我以為，與其Say it With Flowers，倒不如墨翻衫袖吾方醉，心有花陪詩瘦盡。試想，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樽對月空的這當兒，有個美人一般的花兒，不管其色彩，神情，態度和動作，莫不那麼優美和諧，有她陪着自己一片孤寂的心，簡直是美得太好，美得太迷人了。所以，與花私語，不若向花索詩更妙！由不得你不信，所謂「花不語，水空流」。花之不語，比花之解語更勝一籌。這告訴我們，在沉默當中，它含有無窮無盡的宇宙的玄奧呢！

至于「無可奈何花落去」，似乎又把入帶進另一境界了。好一個晏同叔啊！我真妒忌他，妒忌他能運用這極平凡的「無可奈何」的字眼，造成了百代難忘的絕妙好辭。為甚麼不呢？他這一筆，使人隱約裡含有無休無止的歎息。唉！花與人同，誰箇願意自甘消亡呢？何況，花落去，本來就是無可奈何的嘛；正如她在告訴我們，在不願也得愿的情況下，她下降了！這一下降中，不單單是花，人也何嘗不若是，不是一樣地有此難於置信的景像。所以，若說花下降，更確切地說明了，是詩人在沒落！因為不容人否認的一點，這個世界最無價的不是詩嗎？

好個「無可奈何花落去」，竟使我終究以情以淚，非恩非怨地在心湖間，來個傾瀉掀浪，那么久久不息地在波漾着。真的，所謂「花落人亡兩不知」也好，「生非容易死非甘」也好，一個林黛玉和一個郁達夫，已夠我愛憐惋惜之心，而同歸於無可奈何！

這一男一女，單憑自己的浪漫氣質與卓越的天才，就想取得情人的愛心和他們那樣地堅持，那樣死心塌地視愛情為永恆，可惜忽略盡生活中潛在着不少極其複雜的現實環境，不但鹽不許，米不許，甚至還有許多不能愛下去的因素。到頭來仍如李商隱所謂的：「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結果痴絕如黛玉，如達夫，不能不帶上那顆破碎的心，無可奈何地淚盡九泉了。

像如此這般的，若由我們替他倆設想：早知愛情的結局是如此淒苦；何不當初，一個嫁個有錢佬，另一個則多造幾個冤孽錢，大築金屋而藏其嬌，甚至來個左擁右抱，豈不更妙？想及此，不免使我再次的慨歎着：詩之無能，與詩人的下場，是那樣的可憐啊！縱然招引天下所有詩人的眼淚於一灑，但哭又有何用，到底現實仍然是個無可奈何的世界啊！

借花談詩，無非在盡情任性。設若能佩蘭簪菊，那自我狂歡一番該多好。記得當時山居，曾於一個無星無月的夜晚，自己寂寂地在憶雲懷雨，但覺山風吹動遍地落葉，情境相當蕭瑟蒼涼。實在談不上剪燭西窗，但舊夢隔簾，往事回味，真難一抒胸臆。想到「年年拚得花爲愁」，也真夠痴絕。而人的性格與內心的矛盾，每每被這種情緒委婉，弄得有自嘲，自慰，甚至自我解釋的滋味。

想想，十七八年的歲月，祇一眨眼就閃過去了。時間無情，夫復何說！而人在不耐浮塵，寄思無端，抑悵不釋，復念及自己仍然是遊子征衫攬淚雨，真箇問蒼蒼，生我欲何爲？空折磨！十七八年無華校，無華文書物可讀；十七八年，可供孩兒們能修完至大學的這段好時光，都白白地讓它流過去了。這些事實，可以不必怨誰？要嘛，只好怪自己不合是個離了根的華人。所謂形勢迫人強，這種環境，不慣也得慣。若弄至自己思想鏽鈍，性靈黯淡與心情落寞；于此似此，不蒼白，不頹廢行嗎？由此不能不使我想起同叔所說的：「勸君莫作獨醒人」，（呵，又是他）是的，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若做一個獨醒人。屈原不是爲了獨醒，弄到抱石而自沉嗎？無奈偏偏今晚，寂寞的我連個可以握手的人也無，叫誰來與我共醒呢？不得已，唯有把百花喚醒，邀請她們與自己同詩共飲地遣至通宵吧！於是，我把根根蠟燭，全繞在我住屋走廊的欄杆上，一一替它們點燃。對於我這傻勁兒，是好玩，是痴絕，我說不出。或許，讓百花在燭光中映現，自有其一番看頭？至少，私窺一下，她們的種種睡態也不錯的，所謂：「海棠春睡」，一定有其吸引人的韻緻的。

在燭影搖紅裡，相信花與人都會睡不着的。我索性拿本詩集來看，不意拿在手中的書，赫然是蘇東坡的。嘖嘖，又是這老頭兒，那麼就讓他那橫天豪氣，和縹渺仙風，用來洗淨我今晚胸中的塵垢吧！

翻了翻的，竟翻到他題詠「海棠」的那一頁，他的下半絕詩是如此：「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讀到這量，我不禁發呆了。果真有如此的巧合嗎？想不到這個一向高唱「大江東去」的豪放的老頭兒，竟也含有如此細膩纖纖的心情，令人有點難于置信。想到我自以為爲夜燒高燭照花睡，是一種夠痴的行爲，竟然被他領先了九百多年，我怎不啞然失笑！

蘇老頭兒是恐怕夜深花睡去，所以才燃燒高燭來照紅妝。紅妝，花當美人是也。蘇老頭兒之不欲花睡去，並不意味着他的不會怜香惜玉的幾近殘忍。說穿了，若花一旦睡去，免不了跟着便會謝了枯了。不欲花睡，說起來就是不忍花枯花謝的這種心理在作祟。想到這老頭兒的燃燭照花（聽說他還給每一花樹，掛一個燈籠。），同時還孕育着他心中的那不可告人的一種幽懷的，至于他心中有所藉所託，我多少是知道的，在此，恕我不說，因爲君等不難明白，世間事，一旦說破了便味同嚼蠟！

不過，反過來的話，若我是海棠，我不但笑蘇東坡是個瘋子，同時還要大大的責怪他多事，人家正在好好的睡，吵擾甚麼呢？枉他滿腹經論與天才洋溢，難道他沒讀過李白的：「我醉欲眠卿且去」的那句詩嗎？

說到蘇東坡，不必重複人家所說的，他那滿腔豪氣的千古絕唱！使我敬仰而又羨慕的，還是包含了他的生哲學與智慧，以及時在表現他的處世態度和胆識，盡管他的一再被貶黜，一再被放逐，他還是心有主宰，逆來順受，十足是個苦中尋樂的樂天派。

所謂「海外東坡」，是指他被遠放在南方的海南島而言的，可是如今，海外東坡已何止千數，我說的這千數，不在于個個都與他一樣的有才華，而是指跟他一樣的遭遇吧！想到這些數以千計的海外東坡，今後的命運，將何去何從時，不免思之茫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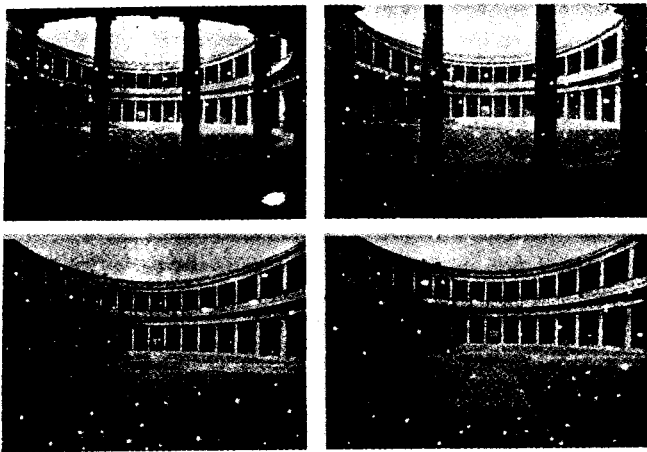
人，不能如菊的鐵骨霜姿；人，不能如梅的獨立自憐標格異的時候，唯一希望的恐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那種發人深省的境地。到底一切風暴，有一天終於會成過去，而殘留下來的傷痕累累，也會隨之微不足道了。

但願百煉成鋼，上言所述的也絕不會是一種絕望；人從苦海中涸來，彼岸也必然在望；所以，我認爲只要有顆信心支撐着我，明天，我依然會活得更美好的。因爲，有這樣的一顆信心，鼓舞我，鞭策我，我一定不會倒下去的。說到這顆信心，不但我有，你有，相信人人都會有，因而就讓我們抱着這永遠不腐不爛的信心，不畏不懼地，向前向前！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于雅加達

星期六下午

* 蔡聯源



星期六下午，在房中開了風扇，讀一本關於物理的書。同房出去了，好像住在宿舍的好多人也出去了。一種似乎時間已凝住了的靜，壓得人陷於昏昏欲睡中。那旋轉的風扇旋出了一團團的風，以及擦擦，十分單調的聲音。但這種聲音使得空氣中的幽寂更形出色。

突然，窗口滾進一陣凍凍的風，接着瑟瑟的雨水便如熱天的陽光，滿空舞下來。雨水潑到房裏的書桌上，點濕了幾本書。我從悶落中驚起，也不穿鞋，便跑前把窗扉掩上。再想起剛洗的衣服掛在走廊，忙又開門出去。當然是來不及了，但摸摸一下，發現都還濕着，索性不收了。收了沒地方掛，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去好了。

重新回房，把風扇關小，再把燈扭亮。這回已經不再昏睡了。拿起書讀了兩行，却被雨水聲敲得斷斷續續，不知所云。閉上眼，雨音沉沉落落，拍在心口。睜開眼，向窗玻璃

望出去，雨水斜斜，打得玻璃滿是豆點。而世界不是完全裹在雨中，而家鄉是不是也一樣下着雨呢？

我的心口一定也下了雨。在雨水中，我看到爸爸的臉。媽媽的臉。阿哥阿姐阿弟阿妹的臉。在千綫萬綫中，那些臉孔清一回，濛一回的，一種似可望不可及的傷痛，刺得我整個人好像快要癱瘓了。

這該是離家的第一次雨罷。從前在家，一下雨便可縮進被窩裏去，或者把門掩上，把自己關在古舊但屬於自己的亞答葉下，十分安心。有一次上街去，却叫雨鎖在百貨公司裏。雨水鬱鬱下到下午四點多了還不停，那種焦急的感覺是可理解到的。着實埋怨自己倒霉，選在這種天氣出來。後來冒雨回家。一哩多的路，在雨中猛踩腳車，好像很遠的。

而現在呢？下雨了我又怎能回家？在容容的小室中，任把家想了千回萬回，也是枉然。只是，為甚麼在下雨的時候

會特別想家呢？

那座三十年的家，真的很老了。爸爸常在下雨的時候，拿了肥料袋去把漏水的地方補好。好幾次都聽到爸爸說應該重建了，應該重建了。但又怎能做到呢？現在多了我出來唸書，看來，重建的計劃必將擱得更後了。如果這個時候，在故鄉那兒也一樣下雨……我想起爸爸扛着木梯的那種僵硬的背影。

而媽媽，媽媽在飯店幫手，若雨下到天黑了還不停，她怎麼回家？媽媽是很苦的，天天都得工作，從早忙到晚，或許有休閒的時候，那麼便是在年初一這一天罷。那次告訴她我申請到了工大，她是不太願意我來的。她說我還小，出外怕會被人欺負。但我怎麼也不肯聽，她只好投降。我出來的那一天，她千吩咐萬吩咐我一定要到飯店去找她。我去的時候，她也不說甚麼，只問我東西帶齊了麼，然後指着我的手錶說：你的錶太鬆了，應該弄緊一點。我或沒感覺到，但現在回想起，我肯定，那時她一定是十分傷心的。或許我該聽她的話。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一切都不如我想像中那麼好。如果此刻，此刻下雨的時候，我是在家裏，我的感覺是如何的呢？

只希望五年快快過去，只希望下一次，將有一片雲，從家鄉飄到這裏來，帶着爸爸的問聲，媽媽的慰語，家人的笑話，下在窗前，下在我枯寂的心田上。



* 落花辭枝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吳天才副教授繼『中國新詩選』及『馬華新詩選』出版後，又出版了九部譯著以及史料著作：『腔論馬來班頓』、『黎明的呼喚』、『吡叻河呵！母親的河』、『中國詩詞選』、『郭沫若詩選』、『艾青詩選』、『中國新詩集總目』、『中國現代詩集總目』及『台灣當代詩人簡介』。

吳副教授是一位學者，詩人，馬來語文專家及翻譯者，早年曾以其他筆名出版過數本中文詩集及三本巫文詩集，頗獲好評。近年來除了鑽研學術外，更轉向繙譯文學的介紹。一九七五年馬大出版社曾出版其中馬對照之「中國新詩選」及「馬華新詩選」，頗獲得馬來文學界之贊許，紛紛撰文推介，被譽為溝通馬華文化交流之先驅。

「腔論馬來班頓」討論馬來四行詩之起源，定義、性質及其分類，並舉例以中巫文說明。

「黎明的呼喚」為吳副教授之第二本巫文創作詩集，內收四十首巫文新詩，其中一部份已在語文出版局之文學雜誌發表。

「吡叻河呵！母親的河」是翻譯戴清壽之中文詩集，內收有長短詩三十三首。

「中國詩詞選」系選譯了唐宋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孟浩然，王維，王昌齡，王之涣，張繼，柳宗元，杜秋娘，李商隱，溫庭筠，韋莊，李煜，歐陽修，柳永，李清照，岳飛等二十二位之詩詞，並附有插圖。書內有一篇敘述中國詩詞之起源發展，格式等等長文及Kemala之序文。

「郭沫若詩選」選譯了郭沫若詩作六十首，其長詩「地球，我的母親」曾在「文學雜誌」刊登過。

「艾青詩選」選譯了艾青詩七十首。

以上之譯著對於溝通華巫文化交流之工作上深具重大意義，通過該書可讓我們的馬來兄弟民族有機會欣賞到中國的新舊詩詞，對促進彼此之間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吳教授現任「國家文學獎」、「馬來西亞文學獎評審委員」、語文局翻譯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馬來西亞翻譯與創作協會籌委會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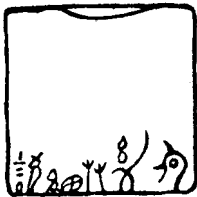
『中國新詩集總目』收錄中國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止三十余年間出版的白話新詩集目錄，共計一千七十九種，分詩集、合集和選集三類，包括香港出版的新詩集，為目前蒐集最完整的一本中國新詩集目錄，具有參考的價值。書內附有詩人照片七十八幀。

『中國現代詩集編目』為『中國新詩集總目』之續篇，收輯自一九五零年至一九八零年在中國出版之現代詩集，共計一千五百八十七種，包括詩集、合集、選集，少數民族詩集及新詩評論集五類，為目前收集最完整的一本資料性的參考書。書內附有詩人照片七十六幀。

『台灣當代詩人簡介』共收錄台灣當代詩人（包括一些在台灣唸書而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詩作及出版過詩集之海外華裔詩人）三百三十多位，本書內容包括詩人原名，筆名，學歷，職稱，生卒年月日，籍貫，生平事蹟，文學活動及其作品，均作扼要簡述，並附有詩人照片及生活照二百多幀。書內有台灣名詩人張默及羅門之序文。

以上之書由「馬大合作社」總經銷。讀者有意購買該書可寫信至下列地址：University Of Malaya Co-operative Bookshop Ltd, Jalan Pantai Baru, Kuala Lumpur.

編按：本版歡迎出版社或出書作者提供新書出版資料。



* 人間集

讀『正紅旗下』

* 梅淑貞

『正紅旗下』是老舍的最後一部著作，可惜卻沒寫完。據聞此書是先以英文寫成，然後再由作者譯成中文，可是他的夫人胡絮青女士為此書所寫的序文（寫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却隻字未提到此事。因此此說尚是疑案，待查。顧名思義，老舍應該是屬於正紅旗人。但是自稱和老舍私交不錯的陳紀滢，却說他屬於正黃旗（見『記老舍』一文，刊於「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三期，一九八零年三月一日出版），不知有何根據，也許是記憶錯誤。

『正紅旗下』，是否如他的夫人所說的：「在文字上，『正紅旗下』比老舍以前的長篇小說更加精鍊了，更加考究了」，這點，只有等有時間時，翻出差不多二十年前看過的『四世同堂』與『駱駝祥子』等老舍的代表作來重讀，才能表示意見。但我記得，這兩部著作，在當年那個稚幼的年齡，曾經給過我很深刻的震撼。雖然隔了那麼湮久的年月，仍然在心海中留着大致的輪廓。文學的力量，雖不能排山倒海，但卻能夠刻骨銘心，這是肯定的。但『正紅旗下』未能寫完，不論是對作者、對讀者來說，都是一個無可彌補的重大損失。此書文字的鮮活明麗、素材與細節的豐富、出人意表的詼諧與幽默感，令到他的讀者感到受用無窮。真的是越讀越有味。

本書的第一章第一頁，便已顯露出作者的幽默本色，即使所敘說的事，其實是不應該太過快活的，那便是他的母親生他時曾經昏迷，也許是難產，但他却說也有可能是吸進了煤氣。爲了要解釋爲什麼會昏迷，他的姑母還和他大姐的婆婆，大大的吵了一頓呢。這兩個「姨媽姑姐」輩的人物，一個是喜怒無常，「風暴一來，她的有神的眼睛就變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氣逼人」，另一個則是「兩腮多肉，永遠陰郁地下垂，像兩個裝着甚麼毒氣的口袋似的」，都是同樣的卡通化，引人發噱。書中的卡通人物其實真多，數起來，除了老舍的父母親與大姐二姐是不大惹笑之外，其餘的角色，差不多都有其可笑又可歎的地方。根據序文所敘，才知道老舍的父親死得那般淒涼悲慘。但是作者寫他的父親時，却不帶一絲悲憤，雖然，「不管走到哪裏，它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記憶裏，勾起他的無限辛酸和義憤」。現在的『正紅旗下』，如果以長篇小說的應有長度來說，只能說是剛開了頭。倘若作者當年有幸，把小說寫下去，大概會寫到他的父親如何被八國聯軍的燒夷彈打中後，爬到一間糧店裏寂寞而痛苦地死去的情形。那時，老舍尚不足兩歲。這樣悲慘的家史，任是再詼諧不過的作家，大概也不會笑着來寫吧。或許只有這樣，此書才能取得更大的「平衡」。現存的這個版本，無論怎樣看，都覺得它太油滑。

滿清皇朝爲什麼會遭滅亡，如果任何人對這問題有所疑問，請來詳讀此書，看看那些領官餉的人是如何作爲，便可得知端倪。老舍的大姐夫是個小武官，官名是「驍騎校」，可是卻不會騎馬，這當然是個很嚴重的笑話。那麼大的一個人了，又已經娶了老婆，還在讀着一本供初學者閱讀的『六言雜字』，而且還讀得很不用心，隨拿隨丟。他有那麼多的時間供他揮霍，當然是有所用心的，否則如何去打發無聊的歲月呢？他的心思，當然是用在喫喝玩樂上。他的玩物喪志法，說是恐怖，似乎猶不足形容得盡。難得的是，他那當佐領的父親，也與他一般有着共同趣味，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父子。他們爲什麼會那麼喫得開、玩得放呢？因爲「他們爺兒倆到時候就領銀子，絡年都有老米喫」，生活的意義，「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細緻，考究，入迷」，還「幹嗎注意天有多麼高，地有多麼厚」？雖然一年到晚盡是寅喫卯糧，但他們總是喫了再說，玩了再說。「今年，他們負債超過了往年的最高記錄」，對



『正紅旗下』插圖一。



『正紅旗下』插圖二。

如何還債的事，却想也不想，「也不知由哪裏弄來一點錢，都買了鞭炮」，「兒子放單響的麻雷子，父親放雙響的二踢腳，間隔停勻，有板有眼」，「這樣放完一陣，父子相視微笑，都覺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應得四鄰的熱情誇讚」。而放鞭炮，只有過年時才能有之，至於玩鳥放鴿子，却是終年都有得玩的玩意，因此也就更加耗費了。「他的每只鴿子都值那麼一二兩銀子；『滿天飛元寶』是他愛說的一句豪邁的話。他收藏的幾件鴿鈴都是名家製作，由古玩攤子上搜集來的」，大姐夫的官餉，大概都花在這些寶貝鳥兒身上。而他的父親，會「用半年的俸祿換了一隻雪白的麻雀」。至於平日的柴米油鹽用度嘛，全是賒來的。他們那一家子，都是賒欠大王。原來那時的欠單，是把白桿子畫在大門上，像一堆堆的鷄爪，佐領這一家，在以論鷄爪之多方面，相信認了第二，也沒有人敢認第一吧。也許多數人會認為拖欠人錢，是不大光彩的事，但他們父母子三人却不這麼想，至少大姐的婆婆不會這麼想。她的丈夫與兒子「都有聰明、能力，細心，但都用在從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與刺激」，而她本身的享受與刺激，佔很大的一部份，可以說是從賒賬而得來。這個有着「脾臉為証」，證明在她家任何可喫的東西都留不下來的太太，雖「沒錢，她會以子爵女兒、佐領太太的名義去除。她不但自己愛賒，而且頗看不起不敢賒，不喜歡賒的親友」。她的想法是：「不賒東西，白作旗人」。作者本身雖是旗人，但他對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在字裏行間的諷刺入骨，實在叫人驚異萬分。這種刺諷自己的文字，其實不能看作是「家醜外揚」。陳紀滢認為「老舍的胸中是自有丘壑，別有其獨特的天地」，「在他的世界中是美好而無瑕疵的」，他「寫作的動機，是對人生含有深摯的熱愛，希望社會生活能逐步改善，不是革命式的」。我們讀這個作家的作品時，大概都會同意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話。『正紅旗下』中最「可惡」的人物，我想，是那個渾名「眼睛多」仗着洋牧師的「庇蔭」而白喫白鳴的多老大。但作者對他的一切描寫，是嘲弄多過鞭撻，並沒有惡之便欲其死。有很多作家總愛把那句甚麼「文學作品是激勵人心向上向善」掛在口上，可是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却是目露兇光，口中噴火，彷彿他們自己才是正義的化身。如果你有胃口翻看這些人的東西，回來再讀「胸中自有丘壑」的著作，便會驚覺，此種「溫柔敦厚」情操的可貴。

旗人的祖先是遊牧民族，是驍勇善戰的滿人，但是入關後，兩百多年的舒服生活，却把甚麼凌霄鬥志都消磨殆盡了。根據此書的描寫，他們比千百年來深受禮教薰陶的漢人，更加

講究禮節，也更加愛擺不必要的面子，也更加腐化與僵化。先舉一個例子，便是婦女們極講規矩。像作者已經出嫁的大姐，「在長輩面前，一站就是幾個鐘頭」，站得太多太久，「她的腿經常浮腫着」，「而且笑容始終不懈地擺在臉上」，還要服侍茶水，還要點火遞烟，還「須精心選擇最簡單而恰當的字眼，在最合適的間隙，像舞台上的鑼鼓點兒似的那麼準確，說那麼一兩小句，使老太太們高興，從而談得更加活躍」。

這種生活藝術的日常實踐，原來還是另有作用的：那便是拿到較大的場合去，如滿月、做壽，與婚喪大典，「都是這種藝術的表演競賽大會」。婦女們在這此種場合，「就必須出奇制勝，各顯其能，用各種筆法，旁敲側擊，打敗對手，傳為美談」。對繁瑣禮節迷信般的重視，「非應酬不可的應酬」，不只往往令到辦婚喪大事的人家傾家蕩產，就連親友也要捨命陪君子。老舍的母親在親友眼中是個「全口人」（即是丈夫兒女一家齊全的「有福氣」婦女），因此常常被人請去做娶親太太或送親太太。但老舍的父親只是個月薪三兩銀子的馬甲（騎兵），要養妻活兒都已經不夠，哪裏還有餘錢來作這些額外的開支呢。他的妻子能洗能作，又能喫苦耐勞，本來是可以替人做工以幫補家用的，豈知作者的姑母是個既驕傲又愛面子的女人，她對「賣力」的事，大力反對。她的大道理是：「婦女賣力給人家做活、洗衣裳，是最不體面的事！『你們要是那麼幹，還跟三河縣的老媽子有甚麼分別呢？』」就是這種富講究，窮也講究的觀念，造成大多數的旗人寧願游手好閒，東除西除，等着補缺領官餉，也不願去替人打工或學門手藝來傍身。因此，老舍的二表哥福海是個曾經拜過師的油漆匠，便被認為是「驚人之筆」，所以只能算是半個或三份之一個旗人，是讓其他全個都是旗人的旗人給看不起的。作為一個「完整」的旗人，是「不准隨便離開本旗，隨便出京」，雖然可以學手藝，「可是難免受人家的輕視」。他唯一可做的，是「去當兵，騎馬射箭，保衛大清皇朝」。但是僧多粥少，連作者的姑母，一位寡婦，都在喫着前人的「錢糧」（退休金），還有甚麼空缺留給越來越多的旗人人口呢。這種死板的制度，「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更嚴重的，是「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福海二哥空有一身好本領，「而補不上缺，小羅鍋與小瘸子肯花錢運動，就能通過槍手而當兵喫餉」。像這樣的老弱殘兵，其實不必等到八國聯軍來攻打，本身就會自我滅亡。旗人雖然自視甚高，以為是最會創制規矩也是最講究禮節的民族，但是兩百多年來的淫逸生活，不但把鬥志磨盡，同時也因積弱太久，坐喫山空，「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來越狂妄，看不起皇帝與旗兵，連油鹽店的山東人和錢舖的山西人也對旗籍主顧們越來越不客氣了」。

有自尊心的旗人已經驚覺到這種改變，所以他們加入「義和團」，或入了「理門」（入會者禁烟酒，供奉觀音像），前者是王掌櫃的兒子王十成（其實他是漢人），而後者，便是福海二哥了。但他到底是個旗兵，是個領官餉的公務員，即使對那種僵化又腐化的制度有所不滿，說到造反，其實是不夠徹底的。試看王十成向他表白了「把洋人全趕走」的意願，他是顯得何等惶惑不安：「他又坐在石頭上。越想，越不對，越怕；頭上又出了汗。不管怎樣，一個旗兵不該支持造反的人！他覺得自己一點也不精明，作了極大的錯事！假若十成被捉住，供出他來，他怎麼辦？不殺頭，也得剷除旗籍，發到新疆或雲南去」。連多才多藝性格一向開朗活潑得人喜愛的福海二哥，一聽到造反便害怕成這個樣子，更何況是那些向來戶位素餐的官僚如雲翁與正翁諸人呢。他們反對「變法」，也就是害怕改革的心理，竟是因為現有的制度，可以讓他們不費絲毫氣力，便可以穿的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炒點腰花，來個木樨肉下飯，天天買點嫩羊肉，喂喂藍靛頰兒。這些，都是生活的意義，是絕對「應該！應該！」的。至於年輕的官僚，如不會騎馬的驍騎校，他的生活內容，也跟年老的官僚並無兩樣：過一個新年，「從初一到十九，他忙得幾乎沒法兒形容」。究竟在忙些甚麼呢？原來「他逛遍了所有的廟會」，因為出手寬綽，還得到財神爺的封號，「到財神廟借了元寶」，「在白雲觀，他用銅錢打了橋洞裏坐着的老道」，「在廣甸，他買了風箏與大串的山裏紅」，然後他看了三晚的花燈與烟花，才把一個年過完。作者寫可愛可親的福海二哥對義和團的反應，或嫌過火，但却更能顯示出人性來。否則，這個人物太完美了，彷彿不是真的。其實，書中的好些人物，雖像是已經誇張了的卡通化人物，都是甚具有人性的。「眼睛多」雖然夠心眼壞，夠不要臉，可是也一樣有着屬於統治民族的優越感，他說：「上帝創造了北京人，北京的旗人創造了一切規矩」。作為三品官的雲亭大舅，豈不是比「眼睛多」更有資格保持

優越感嗎，還不是「聽到這件事裏牽涉着洋人」，便「趕緊搖了搖頭」。

老舍筆下的人物，神態活現，人物的口吻都能合乎身份，因此給人的印象深刻，此點亦早有公認。他的文字色彩之豐富，叫讀者目不暇給之餘其實也是很驚人的。他形容「眼睛多」的眉眼口鼻都擠到一塊兒去，「像個多褶兒的燒賣」，便既形象化又傳神。他敘述自己如何入了洋教的那一段自白，語言便十分鮮活。作者描寫一個不知人間痛苦的貴介公子，身上樣樣穿扮都發着光的那一段文字，新鮮有趣味，而且也借此顯示旗人只重形式不重內涵的無聊生活，用心可謂良苦。

描寫北國的春秋季節遞變，色彩鮮明，文字豐富且十分形象化，令人有如見如聞的感受。在彼方，春風不是溫暖的，而是括起滿天的風沙，吹得鬼哭神號，「半空中，黑黃上下，漸漸混合，結成一片深灰的沙霧，遮住陽光。太陽所在的地方，黃中透出紅來，像凝固了的血塊」。這種意象鮮活的文字，只讀過一遍，便難以忘懷。而本應肅殺的秋季，反而比春天更加和靄可親：「風不多，也不大，而且暖中透涼，使人覺得爽快。……皇宮上面的琉璃瓦，白塔的金頂，在晴美的陽光下閃閃發光」。

作者記述他自己出世三天後的「洗三」儀式與宴會，新鮮、生動、好看又好笑，令握卷的人感到受用無窮。最饒有趣味的，是執行「洗三」儀式的白姥姥的祝詞：「先洗頭，作王侯；後洗腰，一輩倒比一輩高；洗洗蛋，作知縣；洗洗溝，作知州」。待洗乾淨了，白姥姥「選用一塊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我就在這時節哭了起來；誤投誤撞，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任何讀者讀到這裏時，大概都會有命運弄人的感慨吧。老舍不足二歲便喪父，自己後來雖成了一代文學名家，作品影響了不知多少同時代與後代的作家與讀者，但却不得善終，死後連屍骨更找不到，這「大吉之兆」究竟是從何說起？如果不是寫作時受到不斷的干擾，如果沒有那場生靈塗炭的浩劫，『正紅旗下』得以順利完成，它是絕對不止於目前這個僅屬於一個長篇小說的楔子階段。從它現有的內容描寫，我們至少知道，這是本一個重要作家，以自傳體的方式描寫一個大時代變革的經典小說。

*『正紅旗下』，分十一章，約九萬七千字，「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六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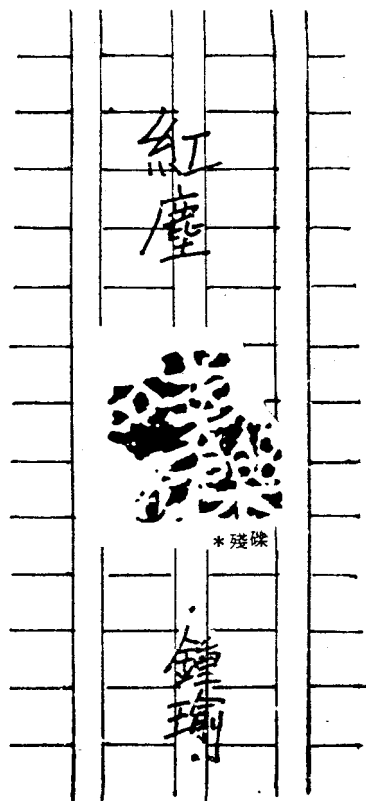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的老舍。

駁全家福：
 卷笑媽隨女扯書一家三口樂安居，濟南
 山水充名士 籃裡貓球盆裡魚。
 舍予。廿三年夏。



老舍的全家福及親筆題詩。



「誰能說呢？你看——」張權用手指戟向那匍匐在崖壁下，有些損手，有些折足的俘虜群。他們瞪着無望的眼神，望向天際上的直升機。也望向那一輛一輛，即行開去的軍車。張權頓了一刻，續說：「他們不是同我們一起來的嗎？可是，他們却要留下來了！」

「嗯。說的也是一——」印度人摸搓一下臉上的塵埃說。

「但願。大家都平安無故吧！」張權兀自用中國話說。

印度人噓吟了一聲，很不瞭解的對他瞅望了一眼。

軍車又駛出一輛之後，張權等人，忽然聽到駕駛室內，傳來一陣日兵的嘖咕聲。他稍為側耳，才聽到日兵在嚷說，車油箱出了毛病，要命令工兵即行修理等。一陣雜沓的喧鬧，自四周洋溢起來。張權也看到，那日本下士，也正在向幾個工兵下着命令。這時，遠處也走來幾個工兵忙碌着。

「甚麼事哦。是派口糧嗎？」印度人伸舌舔唇說。

「是嗎，是嗎？是派口糧嗎？」車內有個中國人，瞪着飢餓的眼睛。尋求答案似的，四處流盼着。

「呵。我餓壞了！」不知是誰在吟聲說。

一個擤着鼻涕的中國人說：「幸好，我今天早上，在野樹林，摘吃了幾塊水果！」他擤鼻的聲音，使旁人發厭。

「說真的。總應該讓我們，有一頓半頓飯吧！」一個瘦削的馬來人說。他旁邊有個同籍的，在打呼嚕作態。

「我已經餓了一天一夜了。呵！——」幾乎在同時，有幾個人在同聲的怨訴。

「你怎麼，不餓嗎？」印度人一邊揩拭臉上的塵埃。一邊問張權。他發現後者，似乎對周遭的叫喊無動於衷。

「當然餓。只是方才我在雜樹林裡，痛嚼了幾塊水果！」張權仰頭，看着兩只直升機，像大鵬展翅似的，徐徐向山坳裡落下來。聲音轟然，把他對印度人說的話，掩沒過半。

「你還是幸運的。中國人。」印度人望向又一輛軍車向山下滑去。又見到，幾個日兵，在手提機器工具，忙着修理着車頭的機件。那個日本下士，站在一旁監督着。

「直升機。你看！」張權瞅望着，那二只嘎嘎作響的直升機，採取一個迴旋式的美姿，在山丘的前面，一塊平整的草坪上降下來。兩支機翼，在陽光普照的晴空裡盤轉，激的四周的樹樞和葉叢，在岑寂的山坳裡，嘩啦作響。

直升機終於停止了蝸旋器，四周又瞬間，恢復了只有軍車的引擎撲撲響。人們的視線，正向直升機處瞭望時，只見機艙處陡然洞開。一個日兵領頭，向機艙外走來。他踢着規則的步態，往機艙外不遠處站立。隨着他之後，另一只直升機，也洞開了艙門。一個同樣姿勢和步態的日兵，也採取同樣的站姿，企立在機艙外不遠處。

這陣仗，看起來很不平常。因兩個外立的口兵，手上提捻提着輕型的機艙，作着威嚴和無比警惕的神情。

張權正屏氣，向機艙處望去時，耳邊却聽到，印度人趨近向他發問道：「那會是甚麼？兩只直升機——」張權除了聽到他的問話，也感到印度人的口腥，陣陣的撲向他的鼻腔。他只是略有煩躁的，側側腦勺說：「誰知道呢——」他的話未完，却聽到印度人，帶點驚訝的說道：「看。看。那是一群中國人——」他隨着語聲，並不住的用手指戳戳着。

張權這時候，也清楚的看到。在那兩個日兵的齊喝下，機艙的幽黯處，兀的浮出一群人影來。每只機艙各走出五個男女。他們盡是中國人。他們一臉上都是赤褐的泥巴和油垢。身上穿著深灰色的森林作戰裝，腳踏薄軟的平底膠鞋。各人的表情，都在肅穆中浮着霜白。一個女的，甚至胳膊上環着黑

色孝帶。她在岸然的神態中，仍帶幾分秀色。其餘的人，都一式的繃緊着臉，向草坪的中央站立下來。

直升機前後，這時也走落十下七八個日兵。各人手裡都提着上膛的輕型機鎗。他們臉上，紅彤彤的顯出殺氣。各人穿著都是規範的森林戰鬥裝束。每一個日兵，在腰間都綴滿手榴彈和短刀。有三兩個，甚至背脊上揹着簡單的行囊。在他們齊齊走落草坪之後，山坳裡的日兵群，也相繼攜近直升機旁。為首的，是那個青年俊秀的日本少尉。

一個甫自直升機駕駛室，躬身出來的日兵，上前向少尉作一舉手禮。並亢聲的報告說：「陸戰隊山田上士，向少尉報告！」他精力充沛的，使揚起的手勢，也颯颯生風。

「好。辛苦你們了！」少尉自軍帽的邊沿，打量了眼前這個威武有力的日本上士，心田裡不由的欽佩起來，說：「你們的功勞，果真不小！這批抗日地下軍——」

「少尉。他們的正確名稱是；抗日游擊隊！」上士很謹慎並固執的糾正說。他說完，也不迭的行了舉手禮。

「哦。那竟有分別呵！——」少尉強擠出笑容。掩飾着內心的不快。他這時候，也順勢溜望這批男女。很感詫異的說：「竟然一下子剿捕了十個人，還有兩個女的。嘖嘖！——」他褒獎似的，對上士及其他森林作戰的日兵，用長官慰撫下屬似的語氣說着。衆日兵臉上泛着倨傲的神色。

「報告少尉。這批人只是一部份。一部份游擊隊逃逸，或者被擊斃。我們發現了約莫三十具遺骸！」上士很感自豪的匯報着。旁邊持鎗的日兵。也得意地勒動唇角。

「規模不小哦，這些——抗日游擊隊！」少尉領首說，並關切的問道：「有軍用資料發現嗎？那很重要。」

「真可惜。少尉。他們都及時把寨地地裡的資料，——我指文件等，都及時的焚毀了。我們都搶救不及——」上士說着，兩頰的肌肉收縮，似乎有點傷感和內疚的模樣。

「哦。是這樣嗎！」少尉稍為用手托高軍帽。陽光曬亮他一臉滑嫩的皮膚。如果他放下軍裝，想必是一個風度翩翩的洋場大少。他半自語着，用眼綫瞄掠了一下，那十個昂立在草坪央的中國男女。他特別注意到那個臂纏黑帶的女子。她那英颯的臉孔，在陽光下顯的傲岸和明麗。

「報告少尉。我們却搜到一批彈藥和鎗械。他們的配備完全機動化。有三輛小型的吉普車、發訊機、登陸艇、及地雷偵察器。也有大量的乾糧和醫藥設備——」上士一連迭作着報告。少尉對他那種

軍人氣質，很感興趣的就望着。他一邊領首，一邊勉強露出欣然的笑意。

「少尉。我們在山上駐有一小連的隊伍。對抗日份子，陸續進行清剿工作。務必要把他們，從根消滅起不可。」上士那種稍嫌過火的軍人熱忱，使少尉有點難受的收縮着臉龐。在旁人看來，他是威嚴和莊肅。他自己却知道，他內心有種抽痛的感覺。他知道，做為一個軍人，他對敵人不夠狠辣。他實在有愧於，自己是一個皇軍！想着，他微然的噓了口氣，對上士說道：「你們幹的很好。大日本皇軍似你們為榮。上士。」

「謝謝少尉。為大東亞聖戰而努力，是我們皇軍的榮耀和責任！」上士說着，激動的舉手行了禮。

「哦。好，你叫山田上士，對嗎？」少尉補充的問道。

「山田太郎上士。少尉。」上士的語氣很感自豪。

「好。我會記的你。山田太郎上士。」少尉稍為和緩了情緒，對他說着。山田上士只是輕吟似的說句「謝謝」。他站立的姿態，仍然毫無改變的十足軍人式。

少尉轉身，望向那批在陽光下，每人脖子上都有點緋紅的游擊隊員。他向山田上士作着詢問說：「他們的領袖，是其中之一嗎，山田上士？」他雖然問着，却沒有等待上士的答覆，逕自移步，向那臂環黑紗的女子走去。他憑一種莫名的直覺，覺的這個女子，極不尋常。她那一種高揚的領袖氣質，却不是同批男女間所有的。她那種不言而威的氣度，使少尉着意的走近她。並對她就望着。

「看來，是她！」少尉回頭向上士就望一眼。後者扯動着嘴角的癡笑。一句話都不說，只是微微領首表示同意。

「妳是，他們的，領袖？」少尉走的更近，和女子相距只有三尺遠。用半生澀、但極清楚的中國話對她問道。

女子約莫廿五六歲間。髮額處披着淺薄的劉海。她繃緊着的唇皮，和她那雙銷的眉梢，無不表露出她內心的憤怒與仇恨。她火鐵似的眼瞳，牢牢地佇望着，在遠遠的白雲青山間。在那裡，有一群山鳥，在雲霧裡自由翱翔。

「果然是妳。中國女子，大大的好！」少尉對她訂望着說。旁邊的日兵，以為這是一句淫諛的笑話。人人彼此瞪望，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一個中國女子，做一個游擊隊的領袖。這決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少尉把眼光佇望在她的臉龐上。用一半揶揄，一半褒賞的語氣說着。女子仍然對他正眼不瞧的，矜靜的眺望着遠方。其他的

游擊隊員，也無動於衷似的昂立着。

「作爲一個軍人。我很欽佩你們的勇氣和胆識。你們，爲你們的理想而戰。這是你們的聖職和高貴處。但是——」少尉的中國話越說越流利。反倒是旁邊的日兵，他們所識的中國話有限。是以只能兀立一旁瞪眼睛。上士雖然一臉險惡的神色，但他也聽不清少尉的話。只是有點疑惑的皺眉頭。

少尉好像故意似的，回身對日兵們顧盼一眼。他那種表情，有點剛愎自用，使直升機下來的所有日兵，都微有不快地歪撇着嘴角。少尉這時候，才回頭望向女子，用肯定的語氣對她說：「不幸的很。中國女子，這是一場戰爭！這場戰爭的結果是，妳，和妳的下屬，都變成了俘虜。大日本皇軍轄下的俘虜！」他說到最後，語氣也嚴峻了起來。

女子只是深重的作了一個呼吸，並稍爲搖動了一下眉梢。她明顯的，不打算說話地緊扣着唇皮。其他的中國人，也像木塑似的，用岑定的眼光，望着遙遠那無盡的雲海。

「嗯。很好。你們都很勇敢，很有犧牲精神。呃？」少尉這次，用銳利的眼光，向其他男女掠望了一瞬。他最後，悶「哼」了一聲，才聲領袖似的女子說：「我們用國際戰爭法對待你們。你們，十個中國人，都是大日本皇軍麾下的俘虜。我們給你們選擇。如果，你們願意和大日本皇軍合作，供出你們軍隊行旅的機密。把你們所知的，完全奉獻給皇軍。皇軍就按最優渥的禮遇，給你們種種的方便和照顧。直到戰爭結束之後，和你方交換俘虜時，把你們遣返原籍爲止。——」少尉一迭的議架着。他的話，彷彿連日本上士也聽懂了。只見到他綻出笑意，眼中露出欣然的喜色。少尉也感到愜意的，不住地聳動着眉梢。

草坪上的男女，仍然紋風不動的，昂立在那裡。那女領袖的，這時候，不知何故，眼睛向少尉流轉了一下。她收緊的眉峰，也稍爲的鬆馳了下來。她微幽地吐了一口氣。

「妳有話要說，中國女子？」少尉有點欣喜的，對她垂問着。旁邊的日兵，也警覺地剔眉，瞪望着女子。

「是的。我有話要說，不只是對你。是對所有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閥說——」女子開腔說話了。語勢却銳利的，使所有日兵怦然變色。少尉和上士，二人特別震駭的，彼此相視一瞬。還是上士先憤怒的說：「殺了她。這可惡的中國女子！」少尉只是擺擺手，用噴火似的眼睛，訂望着女子說：「根據國際戰爭法。俘虜對戰勝軍有所違忤。勝方有權量刑判理——」他一邊說，一邊透出陰側的笑容。

「如果我們怕死，就不會投戎殺敵。要殺絕你們這批侵略者。殺絕你們這批，窮凶極惡的法西斯

軍佬！」女子兀地喊說起來。她揚起的手臂，那晶亮的黑紗，竟然使人有一種刺目和不快的感覺。她罵的中國話，使大多數不諳中國話的日兵，也略知她的話意是什麼。各人都本然的覆按着腰脅的軍械。有一日兵，恨的牙齦咬的嘎嘎響。

「哼。勇敢的中國女子！」上士也沒等少尉說話，逕自嚙咕地說。他那野獸似的眼光，在女子身上游走。其他的中國人也額凸青筋的板着臉。另一個女子，臉上略有汗斑的，在哆嗦着唇。把要罵出的話，強制地吞回喉嚨裡。

「好。大大的好。中國女子，不虧是領袖的典範！——」少尉一臉譏諷的說。說完，回身對上士，用日本話問：「這個中國女子。他們掌握到什麼資料？」

「少尉。她是一個極其凶悍的抗日份子。我們犧牲了四個戰士，才把她制服！」上士極力壓低着聲氣說。

「這點，我早已看的出來。我要知道她的背景！」少尉不住頷首。並對女子瞷望一眼，繼續對上士詢問。

「少尉呵。據說，她的父母姐弟，全被皇軍殺戮了！——」上士稍有疑難地，收縮着眉峰，說：「自然。戰爭時期，難免會傷及無辜。這個女子，正因爲痛恨我大日本皇軍。對我軍傷殘的十分厲害。據她說，她要報國仇家恨！」上士說着，不知甚地，竟然有點顫悸的，臉肌跳動。

「呵。要報國仇家恨哩！」少尉正要提聲說話，却被稍遠處的軍車，在開動機器時，發出的聲響懾住了。——他正欲再提聲說話，那軍車的聲浪，又兜頭似的湧下來。聲音震的人人咬牙。少尉有點氣惱的，惡狠狠睨望軍車處一眼。只見那裡升起一重清淡的瘴氣。軍車輕輕移了幾步，旋又停佇下來。車廂內的俘虜們，人人都投注目光在草坪上。這一批中國游擊隊員，很令他們注意的，各人都對他們懷有無言的關切。——少尉對着這番情景，又惱又恨地，用軍靴在鬆軟的草架上蹬踏着。

軍車這時候，只開剩了這一輛。車上的張槽，和其他人一樣，暫時拋却了飢餓的痛苦。一雙雙眼睛，專注在草坪上的中國男女上。那印度人對身畔的馬來人說：「那是抗日英雄。他們都視死如歸的——」他的話未完，另外已有人打岔說：「怎麼會有女的哦。他們真不怕死！」接着又是雜沓的議論聲。軍車前，日兵正在忙於修葺機器。那叫高橋的上士，也在淌汗的指揮着日兵搶修機器。

張槽僵在車廂的外沿。正好把眼前的景緻，觀覽的極其清晰。他仔細的審望，草坪上的男女游擊隊員。他把每個人都就望了片刻，才發現這些人，平均不過廿五六開外。每個人都有一副清亮無瑕的

臉孔。各人都是濃眉之外，嵌着一雙火焰似的眼睛。他們即使被俘之後，也流露出高揚的鬥志。他們那一副慷慨從容的模樣，真的使旁觀的人，除了佩服之外，就是無由的景仰。那兩個女的，那個臂纏黑紗的，仍然凜然的憫視一切。那臉有汗斑的女子，這時候才兩眼紅晃的，正視着眼前這批趾高氣揚的日本侵略者。

張權幽幽地吐了一絲涼氣，對身畔的印度人，無意識地眺望了一眼。那印度人，明顯的是一個喋喋不休的人。他對張權謹慎的問道：「我不懂你們的中國規矩。那個一臉正氣的女子，爲甚麼臂膀上，纏了一圈黑紗。呢？」

「那是掛孝。中國人對故世的親人，表示衷心的悼念！」張權說着，也特別對那女子留意起來。只見她和日本少尉在說着話。女的激動的擺動腦勺，日本少尉則臉如鉛色。二人的說話聽不清。但可以聯想到那是一場敵我的鬥爭。

軍車這時候，已緩緩地移動起來。一個日兵帶頭，振臂的歡呼了一聲。其他的日兵，也在車頂車底處，喃喃的發出驚嘆號。車機件在各人搶修下，已恢復常態的，發出均勻的轉動聲。連本是皺緊着眉眼的高橋上士，也豎起姆指，連迭的讚說：「好哇，好哇！車子可以上路了！」

「嗚啦，好！」在車機嘩然聲中，有日兵在喊。

「報告軍長。機器已經修妥。請發出指令。」戴眼鏡的日兵，向高橋上士行禮，並愉快地作着請示。

「好。快準備登程。我們已經落在車隊之後了！」高橋上士，站立在車頭前，移了一下腳步，望向蜿蜒如蛇的山路。

「他們已經開出了整三小時。我們無論如何，已趕不上他們了。軍長。」塌鼻子的日兵，揩拭着臉上的汗珠說。

「是呵。是絕對趕不上了。軍長。」另一日兵說。

高橋上士自遼遠的山景上，收回眼綫。對日兵領首說：「我們不一定要追隨車隊。我們，或許可以找尋，另一條便捷的短路。及時的趕上目的地。」說完，他早有準備似的，自衣袋裡掏出一卷地圖。細意地攤開，並指戳着上面的路綫說：「從這裡北行，過兩道大河，越過一嶺大平原。我們仍然可以，和他們同一時候，抵達目的地！」

「呵。軍長。這裡部份是荒蕪的野路。我們，有把握順利通行嗎？」戴眼鏡兼有點斯文的日兵說。

「自然。我熟悉這戰區的地理。我在軍輔學校，唸的正是這個——」高橋上士，帶着自矜和自信

的神情說着。

「原來軍長，是地理專家哦！」塌鼻子的日兵，奉迎着說。他一邊，也揮手向駕駛的日兵示意。軍車已巍顛地轉動身軀，在山坳的泥巴地上，正在作圈環式的試行。車子在泥窪上顛簸，震的全車人，牙齦發軟的迸出怨聲。

張權在車廂內，和其他人一樣，飽受着精神和肉體上的困擾。人等都在怨氣中，呻吟飢餓和痛苦。不知是誰，在壓低着聲氣說：「他媽的。我餓到快要把日本鬼子宰了吃！」他的話，引起車上各人，含糊不清的反應。

這時候的張權，強嚥了一下涎沫，才注意到，崖壁下的那群俘虜，正被一個日兵指示着，數人合力，把那早已僵死了的印度人，草草地摘來一片樹葉，在崖壁下靠近毛棚處，簡單地掩埋了。那印度死者的手，仍是僵硬地伸出葉叢外來。在山風的微送下，手臂像仍鮮活的搖晃着。——所有負傷並不良於行的俘虜，人人用哀哉的目光，眺望向山坳上的軍車。軍車游動時，他們的眼珠，也隨着軍車的方向而轉動。有人却望向那批中國游擊隊。他們已感到氣氛越來越不對。一種莫名的緊張，在日兵和中國男子之間，溢揚開來。日兵少尉的喝罵聲，不絕如縷的，在崖壁和樹障間，起着迴響。人人聽到少尉，高亢地發着命令：「把她的黑臂紗剝下來。快！——」他的語音未了，只聽到女的，正在激昂地對日兵憤斥着。全場一時間，被一重山壁擊回來的風勢，吹的樹葉嘩啦響，塵土飛揚。人衆一時蔽了視綫。也不知道眼前發生了什麼事。人人只聽到，日兵雜沓的軍靴聲，伴着少尉上士等的叫罵，在衆人本已繃緊的神經梢上，更重的拽的更嚴。各人一如張權般，不覺地仰長脖子。用專注的視覺和聽覺，對眼前這一幕，無疑使人震慄的景象，投以萬二分的注意。

張權在車勢顛盪中，不自覺的站立起來。他正欲從軍車高處，仰脖向游擊隊員和日兵的方向望去。這一瞬間，軍車陷在一個微凹的窟窿裡。他一時抵受不住顛動，身子一浮，腳下一個踉蹌，整個人往車廂的外沿翻去。他只感到頭腦裡迸發金光，眼前昏花，身子像墜入雲絮裡的虛浮。人一直向無盡的空際飄去。他張喉欲喊，但很快地，他的喉嚨被梗塞了。他感到自己的呼吸，竟有點困難地，使自己的鼻囊發痛。他極力地嘶喊一聲，却感到頭骨被硬物重重地戳了一記。他嘶喊猶未盡，人已陷在昏迷中了。——

這軍車一直在山坳的彎路上疾馳。全車人在篷幕上罩下來的熱浪裡，苦苦地呻吟着。人人手裡，這時候，竟意外地，抓住了一塊乾痛的麵包。大多數人，都在猛扯喉嚨咀嚼着。部份人，像是抓着一

塊珍寶似的，用呆滯和失神的眼光，對那塊已沾滿汗油的麵包，投以萬分的珍愛。

車子越過了一條小河灘。檔風玻璃上，沾着顆顆的水珠。在陽光的晃照下，竟閃爍出像鑽石般的光華。

「總算給這些俘虜，弄來了一點口糧。他們也快餓暈了！」在駕駛室內，兩手抱胸的高橋上士說。他身旁，除了駕駛員外，就是戴眼鏡、塌鼻子的日兵。另外一個唇上留着短鬚的日兵。他正在翻閱着手上的一冊地圖，並套上耳機，不時調撥電訊機的頻率。也不時無原無故的蹙眉和撇嘴。

「對這些俘虜，實在也不必太仁慈。軍長。」戴着眼鏡的日兵說。並提着水壺，往那乾乾瘦瘦的唇皮裡灌飲。

「是呵。軍長。你看到咯，剛才那個女游擊隊長。她是多麼狠辣，一下子奪了鎗，連迭的殺害了四個大和軍人！」塌鼻子的日兵，在敘述剛才的一幕。說時，猶有餘悸似的，頻頻用手搓弄脖子上的汗。可是汗液仍是涇涇地流溢。

「真可怕。只不過要強暴她，就被她連發數鎗，把上士和三個日兵都打死了。少尉也負了損傷，這種支那女人，真不是好惹的！——」駕駛中的日兵，把持着方向盤，自言自語的說着。他的話，竟引致幾個日兵，一時岑靜了起來。

「噓。天氣真熱！」套着耳機的日兵，兀地嘆氣說。

各人還是沉默的，觀看着前面的山景。在皚皚雲氣之下，那宛似罩上藍光的山巒，在無垠的天際飄浮着。望着這岑靜的山野，實在很難使人想象，這竟是一場殘酷無比的戰爭歲月。有誰想到，在這如仙如幻的山穹下，竟揚溢着幾許的煙硝，和流淌着幾許的鮮血！

高橋上士就望着遠山的景緻，內心不禁有點感慨地，微然的嘆了口氣。他哦吟了半響才說：「那個中國女子，雖然是游擊隊長。我們，其實是不應該這樣對待她的！」他的話，引起其他的四個日兵，對他投以詫異的一瞥。

「當然。一個大日本皇軍，是不應該對敵人，懷有同情是不是？」高橋上士帶點自嘲的語氣，緩和了駕駛室內的尷尬。他滿有意味的歐望各人一眼，四個日兵緘默不言。

「譬如，剛才你就說，我不應該對俘虜太仁慈。給他們麵包。甚至，昨天夜裡，還準備他們清水！——」高橋上士望向山路上，竟出現幾許英軍撤退時，惶惶中留下的戰車，和已漫上水漬的戰壕。戰車彈孔彙彙的仰翻在地。

戴眼鏡的日兵，很不自在的托托鏡框，用不安的語氣說：「軍長。我沒有責怪你的意思。也許，

你是對的哦——」他的話，引致旁邊的日兵，也微微的領首。但他們並沒開腔。

「我瞭解你們的心情。」高橋上士苦澀地說，「我很瞭解中國人。他們絕大多數，都講求氣節，寧死不屈。這是他們的民族性。可是——」他頓了半響，才透了口氣說，「像剛才那樣。只有逼她自毀。中國女子，尤其是投軍從戎的，你不能逼她們。一逼，她們會遠走極端！」

「想起我就怕。那位皇軍，正想剝落她的衣服施暴。却被她閃電似的手勢，奪去了腰背的短鎗。只是一瞬間的功夫。隨着她一句叫嘯，三個日兵，都被她胸膛上擊了一着，登時血花四濺身亡。上士也死的慘，他臨死好像在叫罵什麼？——」塌鼻子的日兵，揉搓額角，似乎在追憶着說。

「那女子在他的喉嚨裡開了一鎗。那是什麼意思？」戴眼鏡的日兵問道，旋又自答似的說：「那是要他住口的意思。真不簡單，這個中國女子！」他的話語竟含着褒賞之意。

「可是。她自己也跳崖了——」那操縱電訊機的日兵，終於開腔說話了。電訊機這時候，傳來繼續不穩的吱嘎聲。

「那真可怕。一個美麗的女子。聳身一跳，往深凹十丈的野崖躍下。她幼嫩的頭壳，衝擊在嶙峋的焦石上。登時鮮血和腦漿四濺。唬的皇軍，一個也不敢上前細看——」那塌鼻子的日兵，在喋喋不休的說着。旁邊操持電訊機的日兵，對他揮揮手，示意他停止說話。電訊機這時，高低起伏的傳來訊號。日兵在喃喃地搖動嘴唇。那形狀，明顯地是在作着迅速的翻譯。身畔的高橋上士，這時候不免對他投以詢問的眼光。前者稍歇之後，說：「軍長。前面的車隊表示。他們在經過一道廢橋時，由於經不起重壓，一輛軍車已墮入深湖中。另一輪不及過橋的，目前正向來路駛回。已過橋的車隊，繼續向目的地駛往。他對我們指示，務必要另覓路徑，向目的地駛行！」電訊員是一個經驗老到的日兵。他一字不苟的，快捷的把訊號譯成語文。

「呵。那真想不到。我們本來是要抄捷徑，另尋便路的！」高橋上士一邊說，順便向攤在膝蓋上的地圖，瞄望一眼。

「要不要發出訊號，向那輛回駛的軍車，指示路綫。軍長。」日兵操作電訊機。一邊向高橋上士請示說。

「他們能收到嗎？我們並沒有他們的電訊頻率！」高橋上士疑惑的說。他抬眼，見到晴空上有一群驚鷹在盤旋。

「可以試試看。軍長。」日兵說完，即動手調撥電訊機。

軍車這時候，已沿着一條河床，向古木參天的

山坳裡駛行。陽光晒在滔滔如流的水花裡，引起一重激盪不絕的光帶。

「沒有回應。軍長。」操持着電訊機的日兵，失望地說。

「那麼。就讓他們自己，選擇去路吧！」高橋上士皺着眉，望着電訊機閃耀不定的燈火說。

「只好如此了。軍長。」日兵把耳機擱下說。

「是什麼時候了。呵——」高橋上士自語的說。隨手翻轉腕錶，說：「已經是過午了！」他又眺望了一下天上的太陽。在浮晃不定的雲塊裡，陽光像金鑽似的吐露光華。

「要不要，喝點水。軍長。」戴眼鏡的日兵，好意地將一個水壺遞給高橋上士。後者接過，感激地閃耀了一下眼光，對他說：「後面那個中國人，張權。他需要一點水！」說完，他扭脖往車背上的小窗佇望，只見到，那數十副面容憔悴的臉孔，在作着無奈和焦慮的表情。在車末端處，幾個中國人和印度人，正在照料着，半歪輪着身子的張權。張權好像已告甦醒似的，在疲弱地張開口腔呼吸。

「這個中國人。好像特別關心那批游擊隊，才自車輛上翻下來的。」駕駛員日兵，好像很瞭解似地述說着。

「的確是這樣。在皇軍和那女子，發生衝突前一瞬，他就從軍車上翻落下來。還好，他沒有死，只是昏眩過去。讓自己錯過了，那緊張而血腥的一幕！」高橋上士吮着水壺裡的水，一邊舔舔嘴唇，很感愜意的說。

「官長。你好像很看的起他。這個中國人，真的那麼重要嗎？」戴眼鏡的日兵，把眼鏡剝下來，用凸兀的眼珠望向高橋上士。他的表情，明顯的表示他略有不服。

「嗯。」高橋上士把水壺遞還給他，說：「這個中國人，蘊藏很深。實在不能把他視作普通俘虜。他對大日本皇軍，有說不盡的利用價值。我們有必要，給他一點特殊的照顧！」他的話，顯然使四個日兵不安地，把各自的眉綫，一忽兒的收攏起來。

「你們，可曾給過他一點水。呃？」高橋上士打破岑默似的，提醒着說。他的眼光，不期的落在戴眼鏡的日兵身上。

「給過了。軍長。我另外給了他一塊麵包，和一瓶敷傷的葯油！」戴眼鏡的日兵，小心地回答說。

「嗯。我們以後，會好好的利用這個人！」高橋上士自語似的說。他同時，問向那個塌鼻子的日兵：「你注意到沒有。剛才女游擊隊長發鎗時，她最後一鎗，好像是射向炮車上的日本國旗。只是忙亂了視線，她才射傷站在丈遠外的少尉的。你注意

到嗎？」他問的極為細緻，使駕駛室內的日兵，很感他的眼光獨到。人人都欽佩地，對他投以一瞥。

「我相信是這樣。軍長。」塌鼻子的日兵，揩拭了一下鼻準下的汗液說，「她的鎗法奇準。不可能只擦傷了少尉的肩膀。若是她要射擊少尉——」他囁嚅地，沒說下去。

「她那一鎗，如果真的射殺少尉。恐怕少尉早已頭顱開花了。這證明，她一心要射斷國旗。她要挫折大日本皇軍的銳氣。這是中國人的想法。他們喜歡在精神上挫折對方。典型的中國人作風！」高橋上士絮絮地說。好像在炫耀他的中國知識似的，說時搖動嘴角，神色帶點得意。

「這中國女人，也太狠辣了。要炸折大和國旗」收聽電訊機的日兵，兀地臉色有點漲紅地說。

其他的日兵，只是領首，但沒有一個人準備說話。

「是太狂妄了一點！——」高橋上士低吟似的說了一句。

軍車轉瞬間，已將漫長的河流拋擲在後。車子以平穩的姿態，踐過一截卵石路。然後爬過一截，綴滿金鳳花的小徑，向山頭的另一坡路逸去。軍車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上下顛簸，發出了一重極其刺耳的吼聲。車前的日兵，也繃緊着臉，難過地咬牙。車後的俘虜群，每人無不焦躁地，把眼光望向這僻野的山景。在兩旁的高聳樹林下，一輛渺小的軍車，像與自然抗爭地，在嘎嘎地發出巨響和噴放廢煙。

張權在一陣激盪之後，早已轉醒過來，抬眼望向車內的俘虜人眾。人人都是疲弱的，在喘味着氣。也有的，乾脆在盤膝打坐。有人在誦經，也有人在胸脅劃着十字。

「你總算醒過來了。中國人！」一個印度人，操着馬來話向張權問道。他旁邊另有兩個印度人，和三幾個中國人。他們都露出關切的眼神。這些人，都是張權首次見到的。他那些稍為熟稔的臉孔，已被分配到另外車隊去，繼續往同樣的目的地去了。一瞬間，他忽然想起年青人陳順和來。他此刻又在那裡呢？是不是仍能無恙的，往一個大家都茫茫無顧的所在，繼續前進呢？

他想着，突感到喉腔發熱，腦壳發痛。一重淚花漫漶在眼眶內。他為大家，也為自己的苦而悲傷。沒有人，能在劫難中，而無動於衷的！每一個人除了自己之外，仍然有許多值得牽腸掛肚的人，和許多苦苦無法釋懷的事！

他惆悵地翻動無光的眼神。在他周圍，盡是一副副被痛苦煎熬着，却不時，長長的哦嘆了一口氣，在長吟中稍舒內心抑鬱的臉孔。人人掉在自己的沉思裡，在流瀾的淚眼中，望向車外頻轉的風景，

和聆聽着節奏單調，並使人懶懶欲睡的機動聲。有一個滿口鑲着金牙的中國人，在扯開喉嚨，作了一個悠長的呵欠。車輛內，一時充斥着悒悶的氣氛。在駕駛室內的日兵，竟有一個在扯起呼嚕作午憩。

張權除了感到腦壳，一陣麻痛外。也嗅到在自己身上，洋溢着一重葯油氣。他低頭看看，自己的胳膊，才見到自己的臂膀，被一重染滿污漬的白布包紮着。在布絮的周沿，可以見到清淡的血絲，和黃澄澄的葯油。那血腥和葯油的混合味，使張權自己嗅着，也感到難受的頻仍感眉。

「我是怎麼回事了。呃？」張權渾身酸痛，使他說起話來，聲喉也微顫不定。他腦壳上的痛楚，使他思想起來，也感到心腦有莫名的麻癢。他抬眼望向印度人，那人正好靠近他坐着，手裡拿着一瓶，標籤上有日本文的葯油，對他仔細地傾望着。旁邊的人，也對他的甦醒，自然地舒吐了一口氣。大家對他頷首，表示很高興聽到他在說話。

「你昏迷了好些時間。把大家都嚇壞了！」印度人把葯油擱在車面上。對他說着，並不住的揩拭自己臉上的塵末。

「你在車上翻下去。翻在地面上，讓大家救起來的！」說話的是一個中國人。他的中國國語帶上濃厚的地方口音。

「好險哪。如果不是軍車及時煞住車速，救起來，也要損手折腳！」馬來人的在說。他的手裡，緊捏着一冊殘破的經卷。車外這時候滑過一片竹林，一陣清幽的風息，使全車人都適意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有人快樂地呼叫一聲。

「可是。我受傷了，是不是？」張權抵住了臂骨和心腦的痛苦，半自語地說。他一邊往自己的身上流盼着。

「那不是大碍，只是擦破了皮表，你看，日本人還給了你一瓶葯油。真是待你不薄！」印度人的馬來話，說的非常流利動聽。他指戳着車面上的葯油，眼光隨之，向駕駛室內的日兵，很謹慎的瞄了一眼。那裡傳來日兵的鼻鼾聲。

「你只是輕傷，沒有遭遇更大的不幸。你知道囉，有一批手脚折傷的俘虜，日本人把他們留在山坳裡。你可能想像，他們將遭遇什麼嗎？據說，日本人將會把他們遺棄在山野裡。或者，像有些人傳說的。把他們挖個泥坑，活活埋藏了！」中國話講的有點難聽的中國人，像敘述一件新聞報導似的說着。旁邊的印度人馬來人，雖然聽不全他的意思，但也審言度色，瞭解若干地不住頷首。這時候，連那個鑲了金牙的中國人，也湊近來，對張權望了望，才用訝然的口氣說：「是你咧。朋友。我們真是緣份，竟又在同一車輛上碰到了！」他有意地，把自己靦骨稜稜的臉龐，擺現在張權的面前。後者只

是疑惑的，對他瞅望了一眼，並沒有說話。這使他略感難堪的，用赭紅的臉孔再說：「上趟車，我們是在一起的。我還記得，你有一個年青人的朋友，那個脾氣固執的傢伙——」他最後的話，明顯帶點不敬，但他毫無歉意似的，只是刨亮着金牙，在「嘿囉」淺笑。

「他叫陳順和。是我的一個新朋友！」張權鄭重的敘說着。他對中國人那排金牙，略起反感地收縮着眉。

「哦。新朋友，他如今，想必是在另一車隊裡了！」中國人微有尷尬地，用本可不說的話，來掩飾內心的不安。

「是這樣。他比我先走了。如今，他在那裡呢？——」張權慨乎的，用疲累的眼睛，瞄劃了一下，遠山渺渺的雲霧。

「我們，不久之後，就會見到的了！」中國人不知怎地，竟也愁重起來。他把頭枕在車欄上，眼睛瞪望向黑漆的篷帳。在帳幕的空隙裡，流動地閃過，太陽點點的碎影。

「我們，會永遠在一起的！——」張權低悄的自語說。一手覆按着受傷的臂膀。那只是左臂，並不太影響他的動作。他隨手拾起一塊，半褐色麵包問說：「那是什麼？」他問的是印度人。後者翻掀着黝黑的眼皮說：「是日本軍長，給每一個人果腹用的。每個人只有一塊！——」

旁邊的馬來人說：「這日本軍長，看來滿不錯的。他倒不像其他日兵，橫蠻無理！」他說着，不覺發聲的噴嘆一聲。那身邊的中國人，就是那個凸露金牙的，用警惕的口氣說：「你請不要胡說嘛。弄不好，要拖累大家受罰的！」他的話引起馬來人的反感，側身對他睥睨一眼，但也不再說話的，只是喃喃的暗誦經文。車子裡出現短暫的岑默。

張權伸甩着右手，着意地作着運動，好讓自己的右手臂，能夠獲得血脈暢通。他對眼前的麵包瞰望一眼，然後拿起來，放在嘴裡咀嚼。他覺的麵包竟有，他前所未覺的甜美。那種引人食慾的香氣，在他的喉腔裡迴旋，並漲起一重涎沫。然後骨碌一聲，隨着吞嚥的姿勢，往脾胃裡沖去。他感到一重適意，在齒頰間，久久不能退減。

「水。中國人。這是留給你的！」印度人遞給他一只小罐。上面是一汪清水。在水面上，好像有一只已死的蒼蠅屍浮着。印度人附加說：「我們趁着開車前一刻，在山澗裡擔來的一桶清水。每個人每天只能分三小罐。除非是下雨——」他說着，望向熾烈的陽光下，熱風自山坳裡升起。連遠山上的黃蠟樹樹葉，也焦黃斑駁地顫抖動。

「恐怕水不會成問題的。這不是車隊。我們只有一輛車，要停下來，也容易的很。日本人也需要

水源的！」張權用中食指，微捏着額角的青筋說。那裡使他逐漸麻痛。他知道自己神經過份緊張，這往往使他自己，頭腦爆炸似的，難以抵受。他喘了一口氣，然後才緩慢飲下清涼的水液。

沒有人對張權的話，表示意見。大家只是半閉着眼，在車勢流動中，作一個無聊的午憩。倒是一個中國人，在車前的幽暗角落，用沙啞的聲音，向誰問說：「現在幾點鐘哦，我要知道！——」他期待的答覆等於零。車上的人，竟然和張權的遭遇一樣，每個人的身家財富，都被貪婪的日本軍人囊括一空。每個人，除了留下一套衣著之外，身上再也沒有留存一點私財了。人人可能被中國人的提詢，勾起了傷心事似的。大家在詐盹中，也不自覺地悲憫一笑。

張權不知什麼原故，竟滿有意味的，對那凸着一排金牙的中國人佇望半響。他心裡起了一個滑稽的念頭：為甚麼日本人不剝下他的金牙呢？那是值錢的東西嘛！在這混濁的亂世，金是最寶貴和最具保值的東西！他想着，不覺泛露一重笑意，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笑過了。就是不見歡樂、不聞笑聲的生活。他今天，在最危困的時候，竟然對中國人的金牙，引起了諧趣的奇想。他感到開心的很，對中國人着意地耽望着。他不知道，如果日本人對他的金牙發生興趣，中國人將會如何的驚惶和失措。——想着，張權在頭痛欲裂的當口，也不期的咧嘴作了一個怪笑。

中國人也發現張權在注意他。他以為後者，是因為他方才的說話莽撞，才對他頻頻投以注目。其實並非如此。張權只是留意到他的金牙，才引致許多荒誕無稽的幻想而已。

「你的傷勢不重吧？」中國人亮了亮金牙問道。

「還好。真的，很感謝大家給我的照顧。」張權真摯的說，並顧盼四周的人。幾個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他們都在疲乏的顏貌中，露出一瞥瞭解的神色。印度人抹淨了臉龐上的塵硝，用親切的語氣對他說：「是日本軍長，囑咐我們照顧你的，中國人——」他露出一排黝黑的牙齒。

「叫我張權吧！」張權打岔的說。他臂膀上溢揚起來的藥油氣，使他自己也感不耐的噴了一聲。

「哦。張權！」印度人發言有點困難地，叨唸着他的名字。

「日本軍長。為甚麼要對你這樣好呢？我真不懂！」鑲金牙的中國人在說。旁邊那口音特殊的中國人岔嘴說：「不會是，你們是舊相知吧？」他的話，連中國人也聽不懂。

張權只是略帶疲累的說：「總之，我感謝大家的扶助！」他說完，提起小罐，把剩餘的清水飲盡

。兩個中國人，只好無趣的相互瞪眼睛。

「日本軍長要我們照顧你，才發給我們每人一塊麵包，並允許我們開車前，揹滿一桶水。另外，他也多給你一罐水和一瓶藥油。他對你，特別關心！」印度人說着，指戳一下車面上的藥油和小罐的冷水。他對張權有點好奇的耽望着。車內被帳篷上的熱氣撲下來，各人在掏着脖拭汗。

「我不得不謝謝他了！」張權幾乎沒有發聲的沉吟說。

「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你這位先生，是通曉日本話的。呃？」那流亮着金牙的中國人，兀地提高聲調說。

「呵。張權先生。你能說日本話哦！」印度人霎着好奇的眼光，對他耽望着。其他人也抬眼對他佇望着。

「略懂一點啦！——」張權說着，突感到腦壳內，升起一重難堪的刺痛。他對印度人說：「剛才從車廂內，翻落地下。跌歪了頭骨骨！」他痛楚的，微微舒了一口氣。

「你不會太嚴重吧？」印度人鼓瞪着眼睛問他。

「間歇性的麻痛而已。我看不妨事！」張權強持的說。他微咬着牙齦，望向流雲滾滾的遠空。只見到有一撮青灰的雲霧，在大氣間上下迴旋。空氣裡忽地送來一撇涼意。

「天氣變了哦，不會是下雨吧？」有人不知問誰的說。

「真巴不的下場大雨。熱的吃不消！」也有人沉聲說。

「張先生。你看我們最終，會被送到那裡去？」印度人一臉憂鬱，對張權詢問着。

「不大瞭解。大概是隣國的工地吧！」張權慎重的說。

「隣國？那麼，我們豈不是，要在車輛上渡過好幾天？」另一印度人說。這個人皮膚黑的如炭精，但牙齒雪白如銀。

「相信是這樣——」張權撫摸一下左臂的布絮說。

「呵。離家越來越遠了！」充滿地方口音的中國人說道。

提到「離家」！張權心坎裡像刀攪似的痛楚。他眺望遠遠的青雲，兀地想起家鄉人和家鄉事來。他們，阿爸阿妹美嬌朋友們。他們怎麼樣呢？他們想念他的時候，是不是一如他想念他們，那般的惆悵和悵苦呢？他們會不會聯想到他已死亡了呢？如果會，你們將是如何的悲苦和傷痛哦！

張權無奈的吞嚥了一下涎沫。他把頭靠在車欄上，又回頭向車頭處望去。這時候，他才注意到車

頭頂處，並沒有預料中的日兵佇守着。只有一挺早已解下子彈的機鎗，在落寞似的昂擺在那裡。車頭駕駛室內，傳來一片悠然的樂音。那是電訊收音機處傳來的。樂音是文文靜靜的日本民間弦樂。

「我要知道一件事，那批中國游擊隊員。他們最終怎麼樣了？」張權在經過一陣岑默後，兀地向旁人問道。

「呵。他們嗎？我們嗎？我們不很清楚。只在一片叫囂和嘈鬧中，幾個日本被那女游擊隊鎗斃了。那個女子很驍勇，一人一鎗，把日本兵打的頭崩額裂！」那皮膚如晶炭的印度人敘說着。他一邊抬眼望向旁人，像諮詢似的，向人衆微微抬動頰角。

「殺了日本人。幾個？」張權精神一震的追問着。

「四個。一個受傷，就是那個少尉的。只在臂膀上灑血，其餘的都死的血肉模糊。很可怖——」削着金牙的中國人，比劃着手勢的說。他旁邊的人，也領首設示不謬。

「那女子，就是那個臂纏黑紗的囉？」張權問的有點匆遽。他記的，在他自軍車上翻落的一瞬間。他覺得女子好像和日兵爭執着。當時風沙蔽地，他只聽聞聲音，而無睹於現象。他當時也感覺到，下一瞬間，將發生慘酷的悲劇。

「那個女子，被日本人強逼，要剝去她的衣服施暴。她頑抗不從，惶惶中，奪了日兵腰背的短鎗，一連轟擊了四下，把日兵及那上士官也擊斃了！那少尉只受鎗傷！」不知是那一個印度人在說。張權只是愁淡地佇望遠空。在雲氣翻滾下，一層雨雲，已逐漸的向這山嶺上游來。

「可是。那女子後來也自盡了！」不知是那一個中國人在說。在一瞬間，這件事又在車廂內，引起沸騰的議論。

「女子也死了哦？」張權瞪着圓亮的眼睛說。

衆人不吭聲地，只是領首表示無誤。張權有點發急的問說：「她是被日本人鎗殺了，或者——」

「不。她是自己跳崖死的。那深幽幽的崖洞，就讓她縱身一跳，就杳無聲影。有人說，她被碰的頭顱碎裂。有人說她沉屍在河底。那下面，是一條滔滔不盡的河流！」抹抹去塵埃，一臉清亮的印度人說。

「她死的真慘哪。其實她是很勇敢的！」誰在輕嘆着。

「真想不到——」張權像從惡夢中驟醒似的，用含糊不清的語氣說。他身畔的馬來人，在專注的默誦經文。

「那幾個日本鬼子也活該。竟然要強暴她！」一個中國人在說。旁邊有人在附和他地，細絮地私語。

「那批中國游擊隊呢？他們一共是十個人的！」張權從平復後的情態中，抬眼望向周遭的人。大家都緘默不語。

「難道他們也讓日本人殺光了？」張權煩躁中帶着懊惱的說。他的問話，聲調太高，竟惹的一個日兵，就是那個塌鼻子的，把頭自駕駛室的門扉內伸出來，用生硬的馬來話問說：「嘈嚷甚麼。嘎，你們？」他在玻璃鏡片後的眼珠，一骨碌的向互相挨擠在一起的人衆，不屑的流顧一眼。

衆人馬上噤聲不語。每個人都屏息着氣，在搖頭和半閉眼中。用最大的克制力，把胸膈內的愁苦和衝動，掩抑下去。日兵在這時候，也縮回駕駛室內。那悠然的日本音樂，摻在轟隆的機聲中，形成一種突兀和怪異的和音。

印度人悄悄地，偎近張權，用同情和諒解的語氣，對他說：「他們可能沒有死。在我們車子開動的時候，我們把你救護上來。但我們在雜音中，仍然分辨的很清楚。日本人只是連連向他們擱耳光，但並沒有動鎗屠殺他們！」

「恐怕他們，也不會有好待遇哦——」張權向車外，迎風地伸長脖子，深深地吸納了一口涼氣說。

(二)

軍車在轉落一條狹窄的山道時，在前方的路面上，橫陳了五輛，早告焚燬了的坦克車，和六挺已告破爛的流動炮台。每只滿綴苔蘚和草蔓的廢鐵，直癱癱地橫置在路央。車子發吼地響着機擊，然後吐了一重廢氣。在路央上顛動了一下身子，全然的停止機動，在嵯峨起伏的石子路上停下來。車裡的人，不明所以的湧起一重切語。人人忙不迭的，伸脖望向白花花的外空。只見山陡上，一排參天似的龍栢樹，錯雜地向山溝裡湧去。在一嶄斜坡上，黃泥土被太陽蒸晒的凸現龜紋。路面上的碎石，在陽光的俯照下，返折回來的光刺，使望着的人，也感到眼瞳發痛的細眯着眼。

車上的人，無有不熱的頻頻拭汗。張權有點困難地，欲站立起來，向車外的景緻細看幾眼。他正挪動了身子，人猶未站穩下來，車子突然顛盪一下，把他震的滿眼迸星。人一個破墮，在車面上滑倒，壓在那個鑲着金牙的中國人身上。中國人慘呼了一聲，在口腔裡吐出一重濃稠的涎沫。

張權很有歉意的，對他晃晃手。然後重新坐下，把背脊靠在圍欄上。車上人人都有一種焦惶的臉色。人人不明白，何以車子突然痙攣似的顛動着。待到車輛越過了一道斜坡，大家才明白，日本人要兜過路面。自橫側的山坡越過，而繼續的往前路走

去。可是，車子剛駛上斜坡，在一叢合蓋草前，竟然嘎嘎的發出怪響。機件被卡住似的，在咆哮和抖動着身子。全車在跳躍中。車機發出那難聽的聲浪，使全車人像遇到炮轟似的，惶悚不安。

「是什麼事嘛，車子震的厲害！」車內人在抱怨說。

另有聲音說：「車子陷在泥窪裡了！」接着，是混雜的人聲和引擎聲。張權和大家一樣，伸脖向車沿外望了望，然後肯定說：「車子掉在泥坑裡了。車子不能動了！」他們這樣說的時候，駕駛室的日兵，也許正在緊操着方向盤，拼命的蹂躪油門。試圖將車子，從泥坑裡拔起。但是他的願望並無達成。車子噴着廢氣，兼激起難聽的轟鳴。人人神經緊張地，互相鼓亮起銅圓的眼睛，在作着無言的相詢。張權哦吟似的，自說了一句：「天快下雨了！」就在他這句話方了時，天上的烏雲驟密，太陽被摒擋的黯然無色。

車子的引擎聲，終於由力盡聲嘶中，而漸告岑默了。駕駛室內的日兵，也在焦急地議論着對策。那駕駛的日兵說：「不行了。不行了。前端的兩只車輪，陷沒在泥坑裡！——」他好像自語的說。抬頭望向擋風玻璃外。所見盡是密密莽莽的銀樺樹和珍珠花。他懊惱的，用手拍擊着駕駛盤。

「是不是，有辦法把車子再倒回原路上去？」高橋上士，明顯的露出不豫之色。他對駕駛員日兵，正目不轉睛地自說着。日兵停手拍擊方向盤，用極大的歉意說：「我很抱歉。軍長。」他的語氣，仍然保持着尊敬。

「那只是意外呵，我們本不應兜越路面的！」高橋上士一邊說，一邊流盼着四周的莽林。有一群猴子在樹梢間跳躍。

「是。我太大意了。軍長！」駕駛員日兵沉聲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退回去，回到原來的路面上？」戴眼鏡的日兵，一邊細察着手面上的地圖，一邊說。

「試試看嘛！」塌鼻子的日兵，在四周瞄望着說。

「我看，勢必要駛回原路上方可！」高橋上士仔細審度了一下地勢，才豎動了一下手指，表示命令的說。

「那可以，軍長。但車上所有的搭客，都得要放下來——」駕駛員日兵拭着汗說。叢林裡不時可聞啁啾的鳥鳴。

「只好如此了！」高橋上士稍一沉思，才決定地頷首。

「可是，軍長。那批俘虜，要嚴加監視。他們下了車，難保不想到逸逃！」操持電訊機的日兵，

慎重的說。

「逃！在這深山峻嶺？」高橋上士有點疑惑的眨眼睛。

「很難說，他們知道，此去是經受苦役。他們是極可能孤注一擲的！」套着電訊耳機的日兵說。

「那麼，你，進行監視吧！」高橋上士對塌鼻子的日兵說。後者領着沉應了一聲。上士復又自語的說：「其實，如果他們要逸逃，方才車子停下的時候，他們早就可以做了。可是，他們竟沒有哦——」他的話不像是對誰說的，是以各日兵也只是聽着不說。

「那麼，軍長。我們現在開始了。所有人都離開車子！」駕駛員日兵，向車前車後的人臉望一眼說。

「好，我們先下車吧！」高橋上士托托軍帽，並轉動身子。

「軍長。請。」戴眼鏡的日兵，已推開車門，站立在高可及膝的蔓草裡。在林葉間，四處漲滿着八角形的蜘蛛網。

「呵，原始森林，真的幽靜哦——」高橋上士在走落在草架裡，抬頭望向濃鬱不清的高山大澤。不覺感慨的說。

「那批俘虜。軍長！」塌鼻子的日兵，作着請示的問。

「命令他們走下車來。按秩序，走向山路上去。不準分散。各人集合在一起！」高橋上士說着，人已向林外走去。

軍車上的人衆，大家正偎靠在一起。車身向前傾俯故，每個人都略為緊挨在對方的身上。每個人都被對方的汗臭，熏的有點難堪地苦扭着眉。不知是誰在發着悶屁，令旁邊的人，發窘地暗暗咀咒着。張權右手抓緊着圍欄。人的身子往後傾，但他仍能姿勢平穩的，向車外眺望着。

戴眼鏡的日兵，這時候出現在車後的雜林裡。他朗聲說着生澀的馬來話：「你們，統統下車。統統到路面上集中去。大日本皇軍，要把車輛，從泥沼裡拔出來！」他邊說，邊把自己的鎗枝晃揚着。腳下的軍靴，也踢的草架窸窣響。

「呵。我們總算下車了！」也不知是誰，在說着這無來由的話。

「我急死了，我正要小便。」一個印度人說着，人已率先向草林裡躍下去。其他的俘虜，幾十人先後已走落野林內。人人這時候，才注意到，軍車的前端輪胎，在深鬆的泥土裡膠陷着。後端的兩只輪胎翹起。整輛車位似一艘，將告沉沒的船隻。一高一低地，插在雜草橫生的泥巴裡。

「你看。這像不像，一般快要沉沒的輪船？」一個陌生的中國人，走近張權的身邊，對他提問着

「是，是很像。你真的有想像力！」張權和衆人一般，在解開褲鈕，向林葉間淋浴似的射尿。一時間，水洒似的聲音，在寂寥如恆的幽林裡，潺潺似的響起。一個印度人和馬來人蹲在草花後大解。一個日兵，好像是那個塌鼻子的，亦蹲在遠蔽的草木間大解。奇趣的是，他竟然一邊辦公，一邊在低哼着節奏有緻的日本民歌。

山路的石子屑上，細看可以發現，許多戰鬥時，軍人們留棄下來的彈殼和彈盒等。有幾挺輕型機鎗，已然燒彎鎗管，被拋擲路旁的石塊間。幾顆廢棄的手榴彈，也掩藏在草叢裡，被一條青褐的小蛇纏繞着。人人見到手榴彈，也不知是否有危險地，只是站的老遠的，用疑惑的眼光就望着。空氣裡送來一重難得的涼風，太陽被雨雲罩住了。

「你們，都站在這裡。聽候軍長的指示！」戴眼鏡的日兵，把他的鎗枝插上尖刀。刀刃在白色的晴空下，像幽靈顯現似的，熠熠地透着毫芒。

在山風颯颯送來時，每個本是熱渴的人，不覺手舞足蹈的，在張開喉嚨，在作着深深和無盡的呼吸。張權和大家一樣，密聚在那一嶄呈現龜裂的陡坡下。那黃澄澄的泥淤上，竟然露出蜂巢似的彈痕。看着，也使人想到戰爭的慘烈和可怖。張權還在自己的腳下，赫然發現一顆廢棄的地雷。他心頭忐忑，口裡猶未發出聲來，那旁邊的馬來人，已尖聲的嚷叫道：「呵，地雷，地雷！——」他的叫聲，完全是驚懼的歪扭着。使聽的人，仿似遇到鬼魅似的失魂落魄。全場的人騷動起來。大家紛沓地向斜坡的另一端逸去。

「這是地雷哦，會爆炸的！」那鑲金牙的中國人說。

「還會爆炸嗎？都已經廢置好久了！」問說的是個印度人。

「我看不清楚，那是地雷呢，還是手榴彈！」這人叢中，又走出了那個，臉上瞬間又鋪滿塵埃的印度人來。他說着，游步走近張權。靠在後者的肩胛旁，他說完又問：「你肯定，那是地雷嗎？張權。你是第一個發現的！」

「我相信是。」張權似應非應的說。他回頭望顧一刻，發現幾十個俘虜，人人畏縮地靠在黃土坡前。他們都像是遇到，最凶險的異物似的。各人一眼不眨地瞪望着地雷。

「那是英國軍隊，留下來的——」張權移步上前，對廢置的地雷，仔細的盯望後說。他回身，向人衆靠近一步，用撫慰的口氣，對大家說：「大家放心哦，那是廢置的地雷。不會爆炸的。」

各人才緩和着臉色，悠悠地嘆了一口氣。有人撫撫胸脅，不知是禱告或自語的說：「但願，一路

上都平安！」他的話，引起各人一陣竊語。在涼風盤罩下，各人心裡冰冷的，感到前路茫茫。不知道，在抵達目的地之前，他們還會遇着多少的凶險！——想着，沒有一個人不是愁溢着臉的。

「你看。那個日本兵，好像對我們的騷動，一無反應似的！」皮膚特別黝黑的印度人，俯向張權的耳邊說。

「也許。我們是大驚小怪吧！」張權望向那持鎗刀，兩只眼睛隱藏在鏡片後的日兵說。那日兵用軍人的姿式昂立在盈丈外。他警惕地，用稜利的目光佇望着人衆。

「這個日本人，長相本是斯文的。只是持了鎗，披了軍裝，就使人感覺到可怖！」看不清是那個中國人在說。

「每個日本人，天生都有軍人氣質！」張權掃視了眼前的幾個日軍，用慨乎的口吻自說。

「我不懂——」印度人疑惑的說。他翻弄着手掌，這時候，大家才發覺，他的掌紋竟是出奇的皙白。掌紋清晰可數。

「日本人，有傳統的武士血脈！」也不理會他聽的懂不，張權喃喃的自語說。他這時候，竟感覺到，天氣已由酷熱轉入清涼。遠遠的山嶽上，這時候像被一重細雨籠罩着似的。一切看起來，都飄渺的虛晃不定的。

「真的要下雨囉——」人叢中有人預測說。

「那是求之不得嘛！」那又是一個俘虜的聲音。

「軍車呵。軍車出來了！」有人高聲在喊，並揚手戟指着。衆人順着方向，見到引擎轟隆中，一排雜樹林，被推動的四處揚晃。一群棲止在葉叢裡的山雀，被驚嚇的振翼飛竄。軍車隨着顛盪的姿勢，夾着一蓬一蓬的廢氣四溢，已艱苦地爬過一道，小小的山渠，而駛向路面上來了。它行駛在石屑路上，碾的石塊四裂，發出的噼啪聲，聽着都使人牙齦麻癢。人人都瞠目，望向這繫着保護色的怪物。他的引擎停止後，那兩盞大車燈，乍看十足是異獸的眼瞳。——車子駛落路面上來，前端路面上的日兵，每個那振臂呼叫了一聲。連本是持鎗守衛的戴眼鏡日兵，也揚起鎗枝，向那個自駕駛室躍下地來的日兵，發出了一重清亮的呼嘯。

在烏雲密罩的山路上。高橋上土自一嶄斜坡上，慢慢地走落路面上來。這時候，大家見到，他一臉上都是焦躁的神色。他胸前掛着一具小型的望遠鏡。他頻頻向四周審度地勢後，回身對那個專司電訊機的日兵說：「這裡地勢凹凸，盡是莽林。根本不能兜越過去——」他說着，用眼睛眺望了一下，那塌鼻子日兵，遞給他看的一幅地圖。他用手，指戳着圖面，說：「這陡坡之後，有一深可沒頂的

河流。河對岸不遠，有一深溝，盡是稀爛的泥巴。車子根本不能橫越過去。再加上，這樣的天氣——」他勾搭着眉梢，向烏雲如海的蒼穹眺望一眼。才無奈的說：「恐怕，唯一能夠讓我們通路的，只有這狹隘的山道了！」他說完，回身溜望了前端一眼。那路面上，雜沓地陳置了五輛癱瘓的坦克車和六挺炮台。這些廢鐵，像龐然大物似的，把前端的路面堵塞着。在一具炮台上，赫然有幾只野鼠在跳竄。

「那麼，我們只好，把它們移開了。軍長！」那塌鼻子的日兵，不能肯定地說着。他同時把地圖摺疊起來。

「能嗎？這有五輛坦克車和六挺炮台哦！」電訊員的日兵，向前蹬了一步，仔細觀看了那叢廢鐵後才說。

「的確是傷腦筋嘛——」駕駛員日兵，這時候也走近上來。他騷抓着頸脊，說：「人力搬不動它們的。我想！」

「嗯。的確是搬不動！」塌鼻子的日兵附和說。

高橋上士雙手反剪在後，用低沉的語氣說：「我真不該，抄捷徑。跑到這條險路上來！」他說着，微嘆一聲。

「軍長。不跑這條路，不行哦。另一條大路，已經被壓塌了橋樑！」電訊員的日兵，好像是用無厭的口氣說。

「嗯。說的也是道理！」高橋上士領首自語說。他正抬眼向天穹望去時，忽然俘虜群中，有人噱叫了一聲。也有人附和似的，用尖銳的聲喉在高叫：「呵。屍窩哪！——」叫的人在說着中國話。日本軍人不大能懂中國話的。他們齊齊地抬眼，向那慌作一團的俘虜們眺望。

「發生了什么事。呃？」高橋上士愕然地問。

「報告軍長。他們發現了一坑死屍！」戴眼鏡的日本，鼻準上沁着汗油的說。他並頻仍的，用手指戳向黃土坡下的草叢說。這時候，一群俘虜，正掩着鼻腔，向草叢內俯望着。在那人群中，自然也站着那個文質彬彬的張權。

「哦。是他——」高橋上士不知怎地，看到了張權，掩不住突兀的自語着說。旁邊的日兵，沒有人聽清楚他說的是什麼。大家隨着高橋上士，闊步的走向人叢中來。——這時候，一陣陰風刮過，山路上揚起一重稀淡透明的塵影。

「那是英軍的屍骸嗎，或者——」有人用馬來話在說，那是一個馬來俘虜。他一眼瞥見日兵踏步趨近，連忙停止說話。只是發傻似的，凸眼望向土坑下，一叢草葉虛掩間，那一堆堆的焦屍。在白

日的光影下，在透着臭氣和恐怖。人人在嘀咕着問：「那是什麼人。英國人，日本人？」屍首堆疊在一起。有些已化成濃水。一些只剩的灰骨累累。一些甚至失了頭顱，只剩身體和四肢。一些成了乾屍，只剩外罩的軍服。但軍亦已燒焦莫辨。另有幾具裸屍，他們的血肉已枯，只可隱約認出生殖器。那是男的！

屍堆上飛旋着金色的蒼蠅。也有一群碩大的螞蟻在爬行着。看仔細了，也發有幾只熱帶的蜥蜴，在吐着靈便的尖舌，在屍骸上游走。並不時張舌，吸吮屍骸上，深褐色的濃液。涼風吹撲下，湧起一重酸腥的屍臭，但並不刺鼻。顯然，經過日光蒸發後，屍氣已蒸騰淨盡了。

「那是，英軍嗎？」高橋上士越過人叢，走近屍坑，仰脖眺望了一眼。那一瞬間，一群蒼蠅躍舞在他的臉前。

戴眼鏡的日兵，趨前往屍坑內細察一看。他不能肯定的，喃喃自語：「看來不像哦，軍長——」他的語音含糊不清。

「要不要，讓人下去，仔細的瞧瞧。軍長！」塌鼻子和電訊員的日兵，幾乎是同時地說。天色這時候，益發沉暗了。

「嗯！」高橋上士吟應了一聲。他這時候，並抬頭眺望了一下天際，復說：「天快下雨了。要辦的快一點！」

「是軍長。」塌鼻子的日兵，伸脖望向坑內的疊屍。那坑底離地面盈丈，坑圍約莫半丈。四周長滿蔓草。在黃淤色的泥塊上，累累地嵌着彈壳和彈片。有許多不知名的熱帶小虫，在泥巴和草絮中，穿梭來往。屍坑內的臭氣，只有人稍為挪近時，才隱然可聞。屍堆中，隱然可見焚燒後的遺跡。日兵在彼此相覷着臉，還是戴眼鏡的日兵，先開腔說：「屍骸曾被火燒毀過。我們只能取得他們的髮膚，辯認出他們的國籍！」他的話，引起電訊員的日兵說：「如果是英軍，可以不必理它，如果是我軍——」他說着，微感到不妥的晃晃頭，沒有再把話說下去。

「如果是我軍。就要執行戰地精靈的儀式。為他們舉行國葬，遠慰他們在天之魂！」高橋上士在適當的時候，下達指示說。旁邊的日兵，忙舉手行禮，並威嚴的喊叫「是」的一聲。在旁的俘虜群，一直在就望着，這群日兵的舉措。

「軍長，我們必要一個俘虜，攀沿下去。把所有能夠辯識的遺物，悉數搬運上來！」戴眼鏡的日兵，仍然是手中持鎗。他一邊說，一邊用辛辣的眼光，瞥望眾俘虜一眼。俘虜們雖然聽不懂日本話，但他的惡意，明顯地使到大家不安。

「嗯，隨便挑一個吧！」高橋上士領首說。他

一邊用眼睛在俘虜叢中搜索。好一會兒，他才看到張權夾雜在人叢中。他的臉色略有蒼白，左臂包紮在一塊略透血漬的布架內他們二人相顧半瞬。彼此像是熟悉，又像陌生似的就望着。

戴眼鏡的日兵，緩步地走近俘虜群前。他高抬起傲慢的眼睛，對人衆等冷冽地透射着眼光。人衆被他無言的震懾的毛膚悚然。人人都忙不迭的把眼睛垂下，沒有一個人敢和他的眼光交鋒。這時候，天色被烏雲渲染的黯然無光。一群烏鴉，在半空盤旋一周後，旋即逸向灰僕僕的密林。涼風益起之時，戴眼鏡的日兵，已指戳着一個臉相怪異的中國人說：「你。出來！」他說的是馬來語。

「呵，怎會是我！」中國人既驚且懼的，抬頭望向持鎗，鏡片後震動駭人眸光的日兵。那中國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個鑲了一口金牙的中國漢子。

「自然是你，中國人！」戴眼鏡的日兵，奸獪地一笑說，「你滿口金牙。一臉的富貴相。你做這件事，最適合！」他的頑笑話，顯然逗的其他日兵樂孜孜起來。那塌鼻子的日兵附加說：「他可以使死者的幽魂，得到最大的撫慰！」衆日兵一迭地格笑起來。連高橋上士嚴霜似的臉，一下子也像解凍似的，綻出了一星點的笑意。他一瞥眼間，有意向張權瞄劃一眼。後者只是在人叢中，佇兀着半個頭。他並沒有讓日兵的笑談吸引了。他只是緊抿着嘴，用超然似的態度，觀望着這一切。人衆中也沒有人會笑，人人都聽不懂日本話。大家只是好奇的佇望着日兵，和那個鑲着金牙的中國人。中國人這時候，已提着嶇抖的腳步，走向屍坑沿，用悲苦的神情，和生硬的馬來話說：「別人不行嗎。爲什麼一定要我？」他的語音哆嗦，使每一個人都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日兵中，不知是誰，又在用食指載指着他那晶光似的金牙，吃吃地笑說：「不是你，是誰哦！」其他的日兵，也用趣怪的眼神，對他望着又望。然後咧嘴大笑。

「你攀繩下去。把屍骨上的毛髮，盡抓上來。當然，看到什麼軍械用品，沒有殘破的。統統搬弄上來——」戴眼鏡的日兵說着，又對那塌鼻子的日兵說：「繩子準備好了嗎？把它縛在野樹上。要縛的牢靠一點！」

中國人收搖着臉肌，把他那一排金牙，更亮麗的凸現在人前。他在陰暗的天色下，見到那塌鼻子的日兵，和那駕駛員日兵，二人合力把繩索捆紮在樹桿上。那是一棵枝葉茂盛的朱紅樹。樹身上因戰火摧殘，彈痕纍纍。在人走近時，仔細一看，猶見到如乳汁的樹脂，涇涇而流。仿似樹也流淚似的，在爲人間的戰火和烽煙而落涕。

繩子捆好之後。在這一剎間，天上響了一下閃雷。也不知道什麼原故，因風掠過的一瞬，在屍坑

上猛地躍起一條青蛇，以急躍之勢，向坑外游去。衆人一陣驚呼中，蛇影已沒入草叢中。有人見識過的，用震慄的聲音說：「是蛇！毒蛇哦！——」說的是中國話。衆人無不聳容的互相張望。那刨亮着金牙的中國人，雙膝發顫的，牙關打戰，他用發抖的聲音，對日兵們說：「饒了我吧。皇軍大爺，饒了我吧。派別人下去，行不行？」他語屈聲牙的馬來話在說。但日兵們只是對他冷哼一聲，用鄙夷的口氣，罵了他一句日本話：「懦夫。可恥的懦夫！」

旁邊的人衆，聽到中國人，竟然建議用別人，代替他下坑。聽到他要把災禍，推搪給別人。不覺心頭裡溢起怒意。人人在翻滾眼珠的時候，嘴裡不住地咒罵着。有一個中國人，正靠在張權的身邊。他吐了一口涎沫，罵了一句「他媽的。」然後用腳，狠狠地在草架上踩踏了一下。張權只是苦澀地一笑，一語不發地抬眼望向鉄鉛色的天空。

「下去！」戴眼鏡的日兵，從牙縫裡迸出了一聲。然後隨手，把中國人一推，把他整個人推站在屍坑的邊緣。中國人險臨臨的，站在泥土鬆軟的坑邊。他企圖在最後一刻，求憐似的對日兵說：「求求皇軍大爺，別逼我下去。下面有毒蛇呵。還要活下去！——」他說到最後，竟然眼眶發紅，幾乎哭嚔出來的說。他那排金牙，也顯的暗無光色。

「滾下去！」戴眼鏡的日兵，着意地把鎗膛上了彈。那鏘然一聲的金屬碰擊，使中國人和旁邊的人衆，個個捏了汗。在聳動的喉核中，表現出心魂裡無盡的驚駭。

「我完了——」中國人悲哀地抹抹臉上的汗漬，然後緩慢地身子後退。他緊緊地抓着繩索，腳態巍巍地，向那陰森可怖的屍坑下滑去。他抓着繩子的手，着力之故，凸起蟠纏似的筋紋。在日兵一再的瞪視下，他咬咬牙，帶着無限悲苦的神情。人整個地，慢慢踢動泥架和野草，而漸漸地向坑底下墜去。——中國人那種悲劇式的形態，竟引起人衆的同情和憐憫。有人沉聲地爲他禱告。也有人在咳嗽。用一種無意義的舉止，來平抑內心的激動和愁苦。

高橋上士一直沉默地，站在微然凸聳的草丘上。他不時回頭，瞥望那疊堆陳在路央的廢鉄。也不時，自苦地嘆了一口氣，仰望已烏雲深垂的天空。他知道雨勢要來了。下去的事還多，真不知如何才可渡過這一關！他想着，竟露出極其罕見的怨尤，自己用軍靴，在草丘上踐踏着。

天空這時候，已微末地洒撒着雨絲。雨滴在人群的臉狹上，引起一種難言的麻癢。人們在揩拭臉上的雨點時，也佇望着，那漸次隱沒在坑底的中國人。那中國人在逐漸攀沿落坑時，竟難抑的發出一重悲鳴聲。他在喃喃地訴說着，但誰也聽不清楚，

他究竟在說些什麼。人們伸長着脖子，才見到黑黝黝的坑底，有一個人頭似的影子在晃動。

天際隆隆地滾過一陣焦雷。涼風兀地，將樹樑拍擊的吱嘎作響。人們感到臉上更涼了。天上的雨末已漸告濃密。一重電光閃耀下，日兵已向坑底裡，擲下一只赤褐色的布袋，並向坑底下的中國人喝說：「快把屍骸上的髮末和雜物，都裝載在布袋裡。快——」他站在坑沿，不住的踢動着泥土。一片泥屑，簌簌地向坑洞內傾去。這時大家才注意到，這說話的，是那個操持電訊機的日兵。他不住的，伸出右掌，遮在眼簷上。用全神的情態，向坑底下探望。

坑底下並沒有傳來回應。只有一種屬於男性的啜泣，在陰森可怖的坑底下傳送上來。人人都無法看清楚，中國人究竟，在坑底裡做些什么。人人只能感到，在粉屑似的雨花下。各人隨着天罩下來的寒氣，而心坎裡逐漸澆涼。

「上來了。上來了！」一個日兵，就是那個塌鼻子的，早已拋下一條繩索，把中國人撿載好的布袋，緩緩地拖上坑沿上來。人人見到，那鼓漲的布袋，內裡充斥着一些爛泥和腐草。也見到，有一點點金屬的精光，在雨勢漸濃的青空下，使人特別惹眼的閃耀着。——日兵們忙圍在一團觀看。有一個甚至戴了手套，忙不迭的俯身，向布袋裡掏摸。反倒是高橋上士，站在稍遠的草丘外，仍然在對深幽遼遠的山林就望着。他似乎特別欣賞大自然似的，在撫了撫嘴。一手撫摸一下額角。在將那微濕的雨水，不在意地揮灑在地上。他這時候，才注意到，那個戴眼鏡的日兵，已然站立在他身前，對他行了一個軍禮，然後說：「軍長。有發現了！」他說着，揚揚手上那透着晶光的金屬器。

「呵。是大日本皇軍的軍徽！」高橋上士，只要一瞥眼功夫，即認出那金屬器的來源。那是一塊半手掌大小的銅徽。是日本軍人掛在軍車前，慣常可見的裝飾物。

「軍長。那是我軍戰鬥時，被敵軍殺戮的殉國者。他們，可能在重傷被俘後，被殘忍的英澳軍人，用火油焚斃。他們連髮膚也無存！——」戴眼鏡的日兵，在報告時，聲音帶點酸楚的，喉核在搖動。天上落下來的雨絲，沿着他的臉頰下滑。仿似他在流着淚，向着上級作着匯報。

「嗯。我知道了！」高橋上士，反倒並不特別激動的，對他揮了揮手說，「我們要進行國葬儀式，以慰他們的忠靈。只是，如今這天氣——」他的話才說一半，就聽聞一陣慘厲的嚎叫聲，自坑底裡傳送上來。那是無法形容的慘嚎。只能說，聽着的人，兀地毛孔起疙瘩兼心房卜卜跳。

「救命呵，救命呵！蛇，蛇！——」那無盡的

哀鳴，夾着無盡的恐怖，使山野上的人群，無不聳容的，向坑底內探望。那聲音，是來自坑底下的中國人。他在催心裂肺的叫嚷中，夾雜着頻仍的拍擊聲。他一邊喊，一邊哭着說：「蛇！蛇把我纏着了哦——」他哦吟似的聲音，使人群震慄的，不住牙齦相扣。有人撥了撥額角上的水漬，然後顫抖着聲音說：「他被蟒蛇纏住了。一條大蟒蛇哦——」說的人已顫不成聲。他只是用手向旁人比劃着。人眾順着他的手勢，才知道那是一條有脖子粗的蟒蛇。但人人都不比他看的清楚，只因剛才電光閃灼，他有一瞬的機會，向坑底探視究竟。在電光杳然後，坑底裡又是黑糊糊的一片。隨着雨態的密集，中國人在坑底送上來的聲音，也由高亢而轉向疲弱，最終只能聽到，他哀哭似的叫道：「我，我完了——」說完後，即扯大喉嚨，在作了一個絕望的狂嘯。那種亙古未有的悲嘯，震懾的在場的人群，包括日兵們在內，個個無不眉峰跳豎。一種難以抵受的怖慄，令每個人呆立在雨絮中，也不知是天寒，或是心寒地渾身搖抖。

高橋上士踮步上前，衆人讓出一條路，使他走近屍坑沿，仰脖向坑底內望去。其他的日兵，也踢躑着草架內的泥漿，向屍坑沿圍攏上來。那個駕駛員日兵，煩躁地撥拭着臉上的雨珠，對高橋上士說：「軍長。那中國人還沒有死，他還在呻吟！」他伸手，指載着黑濛濛的坑洞說。

「哦！」高橋上士略感了眉，向坑底就望了一眼。並側耳聽了一瞬，才肯定的說：「他還活着一——」他說完，回頭望了人衆一眼。只見俘虜群滿臉油汗兼雨汁地，傻愣愣的站立在那裡。人叢中，顯然有人已聽聞，坑底內中國人的呻吟聲，不絕如縷地，從坑底傳送至地面來。有人伸脖望向黑沉沉的坑底，但因天光晦暗，用盡眼力，也無法看的清究竟。各人只用眼色，彼此愁悵的對視。有人輕咳一聲，用擗腦的姿勢，把一頭一臉汗水和雨衣，揮揮淨盡。

高橋上士正不知如何注意的時候，天上突然劃了一道晶光，一行閃電在天幕上掠過。趁着這電光火石的一瞬，高橋上士和日兵們，及少數的幾個俘虜。同時地看到，那坑底下的中國人，正被一條渾身油亮，鱗斑閃爍的巨蟒纏繞着。中國人在歪扭着臉，刨出金牙，兩只眼睛可怖地凸現着。他的舌頭，難過的伸出口外。有一條血絲，泊泊地沿嘴角，向頸背逸去。他在雷聲頻仍中，輕微地搖動額角，用悲慘和孱弱的聲氣說：「殺了我吧。殺了我吧——」他的叫聲，隨着電光杳然，而仍是在坑底內盤旋上升。

「這個中國人，不必理會他吧！」日兵中有一個在說。但他的話，並不為其他日兵注意。各人發

呆似的，向黑坑裡佇望着。好像在爲坑底的日軍遺骸，致哀似的。反而中國人發出的呻吟，並不特別引致日軍的關切。日兵中，有人默誦着經文。其他的日兵，也肅然的向坑底投注眼光。在喃喃的經文聲中，摻雜着斷續不絕的痛吟聲。那是中國人，在像是地獄般遙遠的所在，向人間陸續傳遞的哀音。

高橋上士在向坑底幽靈，致哀過後，正欲移步向外走去。山叢中兀地飄來一片雨花和風息，使他心腦爲之一醒。怔怔間。地底裡又傳來，中國人苦苦哀求的聲音：「殺了我吧。求求你們，殺了我吧——」那聲音像發自地府裡的幽魂，使聽的人，不自覺地心頭震悸。人群中，已是人人都聽聞了這種哀告，但人人都無奈何的頻搖頭。

「殺了我吧，我很痛苦——」坑底的聲音，夾在微風細雨下，令到人人不安地，用長長的嘆氣，表露着內心的淒愴。

「軍長，這個中國人，根本不用理會他！」場鼻子的日兵，靠近高橋上士的身邊說。他的場鼻上，注滿一瀾雨水。

「嗯。」高橋上士沉應了一聲。復又抬頭望了望天空。只覺天候有轉壞的徵兆。他乾咳了一聲說：「今晚，大家在軍車上過一夜。明天，明天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他說到最後，竟有點心不在焉的摔摔腦壳。

(三)

日兵們沉應了一聲。各人在雨花飄舞的晴空下，對各俘虜隨意的瞥望一眼。不知是那個日兵在說：「他們聚集在這裡幹什麼。是打算救護這個中國人嗎？」說話的日兵，是那個戴眼鏡的。他兩只鏡片上，水晶似的罩滿雨點。其他日兵，也剔剔眉的，向人們那木然的臉龐賤望一眼。天上劃過一重電光，在隱雷過後，竟又是中國人悲苦的呻吟聲，一斷一續的往人們的耳膜鑽來。人們清晰的聽到，中國人有一氣沒一氣的吟說：「幫助我。把我殺了吧！——」他的聲音，也使高橋上士險泛遲疑的神色。但他只是收住腳勢半瞬，旋又掉頭，向軍車的方向蹬去。他踢動一地的泥漿，像雪花似的，向四周迸射着。天色灰沉中，又跳躍了一下電光。他只是輕聲地，吩咐着日兵：「讓他們都回到車上去過夜。明天的事，明天再說——」說着，他已移步走落山路。

「高橋軍長。請你留步！——」突然，人叢中冒出一種熟悉的語音，使高橋上士微微錯愕的，回頭向發言的人望去。在陰冷的風雨下，只見張權輕撫負傷的左臂，在對高橋上士說着話。他看來神色疲憊，但語音却穩定和沉重。

「哦。張權，是你。」高橋上士嚴峻的目光，閃過一瞥溫煦的毫芒。他們二人相視間，竟有難言和微妙的緘默。

「軍長。我有一個要求——」張權的臉頰上佈滿雨花。

「我料到，你一定會出來說話的，張權。」高橋上士，眼睛向黃土坡旁的屍坑掠了一眼。他臉上透出一重狡黠的表情。

「誠然是這樣，軍長。」他說着，隨手指戳了一下，那遠在丈外的黑墨屍坑。在涼颯的氣候下，中國人的痛吟，仍是清晰可聞。人群中有些俘虜，已圍攏在屍坑觀看。

「不必多說了，張權。我並不打算救護他！」高橋上士迅捷的回答。並揮揚一下手勢，說：「橫豎他也快死了。救起來，我們也無法提供醫藥治療。倒不如，讓他死在坑底吧。那對大家都有好處！」高橋上士竟出奇地，絮絮說個不休。他那頓挫有致的日本語，聽起來像是充滿音樂感。

張權垂首低吟了一聲，才對高橋上士說：「軍長。他畢竟還活着。我們有救護活人的責任！」他的話甫了，天上罩下一重冷雨。雨息中送來中國人的吟痛：「殺了我吧。你們，殺了我吧。我不想活囉——」接着，是一種難聽的很的磨牙聲。中國人像要繼續說話，却盡說不出的喘息。

高橋上士這時候，已回身窺近屍坑沿，用眼睛向坑底賤望，但他始終看不清內裡的物事。他只聽到中國人的哦吟聲，一迭一絕的向耳腔內迭來。他對跟隨着他，走近坑沿的張權說：「這個中國人，難道又是你的朋友嗎。張權？」高橋上士的語氣中，明顯的帶點諷誚。

「當然不是。」張權抬起雨絮流滿眼眶的臉孔，對高橋上士說。一瞬間，他想起那個年青而充滿火性的陳順和。

「不是的話。更好辦了。我們根本不用理會他！」高橋上士穩操勝券似的，對張權露出得意的眼色，說：「他只是一個意外的犧牲者。戰爭嘛，意外是必然的——」他說完，竟「嘿，嘿」地哧笑一聲。連旁邊的日兵，也得意地，用幾分鄙夷的眼光，在張權的身上游曳着。

「可是。軍長。只要人還活着，拯救他是一種責任！」張權的語音，拌雜着中國人的吟唱聲，使高橋上士稍有煩躁地皺眉。他身畔的日兵，除了一臉諷誚，各人也沒有別的表情。天空湧起一重閃雷，震的各人心神恍惚。

「我不能救他。張權。你把這件事忘記吧！」高橋上士望了張權，及其他凸出期待神情的人一眼，然後說。他說完的時候，坑底裡的聲音，已轉化爲聲聲的啜泣。

張權無奈地，搖晃了一下腦壳，對高橋上士說：「我請求軍長。如果基於人道上的理由。是不是可以，把他終結呢？」他說着，邊咬嘴唇皮。語調雖然欠穩，但極清晰。

「終結？」高橋上士訝然地，迸出聲來。他身旁的日兵，那個戴眼鏡的，「呵」了一聲地，有點不相信的瞪望着張權。其他的人衆，雖然聽不懂張權的日本語，但大家眼看日本軍人的訝異狀，也料想到張權的說話，絕不平常。

高橋上士很快恢復平靜，說：「我以爲，這是日本軍人才有的自我犧牲。想不到，中國人也能夠有一——」他的話剛落，坑底又聞中國人，在哀求說：「殺了我吧。讓我死了吧——」但這時候，聲息已經奄奄，幾不可聞了。

「那不是什麼犧牲，軍長。」張權感到高橋上士，有點言過其實，只好平白的解釋說，「他是經不起苦，要自尋解脫。那是很自然的。每一個人，都極可能作出這樣的決定！」他說話的聲音，混雜着中國人，在痛苦磨牙的聲音。

「即便是這樣，我也不能夠應允你！」高橋軍長和大家一樣，渾身都披滿雨珠。一個日兵在打噴嚏，完了連忙道歉說「對不起」。高橋上士只是無所謂的側側腦壳。

張權黯然的，對如地獄般的坑洞，着意的看了一眼。他無言的搖動了一下嘴角，用已對自己說着：「我們都沒有辦法了，你安於禍福吧——」人衆中，無不愁感着臉，把淚水和雨水，混和一體。用失神和呆滯的眼光，對坑洞作默掉似的耽望。這時候，天上游過一道金光，趁着白影，人們可見到，那條碩大的巨蟒，已經張大血盤似的大口，凸出一排利牙。把中國人兩只腳脛，咬在狀如豬籠般的腔口裡。中國人滿額沁汗的，在伸撥着無奈的手勢。他那一臉的恐怖，使一瞬間見到的人，無不煞青着臉，一唇色驟然間泛成金紫。

「大家，回到車上去休息。明天，皇軍有新的指令給你們。——」說話的是戴眼鏡的日兵。這時候，大家才注意到。隨着雨勢的驟密，他已經把眼鏡剝下，揣在上衣袋裡。

「大家快走呵！」塌鼻子的日兵，從旁呼喝着。

人衆緩緩地走落山路上。那路面經水珠濺濺，已和着泥巴，變成一窪一窪的漿坑。人走在上面，很快地，滿腳丫和腳肚，都沾滿濃稠的泥汁。人人到這時候，才提快腳步，向軍車上蹈去。反倒是一群日兵，走的腳慢。他們一步一回頭的，向群山煙雨處望去。只見一道電光擊下，霹靂一聲，有一株聳立山叢中的羅漢樹，被電擊後，再再地搖晃着姿勢，然後隨風稍作傾擺，在雨色中向山林內倒去。

張權和日兵們，一同觀賞到這番景緻。他們稍作佇足之後，才移步向軍車處趨去。張權的左臂上紮着白布。這時候，他才注意到布絮已染成淺紅。一點血絲在布沿洩漏出來。他噓了口氣，才要抬頭，却發現眼前擺着一雙日兵的腿脛。他沿着腿脛上看，才見到一臉濕濡的高橋上士，昂立在他的臉前。二人稍作一頓的，瞅溜望向對方。二人同時地苦澀一笑，還是張權先開腔說：「軍長，你有話要對我說嗎？」說完，二人像有默契似的，同時涉雨在山路上行走。高橋上士邊走路，邊向張權說：「你知道，在風雨來臨的時候，我一直沒有命令，我的下屬和你們，一起向遮蔽的所在迴避嗎？張權。」他問的時候，隨便貪婪地，仰臉向天空，把天撒下來的雨水，伸舌舔個痛快。

「這有特別的理由嗎，軍長？」張權甩腦勺，把頭上的雨絮，稍爲搖落一點說。他這時候，看到高橋上士，在向口腔外舔唇，才兀地想到自己受傷的舌根。此刻雖然止了血，但麻痺似的痛楚，還是隱隱然的溢滿在喉嚨。

「張權，看來你的健康，並不太好哦！——」高橋上士忽然放慢腳步，向這個中國人，兀地關心了起來。

「沒有什麼，昨天晚上翻車，大家都不好過！」張權無意間，腳踢起一潭雨水。把自己和高橋上士的腳脛，都踢的更然濡濕一片。張權微吟似的道歉說「對不起」。

高橋上士並不爲意的輕擺腦勺，才說：「大家都受點輕傷。總比死在炮火裡，好一點嘛，嘎？——」

張權攤攤手，表示沒有意見地，對高橋上士說：「你不是對我說，爲什麼，不在風雨驟來的時候，命令大家向遮蔽處避雨嗎。軍長？」這時候，天雷和天雨都驟密的多了。

「我覺得，把一個人安置在風雨中。可以鍛鍊一個人的意志！」高橋上士有點得意地，在雨絮淋漓中，對張權微笑說。這一瞬間，對面山丘上的雜樹林，被雨勢沖擊的嘩啦作響。高橋上士很愜意地，在雨中揚揮着臂，很快樂的吟唱一聲，說：「太好了，我想起家鄉，家鄉的雨——」他邊說，邊忘形似的哼動，低抑的日本民謠。

「我不會想到，一場雨，會讓你引來，這許多的聯想，軍長。」張權走在他稍後，很清楚的欣賞着高橋上士的形態。



* 春柳

* 風訊

* 363期的長篇連載小說『紅塵』，其中有兩頁頁數號碼互置，即37頁應改作38頁，38頁則改為37頁，敬請讀者留意，並向作者致歉。

* 丁雲來信提出他對362期「AGI專輯」的看法，是本刊所收到的第一篇針對此專輯的反響。我們十分歡迎讀、作者提出他對某期內容或某篇文章的意見。

*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而且也因為今回丁雲的意見，願意在這裏重申一次，即是：蕉風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不分主義派別的純文學刊物。只要有誠意而又拿得出作品的寫作人，都歡迎加入耕耘行列。而事實上，蕉風的作者陣容，包括了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士，內容與風格，也因而顯得多樣化。因此，讀者不必「擔心」會有太多「AGI式」的東西。

* 但是否「AGI式」的東西就不好呢？AGI曾經說過，他寫這樣的詩、畫這樣的畫，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其實，在整個文學藝術世界裏，和AGI一樣，抱着「創新又創新」信念的藝術家，是數以千萬計的。我們能夠因為看不懂或不喜歡他們的東西，就對他們漠然無視嗎？

* 作為一份文學刊物，除了為寫作人提供寫作園地外，我們也有責任，向讀、作者介紹外面的世界。「約成俗定」的東西，當然可以不必傷腦筋，但也會令人偷懶；打開窗口向外看，是要費些氣力，是帶有「痛苦」的成份。但看了之後，如果能擴展視野、震撼心靈，則此種「思想體操」，仍然是值得我們去做的。

* 我們的立場仍然是：不偏不倚，不抗拒新而適合我們的思潮，但也不排斥舊而仍然有用的思想。我們的理想仍然是：提供一份「兼容並蓄」，適合所有要求閱讀好作品的讀者閱讀的刊物。

* 久違了的小黑，回來獻上他的小說『回鄉』，帶有荒謬劇的意味。

* 向晚是第一次在蕉風出現，現在檳城韓江中學新聞系就讀。

* 「間思錄」與「百年專欄」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 Syarikat Perniagaan Berastu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張大千的二哥張善子

● 北辰

張大千有一位擅於畫虎的二哥——張善子，這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事。

張大千的二哥張善子，比張大千年長十六歲，一九一七年張大千曾與二哥善子留學日本，在京都學染織。一九一九年張大千因未婚妻病逝刺激，進入松江禪定寺做和尚，三月後因不願燒戒逃禪，二哥善子把他帶回四川。一九二三年，張大千與善子一起住在松江。一九三一年他們兄弟兩人同赴日本，為唐宋元明中國畫展代表。直到一九四〇年，張善子病逝重慶。據張大千自述，在他三十歲之前，二哥善子以及他追隨的兩位老師曾濃髯、李梅庵，都給他教益良多，影響甚深。

張大千名爰，蜀內江人，張善子原名張澤，別署虎癡。善子當時已是畫虎名家，同時又以養虎、馴虎聞名，有關他養虎、畫虎的故事，流傳甚多。一九三二年張大千全家安居在蘇州的歷史悠久名園網師園，就養了老虎。

當時他們在網師園，嘗與葉遐庵、王秋齋諸君子聚論書畫，園庭花木的幽絕，助其畫意詩情不淺。作畫時兄弟相互推敲，再三品論，所以他們兄弟合作的畫，天衣無縫，彌足珍貴。

這段歲月的歷練，對張大千日後繪畫藝術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 青綠山水 張善子



▶ 張善子作畫情形

張大千的藝術生涯

• 中 記

走完了八十五年的人生歲月，中國畫大師張大千帶走了一捧飄逸的美髯，却將代表中國繪畫精華的「大千世界」遺留給人間。

一般藝評家以為，張大千一生最大的藝術成就就是挖掘整理、修葺與維護了傳統二千年的繪畫寶藏，囊括了精華，造就了一個展示中國傳統繪畫琳琅滿目的「大千世界」，嘉惠後學之輩，使他們得以一窺中國傳統繪畫的堂奧。

張大千原名權，改名爰，號季爰，四川內江人，一八九八年陰曆四月初一生。

他一生與畫結緣，可說是得自家學薰陶，他在兄弟十人中排行第八，只有一位姐姐。受母親影響，兄弟姐妹都能畫；張大千幼年時則多由大姐教導繪花卉，而他的二哥，畫虎聞名的張善子更是對他有深刻的影響。

一九一九年，他先後拜師曾農髯和李梅庵，但學的是書法，兩位老師不僅在藝事方面對他多所指點，重義氣，尚志節的人格風骨也給了他很多啓示。

張大千的畫路非常寬廣、人物、山水、花卉、書法、篆刻、無不兼擅；所繪人物比例正確，線條優美潤渾，用色穠艷諧和，而山水先後受石濤、董其昌、巨然的影響，再加以多年遊歷名山大川，不僅結構、運筆時多奇趣，尤能表現大自然磅礴的氣勢，空靈的意境；花卉則直宗五代宋元，勾勒、敷色融入前人矩法，不論巨幅、小品，總能表達枝葉花葩的瀟灑靈秀。

除了稟賦不凡，機運特殊外，勤奮是他有偉大成就的主因；張大千自己在著述中也說他贊成「七分人事三分天」，就以他費了兩年七個月的時間在敦煌千佛洞裏臨摹壁畫一事，足可見到他所下的工夫了。



魚樂圖 張大千

二

一九四一年起，張大千兩度赴敦煌千佛洞臨摹壁畫，準備了大批畫布，數十斤國畫顏料，第二次入敦煌還勞動了七十八輛驢車。在兩年七個月時間裏，遍走三百〇九個洞窟，面對宏博瑰麗壁畫藝術，一絲不苟的描摹。

多數洞窟光綫不夠，只有一手持燭一手作畫，又因空間限制，只好時站、時蹲、時躺、時臥，即使在冬天，都要出汗喘氣、頭昏目眩；他帶着門生子侄，往往清晨入洞，日暮而出，還經常開夜車，臨出兩百多幅畫。

早在敦煌面壁前，張大千就已經在畫壇有相當地位，二十五歲那年，他經由二哥張善子的引介，參加了一次上海文人雅

士羣衆的「秋英會」，由於能詩、工書、善畫，一鳴驚人被視爲後起之秀。二十六歲那年開始鬻畫，開了頭一次畫展，一百幅畫全部售光。

很快的，張大千就震驚當時國內畫壇，因爲他仿石濤的畫，使多少名收藏家、鑑賞家信以爲真，包括陳半丁、黃賓虹、羅振玉，都輸了眼力，錯認，錯買張大千仿的石濤假畫，其實這些都是張大千的遊戲筆墨。他對這件事，却總是談笑處之，從不諱言。

張大千不但能仿石濤，也能寫八大、石溪、唐寅，凡中國畫史上有名大家，張大千都能筆底還魂，但他不以模仿爲滿足，中年以後，他強調要畫自己的畫了，他曾在早年所臨的石濤畫卷題跋：「昔年唯恐其不入，今則唯恐其不出。」最能表達藝術家永遠追求進步自我突破的心情及態度。

以前每次談起自己的學畫歷程，張大千指出總要從臨摹起步，觀審名作，眼觀手臨、心領神會；然後行萬里路，實地觀察名山大川，熟於心中後，再作創新，以達更高境界。

呂佛庭評論過他：張大千的畫風三變，在他四十以前是「以古爲師」。四十到六十之間「以自然爲師」，六十以後「以心當師」……。

以自然爲師的歷程是多采多姿的，一九二七年起，張大千就開始遊歷國內名山大川，他曾三上黃山；後來，足跡到過印度大吉嶺、南美阿根廷、巴西，再遊歐洲。

他在巴西建「八德園」一住二十年，隨後在美國加州居住，一直到了一九七六年才定居台灣。

他說過，到處遊歷不僅是充實自己，更是爲了宣揚中國的繪畫。

當年在中國，人將他與溥心畬並稱「南張北溥」，各有千秋，一九五六年，張大千與西方畫壇大師畢加索把晤論畫，舉世矚目，更有人名爲「東張西畢」。

隨着年歲增長，體力日衰，目力減退，一九七六年定居台灣，外雙溪摩耶精舍，逝世於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

三

名士風流，張大千一生趣聞瑣事，事是大家樂知常談的話題，他有四個太太，十六位子女，而前三位太太或居大陸，或離異，都不在身邊，只有徐雯波女士常隨左右。但他的家庭和諧，一般人都羨慕他御妻有方，治家有道。

張大千一生不願受纏絆，却也幾度違心所願，除了兵荒馬亂受土匪日寇所困外，他還爲了心愛的未婚妻去世而出家，作了一百天和尙，之後却用了幾十年「大千居士」的名號。還有一次，在一九四三年，拗不過羅家倫、徐飛鴻的要求，到中央大學作了一年教授，是他一生中唯一爲人師的日子。

張大千一生的言行，如同他的畫一樣，點點滴滴都引人入勝。



張大千作畫神態 1960 (旁爲其夫人徐雯波)



張大千畫荷 1960



柏陰行吟圖 張大千



紅葉雙熊 張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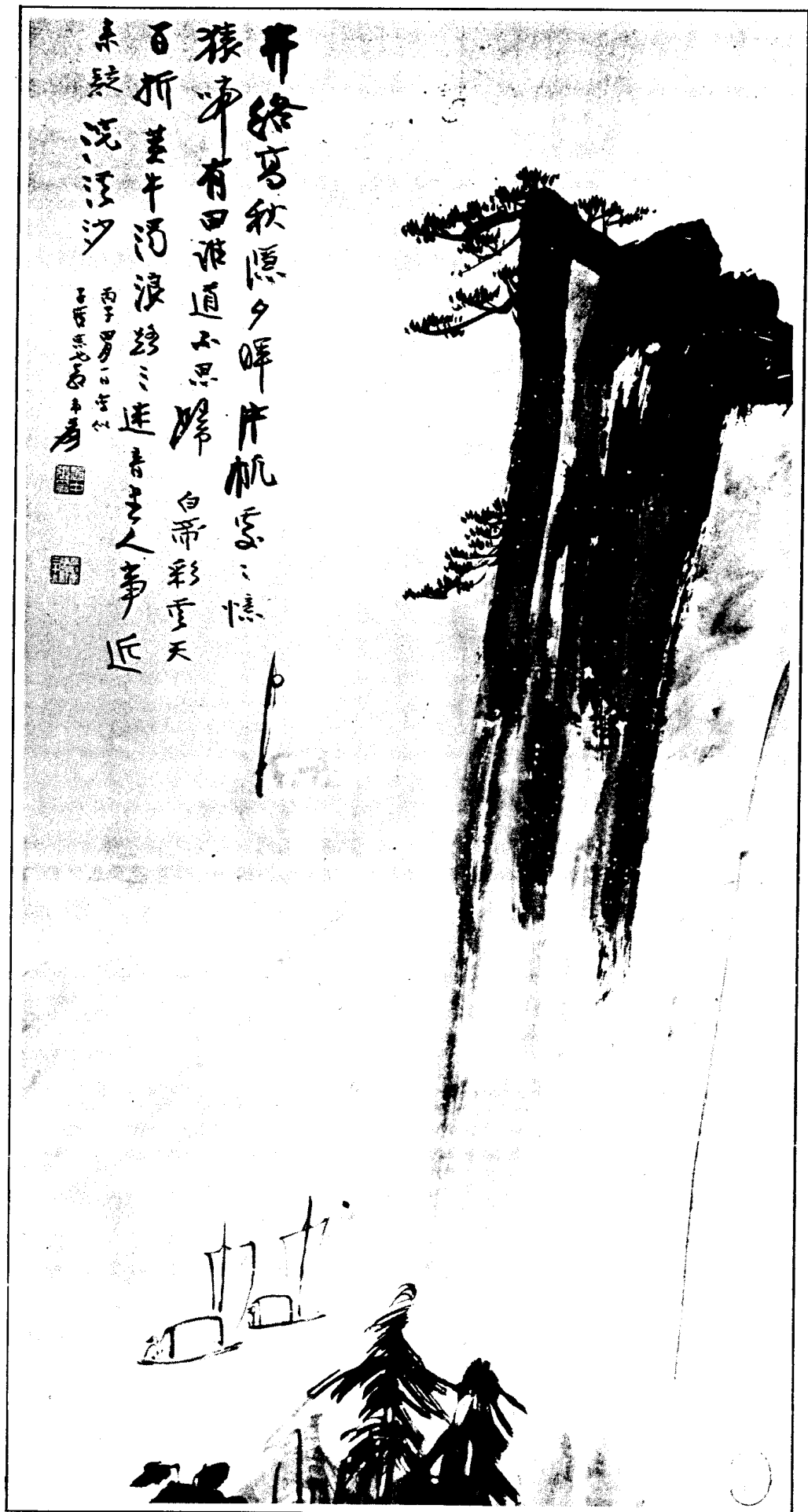


紅花小鳥 張善子



翠竹
如雲揚
地陸昂
弱猶自
動雄心
流泉不
改潺湲
忘世上
憐正陸沉
辛未秋七月
光復後善子
寫於六觀堂

翠竹雙虎 張善子



舟終寫秋漁夕暉片帆遠
 猿啼有口渡道不思歸
 百折蒼牛渴浪終迷青
 未疑沈法沙
 白帝彩雲天
 壬子四月廿一日
 張大千

溪山帆影 張大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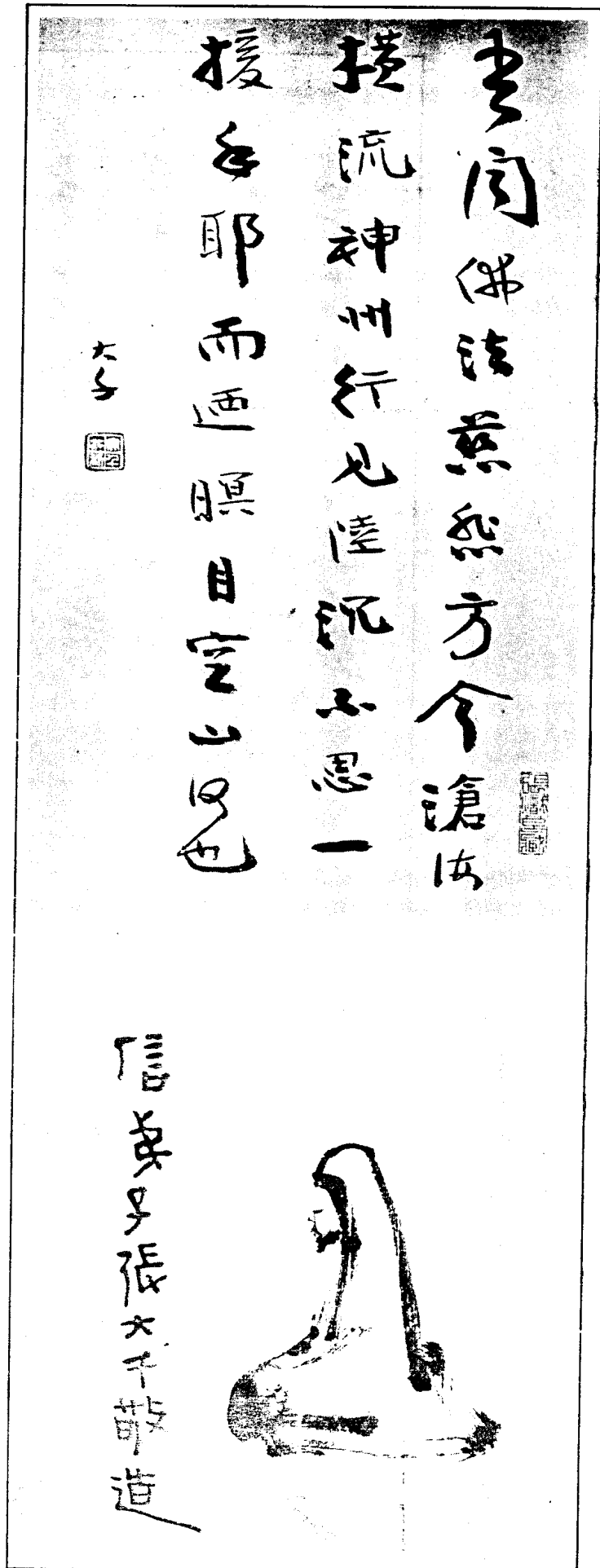


歲朝清供
日甲子
張大千

歲朝清供圖 張大千



柳陰雙馬圖 張大千、張善子合作



無量壽佛書畫合璧 張大千

曲平山河口算走
 文至歸去尚
 無逢寄奴草
 皇王孫國棄
 黃公易籬
 壬辰閏五月廿六
 張大千畫
 張大千書



張大千畫
 壬辰閏五月廿六
 張大千書

花卉蝴蝶書畫合璧 張大千



太古兩雄不并立
龍潛虎嘯
谷忘機
謂何時
際
風雲會
偷海移山
怒自威
乙丑夏節
張善子寫於
六風堂

龍潛虎嘯 張善子

五福一門

乙未年夏月張善子畫



五福一門圖 張善子

右軍畫鶴祥善法之神至愛左軍書法復前家祿之神意下
千百年何難不於同調自許此會之適意尤宜之遠庭也耶

戊辰秋九月張善子畫於觀音閣中

晚籜之人至系於之尤於作善法之神也

山陰道士白雲群仙游於沙岸
若常尋歸道徑而在沙岸誰能送
石以草

張善子



蘆葦白鵝 張善子



明月之郎西竹枝
湘水孤舟露下秋
夜好無
繼高見汪卷之
二下八三辰有

竹林閒情仕女 張大千



猛虎觀瀑圖 張善子



梅竹翠鳥 張大千



楊柳蟬鳴 張大千



月色深
 草澤
 起見一
 舒長
 中大空山
 鳴谷應樹
 林都雲
 隨人散
 視虎
 山字虎
 非也

草澤雙虎 張善子



牛馬
 華新
 下

虎
 虎
 虎

柳陰馬啼 張善子



硃砂猛虎

張善子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元旦虎癩率三此畫

由蘇凌飛大東編東下訪友舟中寫此以祝開歲

張善子真猛精進



體矣世人皆鬼留孝夫
 粉墨二登場天中假仙
 首蘭到長為君家祓
 小祥 庚午年日 大千畫



鍾旭 張大千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r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